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0496 5

次文化堂

吳志森評論集③

#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現象文化

##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

每天在電台發聲，現任香港電台《自由風》主持，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報紙塗鴉，評論散見於《明報》、《蘋果》，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

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嘻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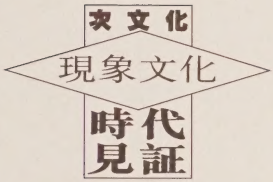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歡迎新知舊雨，月旦評彈，批判撻伐。

個人網誌：

http://samngx.blogspot.com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0404965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六十六

#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吳志森⊙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㊻

#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侯小鵬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8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467
I S B N ：978-962-992-180-4
定　　價：HK$70

©二〇〇八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特別鳴謝：本書封面圖片，由《AM730》提供。

# 序 一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

這本《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書名是我起的！

*　　*　　*

今年，四川大地震，內地有位女記者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問官員何解震區塌坍的，多是醫院和校舍？

吳志森在其主持的節目裏，引述該記者的提問，不特只被當日拍檔劉佩瓊多番阻撓發言，更有「聽眾」集體來電謾罵，並作人身攻擊，內外圍毆，十分合拍！

不許說真話的情景，似足文革批鬥大會。（不信耶？可上網重聽。）

當劉佩瓊喜不自勝時，我想起了醜惡的江青！

當那群富組織力，及民粹意識的詈言吵雜聲，充斥整個大氣電波時，我想起，他們最愛問主持人：

「你是不是中國人？」

*　　*　　*

吳志森這黑髮黑眼睛黃皮膚的人，可能好事做得多，有好的業報，他死好彩——

兩日後，中國教育局突然宣佈要徹查倒塌學校的真相；跟着，總理溫家寶接尾說，要追究學校「豆腐渣工程」的責任。

那群如狗吠的咆哮，一下子，靜過鵪鶉！

吳志森，真係死好彩？

眼看到，一個國家，一處地方，甚至一所學校，被不法、卑劣、無恥的手段，腐蝕得千瘡百孔，民不聊生，以至生靈塗炭時，還不出一句聲，說一句良心語？

這才算是中國人嗎？

*　　*　　*

香港特首曾蔭權，愛英國紳士裝扮，終日以打煲呔為榮，凸顯身份表徵為尚，還擁有一個「英籍」爵士名銜，光宗耀祖。

我們不能因為曾爵士有上述特殊喜好，就直斥他不是中國人！

曾爵士經過八百人小圈子選舉洗禮後，堂堂正正，自詡是個「選舉產成」的特首，並在沒有違反《基本法》條文下，設立威名遠播的「心戰室」，過其西方「白宮群英」

式的政治家癮。

我想極不明白，一個推銷員出身，很懂看顧客眉額，浮沉宦海半生的醒目仔，搞個惹人反感的「心戰室」來做甚麼？

常將「以民為本」口號掛在唇邊的特首，無理由，叫「心戰室」想辦法去應酬敷衍香港市民㗎？

或許，要度橋去駕御下屬夥記？又或制衡立法會嗰班友？甚至打殘不聽話的反對派？

喂！大家都係「做好呢份工」啫？

更無可能要「心戰室」諗計去對抗中央㗎？反正，香港特區政府早已乖乖依從阿爺指令行事，一切後果，上邊總會睇住兼負責，煲呔年薪四百萬，袋袋平安，得閒，君臨立法會搞Talk show，鬧吓人，娛樂大眾，咪好囉！

搞個心戰室，幹啥？

*　　*　　*

我一直在諗，曾爵士積極搭鷄棚，蓋馬房，勾朋結黨，除了為鞏固個人權力外，是否真的還想要做啲嘢呢？我確實不夠智慧，去理解他的動機！

要對付外國勢力？哈哈！憑佢哋？

難道，曾爵士看到中國大地上，只剩下這處最有法

治精神、最講民主理念，仍有少許言論自由的小特區，逐漸被劣質、野蠻、無知的濁水沾污；受英國殖民教育訓練成才的曾爵士，為免此地腐蝕到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甚至出現生靈塗炭，也不敢哼半響、呻一聲之前，先做番些有血性的事？

如果係咁！請先搞好香港，人和政通，給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見識一下民主自由之可貴，讓中央領導明白民主大潮是人類發展軌迹的進程，誰也擋不了！這才是真真正正愛國愛港之行為，而非那些有躁狂病而不敢睇醫生的維園阿伯、和腦患畸型症的上共之流可比！

曾爵士，你敢嗎？

不用怕，如果曾爵士你下定決心，搵埋心戰室班大內群英，為香港好、中國好而奮戰的話，只須做一件簡單的事，就是預備好一個膚淺的答案，因劉佩瓊人大代表及那些盲毛憤嬸，頂多最叻，只會問：

你是中國人嗎？

*　　*　　*

嗱！這本書名，及這篇序，不是用來暗串你的，而是見你敢透過《香港家書》，向全世界說自己「無愧於心」咋！

再問你：你是中國人嗎？爵士！

# 序 二

# 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

**黃毓民**

很少人可以像吳志森，天天在電台誇誇其談，仍然可以孳孳筆耕。

志森主持電台節目有年，月旦人物，臧否時事，不必青筋暴現，沒有惡形惡相，一樣可以放言高論，肆口逞說，打動不少港人心絃。古人立言，多藉著書，志森亦不例外，文章結集，囑毓民補白，自是欣然從命。

「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這是毓民服膺的「鄭板橋哲學」，鄭板橋也有詩云：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為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縱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

鄭板橋這半詩句，是「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哲學進一步的詮釋。志森兄的時論，庶幾近矣！

# 自　序

## 人心回歸•普通常識•言論倒退•屎片政治

吳志森

### 人心回歸

成書之際，四川發生八級世紀大地震，傷亡枕藉，哀鴻遍野，全國大慟。

同胞水深火熱，千里之外，港人感同身受，發起捐輸，一呼百應。電視籌款，街頭募捐，我們都傾力解囊，不論階層，不分政見，港人都熱心相助。兄弟愛，手足情，令人動容。

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華東水災，華南暴雨，捐助內地災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港人每次都熱情投入，捐款數字也屢創紀錄。再說遠一點，改革開放前，內地物質匱乏，衣食不足，凡有大陸親戚，無不寄油寄糧，寄衣寄藥。回鄉探親，大包小包，行李超負荷，臨離開，都會把身上可以脫的，可以留的，都送給內地的表哥表姐、堂兄堂弟。鄉土情，同胞愛，從沒消

失，從不間斷。

達官貴人說港人不懂國情，指人心尚未回歸，我認為這是一樁尚待平反的冤假錯案。

## 普通常識

溫總說，這是建國以來破壞性最大的地震，比唐山大地震還嚴重。這也是建國以來，天災人禍之後，給新聞採訪最開放的一次。以前，防火防賊防記者，是所有主管部門地方政府本能反應，今次，除了個別情況以外，採訪幾乎沒有任何限制。資訊開放可以減少災難，領導人開始明白，這真是個硬道理。

地震發生後第二天，國務院新聞辦召開記者會。內地英文《中國日報》的一位女記者提問：為甚麼學校和醫院塌這麼多，政府大樓塌的卻很少？官員兜兜轉轉，大半天都無法回應，最後找到一起政府樓房倒塌的事例，算是含混交代過去。

稍有丁點新聞觸覺的人，都知道提問及時，切中要害。有死去獨生孩子的母親，哭着控訴為何倒塌的學校沒有鋼筋，是豆腐渣工程，要求記者向領導人反映，徹查到底，還孩子們一個公道。英文《中國日報》隔天發表社論，

嚴詞質詢，教育經費是否沒有落到實處？內地網站也發起討論，反應強烈，帖子如潮，當中不乏超水準之作。

我也在電台烽煙，提出討論，豈料惹來超乎常理的反應，幾乎死在亂石之下。

人大拍檔反應激烈，指大難當前，救人為先，心情沉重，不應在此時此刻，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是聽眾來電，破口大罵，說現時提出追究責任，干擾救援，是冷血涼薄。再來是本地網友，在討論區粗言謾罵，鋪天蓋地，但跟內地網民比較，水平卻差天共地。

據悉，要求炒掉吳志森的電郵，已傳到署長和監製的郵箱裏。

莫名其妙，完全不知甚麼時候踩中了他們哪裏的死穴。追究學校豆腐渣工程，先有內地記者提問，後有死去孩子母親指控，再有內地網友強烈反響，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於是跟進討論。甚麼時候開始，連內地媒體都能公開談論的問題，香港反而成了禁忌？

內地網民的怒吼，迫政府官員問責。隔了一天，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在「強國論壇」承諾，對豆腐渣工程「一定嚴肅查處，絕不姑息，給社會一個滿意的交代」。

有網友說教育部間接為我平反，我認為，這只是普

通常識的勝利。還有甚麼比在強權和群勢面前說真話，更值得堅持呢？

## 言論倒退

回歸十年，內地一天一天的在進步，而香港，卻一日比一日倒退。

地震災情慘重，有網友在《人民日報》「強國論壇」質問官員豆腐渣學校，言詞尖銳，語帶挑剔，從沒有人指摘他們冷血涼薄，時機不對，也從沒有人說救人要緊，命令他們閉口噤聲。官員承諾徹查，網友進一步要求，調查範圍，應遍及全國，因為豆腐渣學校一定不是四川獨有，萬一天災再來，不堪設想，要挽救孩子們的生命，應該火速行事，馬上補救。

內地知識份子，質疑京奧火炬，應否繼續傳送？即使繼續，應否改變方式？四川接力傳遞，是否也應停止？面對數以萬計慘死的同胞，亦有學者提議停止一切娛樂活動，全國下半旗致哀。從沒有人質疑這些知識份子不愛國，破壞奧運，漢奸賣國，反而認真思考他們的建議，否決也好，採納也罷，也都心平氣和。

反觀我們的香港，愈來愈多不可說的禁忌。香港的媒

體和讀書人，未見有這樣的討論，也不敢有如此的堅持。人們只會隨大流，說些四海皆準人人中聽的話，即使未必個個都趨炎附勢，但在關鍵時刻，也是含糊其詞，犬儒閃避，不會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申明自己的立場。

京奧火炬在香港傳送，紅色海洋裏竟容不下一點點的橙色，異見者被噤聲抬走，群情洶湧，言論自由受到壓制。整個社會聽不到有多少抱不平的聲音，反而指摘橙色示威者，在激憤的紅色群眾中出現，是自取其辱，捱打活該。尊重少數表達自由的核心價值，隨着回歸而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哄而起的暴民政治，赫然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有人說，傳送火炬，不應示威，好比人家辦喜事，不要來討債，敗了主人的彩頭，傷了賓客雅興。發生天災，救人要緊，募款為先，人家在辦喪事，其他疑問，絕不能提，以免影響心情，阻礙救援。

紅事提不得，白事不能提，諸多禁忌，在全國範圍內，似乎香港獨有。香港這幫自稱「愛國」的人士，根本跟不上形勢，不瞭解內地的變化，以為用舊思維緊跟，一切就可萬事大吉，一定不會說錯話站錯隊。他們不知道，內地進步之快跨度之大，比香港的自我審查自我龜縮，形成強烈反差。

## 屎片政治

這本小書，是我的第三本評論集，總結了過去一年，香港發生的時事政治。曾蔭權上台，在spin doctor屎片醫生的主導下，一切爭議性的政策，完全停擺，社會空轉，政治陷入一個連空氣都幾乎凝結的悶局。特區政治，成了屎片政治。

我曾經講過，社會沉淪，一切由政治化妝師開始，今天的局面，被我不幸而言中。為了避開特首選舉，為了繞過立會換屆，這一年來，要數曾特首說過甚麼話，看到他很多出風頭的機會，但要總結他做過甚麼事，似乎是空白一片，乏善足陳。

普選終極方案難產，公營廣播檢討脫腳，醫療融資方案拖拉，就連甚麼膠袋稅，食物營養標籤，也顯得進退失據。總之一切，由屎片醫生主導，以燒不到曾特首身上為最高原則。

執筆之際，又發生問責新貴國籍薪酬政治風波，官員的忠誠受到詰問，識見受到質疑，本來危機可及時化解，但因為主事官員自以為是傲慢跋扈，掌握權力而不懂謙卑，火愈燒愈大，把特首先生的民望燒得所剩無幾。

曾蔭權先生取得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視之為畢生榮耀，這與政治效忠是否有關，留待後人評說。英帝勳章外國護照，在殖民地子民心中，只視為搵食途徑利益工具，忠誠與否，不在他們的思考範圍內。問到「你是中國人嗎？」摸摸口袋裏還是暖暖的護照，幾乎答不上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政治敏感度不足」云云，只是屎片醫生度出來的屎橋而已。

封面的幾個曾蔭權，有蠟像，有真人，哪個曾蔭權才是真的，有點撲朔迷離。現實中的曾特首，也是一人多面，真假難辨。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寫的是一年來的人和事，把過去好好總結，把歷史詳盡紀錄，不管你有多大權，多高位，都逃不過後人評說。

# 目　錄


序一（彭志銘）

序二（黃毓民）

自序（吳志森）

分贓政治 ..... 3

分贓政治　昭然若揭 ..... 5

可以投票　感覺真好 ..... 7

靠揣摩上意來治國 ..... 9

風水玄學　全民瞎猜 ..... 11

層層設限　劃客A貨的選舉 ..... 13

為甚麼要做回「殖民地人」 ..... 15

功能議席　直到永遠？ ..... 17

曾俊華的「原罪」 ..... 19

香港的作用　在於獨特和區隔 ..... 21

「五四」是運動　不是青年節 ..... 23

曾先生　別讓政改繼續折磨我們 ..... 25

*附錄：行政長官立法會答問大會* ..... 27

回避歷史的民族沒有前途 ..... 30

極左黨官望塵莫及 ..... 33

事先知道結果的選舉 ..... 35
「『六四』，真的有發生過嗎？」 ..... 38
向委員長提問　請委員長解答 ..... 41
行政主導　行政長官說了算 ..... 43
港獨妄想症候群 ..... 45
曾德成當局長要面對的問題 ..... 48
市民不關心普選嗎？ ..... 50
七一行出來　反對假普選 ..... 53
羅太　你還不知道錯在哪裏？ ..... 56
上街爭普選訴求非常清晰 ..... 58
中國文明和現代化的指標 ..... 61
請勿把港人當成白癡 ..... 63
真假普選一廂情願 ..... 65
「田漢是怎樣死的？」 ..... 67
高官會考傳奇請到此為止 ..... 70
左派紅人做回自己就好了 ..... 72
民主不是私相授受的人情 ..... 75
泛民要建立初選制度 ..... 77
國歌早就被修改過 ..... 79
不合作運動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 82
兩太相爭看政黨人才凋零 ..... 84
圖謀•變天•奪權 ..... 86
「賊喊捉賊」輸打贏要 ..... 88

陳太仍需努力 ..... 90
枉作小人　一廂情願 ..... 93
只為取得善忘者的選票 ..... 95
威脅「獨家溝通權」消滅於萌芽 ..... 98
局長排隊為葉劉助選 ..... 100
局長們何必如此曖昧鬼祟？ ..... 103
政治低能是會傳染的 ..... 105
「文革論」反映的專權與無知 ..... 107
香港知識人可悲可嘆 ..... 110
謊言說多了不會成真理 ..... 113
泛民大敗　嚴峻考驗 ..... 116
該是雙普選的時候了 ..... 119
電訊二十三條是殖民地惡法 ..... 121
更艱難的路還在前面 ..... 124
「突然」「七三」「我已經贏了」 ..... 127
曾德成只是針對陳方安生嗎？ ..... 129
特區究竟有多少個司令部？ ..... 132
二零一七真的會有行政長官普選嗎？ ..... 134
政改猜謎鬧劇 ..... 137
*附錄：曾蔭權關於政制發展電視講話* ..... 139
「二零一七」可以收貨了嗎？ ..... 141
毋須寸步不讓　但要寸土必爭 ..... 144
香港：由法治大步邁向人治 ..... 147

香港向下沉淪的開始 ..... 150
奴才式的守法觀念 ..... 152
原來，兩個都是黃仁龍 ..... 155
「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　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 157
事前早知結果的人大選舉 ..... 159
為博掌聲的理財哲學 ..... 162
特首爭奪暗箭橫飛 ..... 165
汪阿姐多做事　曾特首少說話 ..... 167
「公地私用」是官商勾結實證 ..... 170
特區官員的空話大話套話 ..... 173
奧運聖火變強權名利代名詞 ..... 175
聖火在香港能真正消音嗎？ ..... 177
可容納一點其他顏色嗎？ ..... 180
紅色恐怖　橙色恐懼 ..... 182
八國聯軍治港 ..... 184
香港進入了「又食又拎」新時代 ..... 186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 189
**港台死因 ..... 191**
靈魂無法改造　唯有消滅肉體 ..... 193
救港台　靠民意 ..... 195
港台真正死因是甚麼？ ..... 197
AO治港台　必成災難 ..... 199
死在自掘的溝渠中 ..... 202

港台諮詢　阿爺有意見 ..... 204
大班開咪　為誰服務？ ..... 207
當政府連「核突」都不怕的時候 ..... 210
一場普通常識的勝利 ..... 212
**刀懸頭上** ..... **215**
把香港推回中世紀黑暗年代 ..... 217
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 219
這樣的中大　還值得愛嗎？ ..... 222
淫審條例掀起串串心寒 ..... 225
粗口要坐牢　苛政猛於虎 ..... 228
乾脆廢掉影視淫審處 ..... 230
二十三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 232
你們不是朋友　你被捕了 ..... 234
假「新聞」是這樣煉成的 ..... 237
慾照事件　誰對誰錯？ ..... 239
再不能當性工作者這行業不存在 ..... 241
性工作也是工作　性工作者也是人 ..... 244
**竊國者侯** ..... **247**
「皇后」告急　特首過海是神仙 ..... 249
丟掉幻想　繼續戰鬥 ..... 251
皇后保衛戰全面開打 ..... 253
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 ..... 255
歷史將會寫上你們的名字 ..... 257

「走入群眾」是武力清場前奏 ..... 260
李鵬當年不也是「勇敢、堅定、沉着」嗎？ ..... 262
發展與保育權力收歸一局 ..... 264
**同樣夢想** ..... **267**
奧運到　丁子霖終可祭亡兒 ..... 269
怎算正常國家？ ..... 272
同一個夢想　同樣的人權 ..... 275
台灣民主令人感動 ..... 278
馬英九是更難纏的對手 ..... 281
火炬惹火　孰令致之？ ..... 283
獨立知識分子為西藏發聲 ..... 286
抵制家樂福找錯了對象 ..... 289
如此國民質素能跟世界接軌？ ..... 292
我們這個民族為何不受尊重？ ..... 294
為何塌的都是學校和醫院？ ..... 297
徹查全國豆腐渣工程　刻不容緩 ..... 300
天堂沒有豆腐渣 ..... 303

#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 分職政治

# 分贓政治　昭然若揭

看着電視直播特首選舉的投票現場，心中不無感觸。在一條長長的走廊上，只見一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闊太、一幫肥到穿不到襪子的地產巨富，港人對他們一無所知的「眾所謂代表」，胸前掛着一張象徵着特權的證件，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一個都沒有少。

他們不也是與經常出入馬場貴賓室、香港會和人民大會堂的同一幫人嗎？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是他們？為甚麼只有他們才有特權投票？為甚麼一場與七百萬港人生活與福祉攸關的選舉，民眾的反應會是如斯冷淡，無權參與，彷彿與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曾蔭權高票當選，早已是意料中事，梁家傑得票比提名少了九票，也是這種小圈子選舉無可避免的可恥現實。而白票和無效票數之低，可見何博士的言論，足以產生令人懼怕的震懾效果。

選後，傳媒大談政治形勢，其實又有甚麼好分析的呢？為曾蔭權站台造勢的各大保皇政黨將會論功行賞，明目張膽的分贓政治，選前早已明擺着，昭然若揭。旅

遊發展局主席之位，由自由黨承襲，以安撫這個貌合神離的執政盟友長久以來的躁動與不滿，眾多諮詢委員會的大位將落入自由黨手中，已是意料中事。民建聯雖然護主有功，但局長之位僧多粥少，爭到的機會不會很大，耗用公帑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為民建聯第二梯隊度身訂做，酬庸犒賞在選前早已作出承諾。

大批政壇新貴，湧入政府，霸佔位置，掌握資源，執行決策。政策品質將會受到怎樣衝擊，政治資源將會如何因黨派利益而扭曲，在今後五年，將會陸續出現。經濟政策繼續一如既往的向富豪巨賈傾斜就更不在話下了。

七百九十多名選委裏面，地產商和他們的夥記，以及靠地產商吃飯的人，佔了絕大多數，商界力量讓曾蔭權穩穩妥妥、無驚無險地當選，連白票也絕無僅有，曾先生能不感動落淚，無以為報，以身相許嗎？地產富豪都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傾囊支持曾先生，會不連本帶利的賺回來嗎？今後五年，天平傾向商界一邊，只會越趨嚴重。

一場小圈子選舉的鬧劇終於塵埃落定，選前早已預知結果，選後，不但沒有驚喜，有的只是無盡歎息。二零零七年，會是這種不堪入目醜態百出小圈子選舉的終結嗎？試問，誰人能夠樂觀？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 可以投票　感覺真好

別誤會，我不是八百人特權分子，沒資格到赤鱲角去玩那個小圈子遊戲。天氣乍暖還寒，太陽在陰霾裏透出亮光，大片紅葉落滿一地，喬木已長出了新綠的嫩芽，這本是個初春踏青的好季節，但我們沒有郊遊，我和太太，兩個女兒，選擇坐幾站公共汽車，到圓洲角一所中學，專程投下這本該屬於我們的神聖一票。感謝全民投票實踐計劃：可以投票，感覺真好。

中學門口，擺着醒目的紅底白字「投票站」，按着指示到禮堂，出示身份證，拿選票，在左手背蓋上防止重覆投票的印章，到投票間劃票，然後把票放進票箱。雖然是民間舉辦，沒錢沒人沒地方無資源，不少本來答應做票站的學校，不知是否怕遭打壓還是自我審查，竟然臨陣退縮，票站只剩下二十八個。但所見的一切，程式流暢，秩序井然，最難得是一眾中學生義工，他們不是公務員，沒有津貼沒有補水，但仍落力地向選民清楚講解投票程式，這一課公民教育，比上十堂課的效果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沒錢宣傳，票站既冷清又寥落，意料中事，但來的人，有兩口子，有拖着女兒，有獨個兒，眼神都透着那份認真和堅持，神情都似曾相識，對了，就在那七一遊行時見過。最難得的是，主辦者給未成年的未來公民一個「意向投票」的機會。十二歲的女兒拿着選票，步向投票間，她劃票要花的時間比我們長，畢竟還是第一次。看着她的背影，心裏百般滋味，女兒十八歲時，她手上的一票，可以跟全港市民一起，決定誰做特首嗎？

這次民間公投，有八千多位香港市民投了票，比八百個選委足足多了十倍，如果宣傳充足，肯定不止此數。點票結果，梁家傑以五千多票當選，比曾蔭權的二千五百多票高出一倍多。九成投票者支持二零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八成多贊成立法制定最低工資。

民間投票的結果跟小圈子選舉的結果截然相反，投票人的立場或許早已自我篩選，這未必可以代表真正普選的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取消這種醜惡而不得人心的小圈子玩意，已刻不容緩，今天，已是市民容忍的極限。

手背上那還未褪色的藍色印記，像在告訴我們，普選不是天掉下來的餡餅，若不繼續爭取堅持，五年後，普選不會自動現身。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明報》

# 靠揣摩上意來治國

一句「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掀起全城《論語》熱，古文老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論語 • 泰伯篇》究竟有多少微言大義？扮演水晶球的政治學者，更是炙手可熱，溫總寥寥數語，蘊含多大的政治玄機？親政府陣營說這是中央對曾先生的勉勵和肯定，亦有指特首不應計較個人得失，徹底解決政改問題，民主派卻擔心是要曾蔭權衝鋒陷陣，不顧生死完成廿三條立法。溫家寶總理坐着面對電視鏡頭，一字一頓說着這番話的時候，惟恐聽眾不明白，已刻意繙譯成白話。這人人會聽的白話透過現代傳訊工具，頃刻傳到這節奏急速的小島，即使我們有現代化的資訊科技，都可以在網上搜尋到曾子這番話的背景和含意，但仍是鬧得人仰馬翻，套用到香港的政治現實，十個人有二、三十種解讀方式，各有自己的邏輯道理。

這個現象，充滿了傳統中國特色。我們的各級領導人，都喜歡說一些博大精深、引經據典的話語，讓底下的人來解讀。於是中國官場，養了一幫專門揣摩上意的官僚，上面說了一番上下五千年四海皆準的道理，下面

紛紛攘攘七嘴八舌，馬屁拍得夠準，解得讓上級心花怒放的，飛黃騰達升官發財。解得正中了上級領導不想說或說不出口的死穴，馬上翻臉不認人，這是你說的不是我的意思，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中國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不如說靠揣摩上意治天下來得更準確，揣摩別人的和被人揣摩的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小如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說甚麼「打扮成民主英雄」，勤政愛民如溫總理說的「死而後已」，都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讓人無法猜透的啞謎。這種承襲了五千年根深柢固帝王心術官場秘技，只要踏進中國官場，都無一倖免。

香港號稱亞洲國際都會，世界級金融中心，回歸十年，要在中國官場混下去，無法不倒退融入到中國五千年傳統醬缸之中。問題是，溫總對着我們這位在殖民地官場打滾上位四十年的醒目香港仔，說了一番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道德標準：「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獻出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位機關算盡斤斤計較的打工仔會聽得明白，揣摩得夠準確嗎？會不會又鬧出把「深層次矛盾」解讀為「經濟轉型」的笑話，智囊們固然如熱鍋上的螞蟻，旁邊的人，也會看得滿頭大汗。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一日《蘋果日報》

# 風水玄學　全民瞎猜

溫家寶總理叫曾特首「死而後已」，引發全城猜想，溫總究竟給了曾蔭權甚麼任務，嚴重得要非死不可，是解決普選？是硬闖廿三條？是委任新班子要顧全大局，不得有私心？還是有其他秘密議程，天機不可洩漏？

這種沒有標準答案、近乎風水玄學的瞎猜，形成了「一國兩制」的獨特景觀。地方諸侯上京領旨，皇上有甚麼指示？說話的語氣如何？是熱烈還是冷淡？眉頭緊皺還是和顏悅色，還未離京，早已傳遍天下，成為諸侯得寵還是失勢的憑證。各路人馬，照着自己的利益和願望，按需解讀，成為日後巴結還是疏遠、討好抑或打擊的根據。

中國五千年封建傳統帝皇文化，與亞洲國際都會世界金融中心接軌，得出來的特異效果，令老外們嘆為觀止。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十年過去，一切都在急速變化當中，看到今天的情景，港人早已與國家緊緊擁在一起，仍然堅持香港人心尚未回歸的觀點，不是昧着良心，就是睜着眼在說瞎話。

說本地傳媒對溫總的說話過分解讀，肆意炒作，不應苛責，這只是媒體的份內工作。君不見當年胡總當着眾港官面前訓斥董建華要「查找不足」，不也是聽得港人一頭霧水嗎？不旋踵，老董不是要腳痛下台，榮升國家領導人嗎？當時，人人爭做事後諸葛，個個都說有跡可尋。經此一役，每次特首上京覲見，傳媒當然不敢怠慢，金精火眼，連握手多少秒，上下搖晃是否熱烈，早已發展出一套精確的計算模型，成為了一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學。

溫總叫曾蔭權「死而後已」有甚麼微言大義，全民競猜，樂此不疲歷久不竭。但胡總要香港「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就說得太白，相信無人可以誤解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即二十多年前草擬《基本法》的時候，草委們已開始討論「循序漸進」了。到九零年，「循序漸進」正式寫進《基本法》。九七回歸，「循序漸進」成為了政制發展的原則。

回歸十年，胡總又再提「循序漸進」。「循序漸進」足足講了二十年，香港的民主，只能寸進，唯一的期望，是長命百歲，等到看見普選的一天。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三日《明報》

# 層層設限　劏客A貨的選舉

究竟(零七)年中公佈的政改綠皮書將會是怎麼個模樣，各位長官長篇大論地講了一大堆，至今仍是撲朔迷離。但剛開過的策發會，綜合各方的信息和言論，綠皮書的內容，或可見端倪。

首先，是林瑞麟局長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符合《基本法》、市民廣泛支持、三分二立法會議員支持、獲得中央審慎考慮。三個方案都要符合「四項基本原則」，只有兩種可能性，一、只能在天堂找到，二、只要看看四項原則的總和，尤其「獲得中央審慎考慮」這一項，就知道安全系數多高，換句話說，在綠皮書這第一關，已大大限制了市民的選擇，市民支持的雙普選，根本不在選項之列。

如何把這三個方案糅合成一個，怎樣才得知民意支援，方法的公信力和認受性成疑，官方至今仍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固然令人擔心。但有親建制委員突然提出選舉新方案，從其受官員重視的程度來看，不難發現，官方屬意的政制方案，已經有跡可尋。

兩位人大政協提出的「香港區的中央建制人士方案」，提名特首候選人，除要跨過百分之廿五提名委員的門檻外，還要獲四分一港區人大同意，方可正式參選。這個被形容為「保守得連親中人士都不敢推銷」的方案，喧鬧了一陣，或許就此無疾而終。

不要高興得太早，一招不行，可出另一招。一位法律界政協提出「經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方案，綿裏藏針，效果更辣。候選人跨過五十人提名就夠了，但因為要「經過民主程序」，需要提名委員投票，最高票的兩名才可正式成為候選人。提名委員怎樣產生，成員之保守，人人心中有數，即使梁家傑再參選，有幸跨過提名門檻，但能否成為正式候選人，機會也極微。

如此費盡心思，計算精準的方案，目的彰彰甚明，就是要層層設限，為中央把好關。老外嘲笑中國的選舉要預知結果才舉行。重重關卡下產生的候選人，政治光譜一模一樣，市民能有真的選擇嗎？

候選人受到如此嚴厲的限制，即使是一人一票，選票也是假的，是刻着名牌堆滿鑽石貌似白金的劏客A貨，香港市民千萬不要上當。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明報》

# 為甚麼要做回「殖民地人」

港台電視節目《議事論事》委託港大做了一項民調，主題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的是「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是「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然後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由「絕不認同」的零分到「絕對認同」的十分。再問：如果可以選擇，會「做回九七前的殖民地人」，還是「繼續做九七後的特區人」。

港台風雨飄搖，製作如此政治不正確的節目，萬一發現了真相，令當權者難看，定會罪加一等。猶記得年前內地網站做的調查，竟然發現有六成半人說：「下輩子不想再做中國人了」。網站洩露了天大的國家機密，投票討論被終止，網頁被刪除，兩位主編被同時解僱。連下輩子怎樣過，官府也要提早過問。

叮幸，今次調查出來的結果，各取所需。左報大字標題，「近四成港人：我是十足中國人」，因為絕對認同中國人身份，給十分的被訪者，高達百分之三十八，給六至十分的，佔了八成。

但包括《蘋果日報》在內的大部份報章，卻凸出了「殖民地人」和「特區人」的調查結果，四成希望繼續做「特區

人」，三成希望做回「殖民地人」，兩成被訪者竟然說「兩樣都無所謂」。單看調查的表面結果，可能會成為內地網上憤青大罵殖民地奴才死性不改的絕佳材料。

但我認為，「認同中國人身份」和「做回殖民地人」是絕對沒有矛盾的。即使在殖民統治年代，除了少數高等華人外，香港人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九七移民潮，香港人拿了外國護照，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也不會隨之減退。但這種認同是歷史的、血緣的、文化的、鄉土的，不是政治的，更非政權的，當然也不會是政黨的。以為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就等於對統治者的認同感，這只是一場毫不美麗的誤會。

希望做回「殖民地人」是因為回歸後的種種失望、挫折，言論自由在開倒車，民主承諾沒有兌現，官商勾結越趨嚴重，認為今非昔比，連殖民時代還要不如。做回「殖民地人」，跟身份認同關係不大，而是對現狀不滿的反射。近月有左派人士大力推銷「人心回歸」論，說人心尚未回歸，香港不宜普選。人心怎樣才算回歸？三成人希望「做回殖民地人」算不算人心尚未回歸的罪證？若果要把獨立思考、敢於批評、意見多元、核心價值都統統抹掉，人心才算回歸，人心即使「真的」回歸了，那又有甚麼意義？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八日《蘋果日報》

# 功能議席　直到永遠？

特首選舉固然層層設限，一人一票變成A貨，在時間表上，因為安全系數的考慮，亦愈推愈遲。有法律界政協提出起碼二零一七年，才是適當時刻。又按照「先行政長官，後立法會」的嚴密部署，立法會普選會比特首更遲。若有一個真正的沒有滲水的立會普選時間表，即使遲了一點，相信港人還有耐性等待，但按照策發會現時的途徑移動，立法會普選不知何年何月才可見青天？

早前已有政協提出，普選不等於一人一票。這說法，有奧威爾《一九八四》「戰爭即和平，奴役即自由，無知即力量」的黑色幽默，看後使人會心微笑。但這種睜着眼說瞎話的保守勢力，由官員到委員，遍佈整個策發會，普選的定義任他們「搓圓壓扁」，稍有良知的人都無法笑得出來。

因為《基本法》規定了立法會所有議席最終要達至普選，於是，只要挖空心思，用不少奇形怪狀的辦法，把

功能議席普選化，就可無限期保留功能議席。有法律界政協提議，按着循序漸進的原則，把功能議席逐步普選，每屆普選五席到十席，功能議席起碼仍能維持三屆到六屆，即一二到二四年，甚或有機會直到永遠。

功能議席如何普選？安全系數仍是最高考量。有策發會委員提議，先由每個功能組別在界內提名，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如何提名？符合甚麼原則才可成為候選人？卻含含糊糊，沒有講得很清楚。

稍有留意功能組別如何選舉的港人都知道，除了一人一票的專業界別有競爭外，其他公司票、商會票做單位的功能組別，名為選舉，實為協商，一兩頓飯，就協商出一個候選人出來，然後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將來如果真的實行界內提名再一人一票的功能組別選舉，萬一這些公司商會故技重施，協商出一個候選人來自動當選，市民想投票也沒有機會，又或協商出兩個一模一樣同質的候選人，投給誰也沒有分別，這種所謂一人一票的選舉，是真選舉嗎？是有真正普選意義的選舉嗎？

光有一人一票的軀殼，卻把普選的靈魂幹掉，這「選票」，不要也罷！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明報》

# 曾俊華的「原罪」

曾特首當選，溫總勉勵他「死而後已」之後，曾先生閉門長考，日夜苦思，政府新班子該如何組成？今後五年，怎樣跟自己的沙煲兄弟，推展競選時承諾的鴻圖大計。

年前曾先生臨危受命，穩定壓倒一切，董建華留下的舊臣，只得照單全收。曾先生只能在他能管的範圍內小修小補，在人事調動上縛手縛腳，不能做出甚麼大動作。年半管治，政策左支右絀，錯漏百出，若不是經濟迅速好轉，特首的民望未必如此高升。

好不容易捱到順利當選，民望如日中天，按常理，中央應放手讓曾先生挑選自己的班底，但事情往往無法從心所願，近日政治耳語滿天飛，中央對曾先生交出的名單，似乎不甚滿意，需要打回頭重新考量。例如有傳言稱，中央對曾俊華擔任政務司長有微言，指他經驗不足，亦摸不透。亦有傳言謂，因家族淵源較深，中央對唐英年比較信任，屬意他再上層樓，為二零一二特首選

舉做好準備，但未獲曾先生同意，於是寧願許仕仁再坐一會，以阻曾俊華上位，兩年後再交棒給唐英年。

「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這是共產黨任命幹部的硬道理。中央任命地方諸侯，省長和省委書記、直轄市長和市委書記一定來自不同派別，互相制衡，互相監督，杜絕聯手造反，亦可防治貪污。不少貪腐大案，往往都是一、二把手互相揭發，才把事情捅了出來，這是沒有自由媒體、沒有獨立司法的權宜之計。這是人治而不是制度，一、二把手連成一線，制衡變成了勾結，效果便無從發揮。

按着中央任命幹部的思路，曾俊華當不成政務司長，不是因為他的經驗，不是因為他的工作能力，也不是因為他在中央有沒有人脈，而是因為他得了「原罪」，因為他是曾蔭權馬房的頭馬，與曾蔭權關係太密切，一、二把手都是同一派系的人，令中央無法放心。

全國一局棋，中央對香港這先進國際大都會人事安排的基本思路，與中國偏遠貧窮的省份根本沒有兩樣。這是曾蔭權的無奈，也是「一國兩制」的無奈。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明報》

# 香港的作用　在於獨特和區隔

回歸十年，政府花九千萬慶祝，歌舞昇平，讓市民自我感覺良好。市民十年回憶，乏善足陳，毀多於譽，與官方主催的那種熱烈的氣氛，截然不同。無論是官方論述還是個人回憶，人們或故意忽略一個重要問題：為甚麼中國從殖民者手中取回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而不是「一國一制」？要「港人治港」而不是「幹部治港」？開放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何還要定下「五十年不變」的規定，讓香港繼續實行她的資本主義制度？

潮流興講融合，不論政府高官、地產富豪，還是學者專家，無不眾口一詞提出警告：中國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香港若不與中國融合，就會落後，就會被「邊緣化」。

究竟甚麼是融合？有沒有嚴格定義？道路暢通交通接軌算不算融合？專業人士北上搵食，地產富豪內地淘金，是否就是融合的最佳模式？請告訴我，融合的遠景和願景是甚麼？融合與「一國兩制」的初衷和原意，有沒

有矛盾？會不會產生衝擊？如此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學者專家、媒體輿論，都不敢反潮流扒逆水，冒着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作出嚴肅的探討。

請不要亂扣帽子，我不是盲目反對融合，即使是不同國家、地區相互協作也有實際需要，我反對的是盲目融合。但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對中國發展的意義，並不是毫無保留地連成一體，而是頭腦清醒的有所區隔，就是因為這種區隔，近百年來，香港對整個中華大地的進步，一直產生着極大的推動作用。我認為，這也是鄧小平設計「一個兩制」的歷史原意。晚清維新，香港發揮作用。孫中山革命，在香港受到啟蒙。抗日戰爭，進步知識分子，在香港避難。五十年代韓戰，共產中國受到圍堵，香港成為透氣口。即使文革，解放軍可揮軍南下，收回香港，昏了頭的領導人也嚴加喝止，說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九七回歸，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當然不會是權宜之計。

香港的作用，在於獨特，而獨特就必須有所區隔。在融合的大勢下如何保持區隔，才能保留香港的獨特？才能發揮香港特有的作用？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明報》

# 「五四」是運動　不是青年節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這場社會、政治和文化運動，仍對中國發揮深遠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五四運動」卻成了五四青年節，追求科學民主、不畏強權的抗爭精神，變成了擁護領袖、服從權力的鴉雀無聲，五四精神被利用，被扭曲，到今天仍未恢復原貌。

回歸前殖民政府從來不提五四，畢竟五四抗爭與帝國主義有關，懼怕對殖民統治的不滿蔓延。回歸後，官方對五四熱中起來，但口徑卻與中央保持一致，紀念五四，成為了擁護黨、擁護中央、突顯愛國主義的五四青年節。

我談到香港的作用，在於獨特與區隔，當然不夠政治正確，但眼見連紀念五四都要緊跟中央，把五四精神活生生地閹掉，香港需要這種獨特與區隔，就更顯得其存在之必要和價值之珍貴。

香港的獨特，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起着關鍵作用，歷史早有明證。舉一個例，當港產警匪片法庭片通過地下地上渠道大量進入內地，員警拘捕疑犯要宣佈其權

利、入屋蒐證要向法官申請、法庭審訊公開透明、律師辯護、無罪推定等，都對內地同胞維權意識產生微妙影響。但當香港電影界為了內地市場，紛作自我審查，把內容政治正確化，香港對內地這種獨特的作用，逐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又例如香港的示威文化和抗爭模式，都對內地產生無形的影響。雖然內地媒體都自動自覺把有關新聞消音除影，能看到香港電視的珠三角地區，敏感新聞都馬上被內地廣告遮蔽，但港人的表達自由和抗爭文化，對內地同胞起着重要示範作用。在內地與一些年青學者聊天，他們對香港情勢研究甚詳，亦對香港的民主進程寄望甚殷。

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自晚清以來，一天都沒有停止過。香港受英殖民統治，逐漸產生獨特的制度和政治的區隔，不受母體的變亂和動盪衝擊，這種獨特的作用才能得以發揮。香港已回歸十年，兩制的界線已逐漸模糊，融合成了不容懷疑的政治正確。如果香港作為中國民主的試驗場、「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與國際接軌的橋頭堡等作用全部消失，香港只能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試問，「一國兩制」還有甚麼意義？

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明報》

# 曾先生　別讓政改繼續折磨我們

曾特首選後首次立會答問大會，焦點都集中在「三司十二局」拆解重置，對更重要的普選問題，輿論似乎興趣不大。曾先生競選時三番四次誓神劈願，承諾「任內將徹底解決雙普選問題」，究竟真正是甚麼意思，經過幾位議員連番追問，得出來的答案，原來只是一場文字遊戲。

議員問，二零一二年有沒有雙普選。特首答：只談二零一二年，已經過時了，不說路線圖，不說設計，是過時，不夠務實。然後，曾先生又重複了競選時的舊論，綠皮書，六成民意等等，根本不作正面回應。

泛民二十二位議員的二零一二雙普選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都齊備，你可以反對其內容，但不能視而不見。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特首候選人如何提名，然後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如何一人兩票選出六十位議員，全部都有非常清楚明確的方案。曾先生豈能用一句含含糊糊的「過時」，就抹殺了泛民好不容易得來的共識。

再問：泛民的政制方案會否放進綠皮書內？曾先生回應得很爽快：會。再追問：泛民的方案會是綠皮書可供市民選擇的三個方案之一？還是放在附錄中，成為一百幾十個方案的其中一個？問到這裏，馬腳露出來了。曾先生支支吾吾地說了大半天，但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泛民的方案看來命運堪虞，煎皮拆骨，最後放進像垃圾堆填區一樣的附錄之中。

綠皮書的三個方案怎樣得來，有甚麼根據？是否憑空得來，從天而降？人們至今仍在五里霧中。泛民二十二位議員，代表接近一半選民的民意，盡快達成雙普選，長久以來也是大多數市民的願望。泛民的方案不成為綠皮書可供諮詢的三個方案之一，曾先生，在邏輯上、道理上，甚至常識上，說得過去嗎？

曾先生，你說得對，政改問題已折磨香港人二十年了，港英時代扭曲民意的把戲，特區官員們雖仍駕輕就熟，但我們都看得厭倦了，不要再翻來覆去，再用那些舊招數了，老老實實面對真正的民意吧，不然，政改問題不但不能在你任內徹底解決，今後二十年，還會繼續折磨我們。

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明報》

# 附錄：行政長官立法會答問大會

（二〇〇七年五月三日）

**涂謹申**：主席、行政長官。無論三司十幾局也好，問責制的核心，就是民主普選。外面的市民，剛才叫的口號是：「二零一二雙普選、特首唔好帶我遊花園」。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既然市民是很堅定地要求民主政制——「雙普選」，你在競選時說會「玩鋪勁」，究竟你會如何去「玩鋪勁」呢？剛才你說同心協力，我真的希望與行政長官你同心合力、攜手邁進，推動二零一二「雙普選」，但你是否真的會這樣做呢？抑或是市民所說，你只不過是帶我們「遊花園」呢？

**曾蔭權**：涂議員，我在參選時承諾了在任內會徹底地解決「雙普選」的問題，而這個承諾是得到市民的認同。我真的感受到市民對我這個承諾現時是充滿期望的。他們期望政府可以與立法會，能夠作出真切的誠意，拿出最大的包容，與市民一起凝聚共識，找到真正「雙普選」的方法。我想這是歷史給我作為行政長官的責任，亦是給予各位議員的一個責任。

政改的問題已經磨折了這個社會二十年，我自己很深信是應該要劃上句號。這是我的心聲，我相信亦是市民的心聲，我亦很希望是各位市民、各位議員的心聲。我真的很希望能夠與大家一起盡快為這個「雙普選」尋求一個徹底的方案。對於我的計劃，我已經在選舉時作出很清楚的解釋，我希望今年(零七年)的暑天能夠透過我們這麼久的討論，特別是在策發會的討論，拿出幾個現時坊間最多人談的、有可能可以達致普選的方案，進行全港性的諮詢。希望可以在今年年底我們能夠就一些問題上尋求到一個主流方案。我想這是最實際、切實的方法來做，但過程中是需要各位盡一番努力，是需要包容、需要妥協，才能夠達到的。

我覺得這是社會給我歷史上的責任，當然不會推卸，亦不會延遲，我真真正正想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涂謹申**：主席，剛才我留意行政長官的答案，他沒有提及年份。徹底解決「雙普選」的問題，是否意味着我們循序漸進，到二零四七年就可以有「雙普選」，這樣仍然是徹底解決「雙普選」的問題呢？行政長官可不可以向市民承諾：二零一二就是同心協力實踐「雙普選」的年份呢？

**曾蔭權**：我所說徹底的問題，並不是單純是口號，不單純是年份，是包括普選的設計。普選由現時發展至最終目標的路線圖，然後是普選的時間表，包括年份在內。我很相信我們商討的方案中，有些方案是指向二零一二到終點的，我希望能夠羅列出除了時間外，如何能夠達到這個目標，設計是甚麼東西。單純講年份，涂議員，是已經失時的，已經不再受市民所尊重的，最重要是能拿出實際的方法來落實這件事。真真正正要以誠意來做，要務實地去做，我希望能夠盡快達到這個目標，達到「雙普選」是一個整體的安排。徹底的安排就是包括一定要提出設計、提出路線圖、提出時間表，包括你剛才所說的二零一二時間表。

# 回避歷史的民族沒有前途

六七暴動四十年，除了個別傳媒較為重視，有較大型的專題報道外，不少傳媒都在這重大歷史事件回顧中缺席，把六七暴動當成根本沒有發生過。我沒有探究背後的原因，是否又是因為「自我審查」病發作？但久而久之，可以肯定，這筆歷史將在我們下一代的記憶中抹去，使我們與祖國大地的同胞看齊。

回顧是為了反思，反思是因為可以從歷史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但細看幾個媒體專題，來來去去都只是幾個熟口熟面的「當事人」，他們不是細訴被港英拘捕的黑暗歲月痛苦回憶，就是大數殖民時代民生困乏官迫民反，但對於左派陣營最核心的決策過程，為何要土製炸彈遍地開花，用恐怖手段禍及無辜，他們要麼就是懵然不知，知道的都閉口不提。

很明顯，傳媒訪問的，都不是核心人物，目前健在的左派暴動決策層，健康情況仍佳，當年的叱吒風雲至今歷歷在目，但除了偶爾在圍內圈子牢騷兩句外，對外

則完全噤聲。

隻字不提，不是因為心中有愧，而是因為心情複雜，心有不甘，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中央「搞錯了，搞糟了」的定性，是打擊了革命群眾的熱情，損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雖仍憤憤不平，礙於組織紀律，只能忍氣吞聲。

不肯面對，何來反思？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跟日本人沒有多大分別。對肯站出來面對的當事人，不得不表示由衷的敬佩。翟暖暉先生是老愛國，他不只一次對媒體談到六七暴動。他擁有的印刷廠，因為印刷幾份被殖民政府視為煽動的報章，「無辜」被判監禁，他不但無怨無悔，更對六七暴動作了深刻的反思。當年因言坐牢，翟老先生明白文字獄的禍害，他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看到文革一連串政治運動禍延香港，八十多歲的翟老先生隻身走出來，參與七一遊行爭取民主。他希望新一代不要再做思想奴隸，要有獨立思考，要問對與錯才

做。如果當年人人如此，六七暴動就不會發生。四十年過去，翟老先生的反省結論，仍然擲地有聲。

李怡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坦承他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參與經過，在左派人人閉口不談當年事的今天，這是一份相當難得的歷史材料。李怡先生政治立場轉變的心路歷程，我輩略知一二。不少離開左派的知識分子，要麼意志消沉，要麼滿腹牢騷，像李怡先生仍然積極揚聲克盡言責者，已是鳳毛麟角。我建議李先生系統整理有關資料，供來者研究，補歷史空白。

一個刻意回避，不敢面對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當我們用手指向日本人的時候，不要忘記，三隻手指，正在指向自己。

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蘋果日報》

# 極左黨官望塵莫及

「如果係屠城，柴玲點可以六四凌晨平安離開？佢有心挑起暴動，呢條友第一殺咗佢啦！侯德建、封從德等人又點可以慢慢離開？」

「如果係屠城，四千學生都應該死曬！」

「要燒屍起碼要一千度，如果可以喺天安門燒，咁焚化爐就唔使排長龍了……」

「指住一攤嘢就話學生被坦克車輾，不如搵一隻豬，試吓係咪會變成肉餅囉！」

「六四」已經十八年，記憶所及，即使內地極左黨官，也沒有說過民建聯主席馬力這樣的說話。「學生的死亡人數是二十三人」，「外國電視所見的畫面，是用現代科技做出來的」，「我們沒有橡膠子彈，要用真槍實彈」。黨官們詞窮理屈、謊話連篇，總給人一種笨拙的感覺，臉上眼裏，像在告訴你：我在替主子圓謊。

馬力主席給人的感覺就截然不同了，那種冷血、涼薄、幸災樂禍、唯權唯上的態度，藏於骨髓，發自內

心，任何一個極左黨官，望塵莫及。馬主席念文學，用字精準，他為屠城重新定義，力指亂槍濫殺，學生死光才算屠城，沒有亂槍，還未死絕，因此不能符合屠城定義，這種爭辯，有甚麼意義？怎樣才算濫殺？死多少人才算屠城？有嚴格定義，有標準答案嗎，馬力主席？

不少人感到奇怪，一直迴避六四敏感議題的民建聯，為何今天要突然把頭冒出來，要用這樣的方法，在人們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呢？很容易理解，因為有任務在身。馬主席談到起碼到回歸二十五年，才能有普選，因為國民教育不足，國家認同不夠，任由老師講六四屠城、血流成河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對學生造成影響……整個邏輯，就是香港人不夠愛國，因此不給你普選。怎樣才算愛國？具體表現在：要相信、要認同、要宣傳中央對六四的定論和調子，定調，要從學校做起。

曾特首正埋班組閣，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出任教育局長傳聞甚盛，他本人雖矢口否認，但誰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使曾鈺成真的不想當官，但其實港式洗腦，早已在各中小學進行着，六四定調，似乎不是隨便說說，把六四從我們下一代的腦中洗去，可能才是曾特首五年任期真正要徹底解決的問題。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八日《明報》

# 事先知道結果的選舉

正當特首曾蔭權先生正在組班，埋首撰寫其政改綠皮書，準備在今年(零七年)暑假推出之際，報章在同一時間引述權威人士消息，說中央對普選特首提出條件，簡單來說，就是「事前溝通，提名整體」，細看這些消息的內容，雖然說得語焉不詳，但其中心思想仍是清清楚楚，套用一位熟悉中國國情的西方人士的說法：要共產黨人答應選舉，必須讓他事先知道選舉結果。

報章引述的消息說，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不是象徵的，而是實質的，為了避免將來普選產生的特首中央不能接受，出現憲制危機，因此，有需要在特首候選人產生之前，建立一個與中央的溝通機制，以免提名出一些中央不能接受的人。

報章引述的消息說得非常露骨：如果選出一個中央不能接受的人，中央就不會任命，香港出現憲政危機，「那就是駐港解放軍一級戒備的時候了。」因此，將來的提名委員會，未必一定是現時的選舉委員會，至於將來

的提名委員會怎樣組成，候選人如何產生，消息人士沒說清楚，只用了「提名整體」四個字來形容。真正的意思，就讓港人繼續猜啞謎好了。

權威人士放風的內容，並不新鮮，都似曾相識，策發會內一些極左委員也曾提出過。例如有人建議經提名委員會產生的候選人，要呈交中央篩選，得到中央認可，才可以正式成為候選人。又例如除了獲得足夠提名外，當中還要得到最少四分之一港區人大同意，才能成為候選人等等，但這些極左提議，即使連策發會內的自己人都認為難以推銷，反應非常冷淡。策發會對主流方案的總結，連提都沒有提。

正當人們以為這些建議實在太左，早已胎死腹中的時候，權威人士用吹風的方式來提醒大家，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回歸十年的今天，原來，越左在中央就越有市場。只要把問題描繪得越危險，越急切，越駭人聽聞，就越能挑動中央主事者左的神經，令對港政策越向左走。所謂「事前溝通，提名整體」究竟是如何具體運作的呢？

想像一下，當有四名參選者取得足夠提名成為候選人，名單交上北京與中央「溝通」，中央官員大筆一揮，

把其中兩個不喜歡的刷掉，只剩兩位面目外表政策主張一模一樣的參選者，成為正式候選人。果如是，中央要不要向全世界解釋刷掉其中兩個人的原因呢？中央能給一個符合普世標準的解釋嗎？令港人反感，給國際恥笑，這不是陷中央於不義嗎？再說甚麼四分一港區人大提名的建議，如果一位獲得高票提名的候選人，硬是給幾位不知怎樣選出來的人大代表否決掉，不是會惹起港人的不滿與憤怒嗎？

機關算盡太聰明，要在選舉前先知道選舉結果，這樣的選舉有公信力嗎？港人會接受嗎？是符合普世標準的一人一票選舉嗎？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蘋果日報》

# 「『六四』，真的有發生過嗎？」

年輕人今年十八歲，「六四」，他出生只有十幾天，懂事後偶爾聽人提起，都只是模模糊糊，他認真地問：「六四」，真的有發生過嗎？

公開否認屠城、建議坦克碌豬、要求「六四」定調的馬力主席，你急甚麼呢？如果聽過這位年輕人的疑問，會心中暗喜嗎？又何須赤裸裸的要把「六四」調子定下來，不容老師亂說亂動？再過幾年，又一批年輕人成長了，他們都產生同樣的疑問：「六四」，真的有發生過嗎？馬力先生，你不是已經成功了嗎？

聽了這位十八歲年輕人的提問，我苦思良久。中小學教科書，對「六四」的描述，只有寥寥數百字，隨官方口徑，把「六四」說成是一場風波，只說清場，不提傷亡，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如果老師不多找些課外歷史材料，讓學生對這場震驚全球的殘酷屠殺多一點認識和瞭解，單憑書本上的文字，清場與電影院散場有多大分別？風波，也只是一場街頭常見的爭拗和口角罷了！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

2008 年 6 月 4 日香港

這種愚民教育的設計下，十八歲年輕人對「六四」一無所知，我憂心、憤怒、痛恨，但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香港教育當局已經強制學校不准談「六四」嗎？絕對不是，這完全是一種自我設限，只要校長老師打破這種無形的限制，多費一點心力，就可令學生成為對歷史有良知的人。

我又聽過以下的一個故事。

中學中一公民課，老師對學生說，馬力先生叫我們不要多談「六四」，我就不多談了，我準備了當年的電視片段，你們自己看吧。學生聚精會神地看了當年的歷史，老師再多用一堂時間跟同學講解、討論，讓公開的資料說明當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樣做難嗎？一點不難，資料都是現成的，只要校長的良知開綠燈，老師的心思多投入，就成事了。

有些高年級的老師，每年都帶學生親臨六四燭光晚會，讓同學現場體驗觀察，跟參加者交流訪問，這種參與式的公民教育，比單在課堂講解，效果更勝一籌。

趁調子還未統一、禁令還未落下，老師們，讓你們的學生多瞭解「六四」吧！你們的責任重大呀！如果人人都變成那個十八歲的年輕人，我們的民族還有希望嗎？

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明報》

# 向委員長提問　請委員長解答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一番重要講話，讓全香港炸開了鍋。但吳委員長想表達的真正資訊是甚麼？卻言人人殊。在北京親臨聽訓的前辜委各說各話，都按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解讀。在香港的一幫職業解畫人，即使連圍內的，因為講話精神未有正式傳達，又有各師各法的演繹。

能怪誰呢？吳邦國的講話，就像猜啞謎一樣，令人無法猜得透。他說，根據《基本法》，香港的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不存在剩餘權力的問題，「中央授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這些問題，二十多年前《基本法》草擬時不知爭拗過多少遍。中國實行單一制不是聯邦制，是授權而不是分權，憲法沒有言明的「剩餘權力」，地方政府不能享有。這些問題，稍為熟悉《基本法》制訂過程的人，都能倒背如流。

今天突然又拿「剩餘權力」出來，長篇大論地做文章，有甚麼現實的政治需要呢？有人要挑戰中央政府的

權威、要為「剩餘權力」翻案嗎？即使有，影響也是微不足道，又何需如此不成比例地大張旗鼓？

吳委員長說的「中央授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是甚麼意思？中央本來有十項權力分給特區，今天已給了五項，看你們乖不乖才考慮是否再給三項？中央如果認為你們不乖，現在給了的五項是否會拿走兩項，以示懲戒？乖了，再交回給你？若然，這與管幼稚園學生有甚麼分別呢？《基本法》已賦予特區權力的條文，是否需要修改刪除呢？除了國防外交屬中央權力，中央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承諾，是否又要推翻，又或早已不存在呢？

吳委員長指香港政治體制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他引述鄧小平的說法，香港不能照搬西方，不搞三權分立。「行政主導」《基本法》沒有寫，真正的憲制含意仍模糊不清。不搞「三權分立」又是甚麼意思？法庭是否要按特首的指示來判案？行政機關要求撥款，立法會要不得異議，舉手如儀？政府提出法案，立法會不得爭拗，要跟橡皮圖章一樣通過？

這些問題，向委員長提問，請委員長解答。

二〇〇七年六月八日《明報》

# 行政主導　行政長官說了算

吳邦國委員長講話，引起一場憲政風暴。「中央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那種君臨天下、我說了算的架式，尤其惹人反感。建制人士深知大事不妙，搞不好會為七一遊行加柴添火，於是拚命降溫，統一的口徑是：無事，沒有新意，只是重複以前的說法。一個人走夜路，四周鬼影幢幢，只能吹吹口哨壯壯膽，麻醉自己，欺騙別人。

有人認為，吳邦國講話，是針對梁家傑，他競選時提出主要官員不用中央任命，委員長要把挑戰中央權力的苗頭，扼殺於萌芽狀態。果如是，就像用坦克車炮轟蚊子一樣小題大作。亦有一種說法，是衝着綠皮書而來，要為政改方案定調。但定甚麼調？因為滴水不漏，再三細讀委員長的講話，也無法得出甚麼頭緒。

三年前(零四年)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四月底，北京搞了一場大型座談會，對香港政制發展、行政主導、三權分立，有非常詳盡的討論。四大護法之一的許崇德教授，對香港政制之不滿，火氣甚猛，

溢於言表。細看許崇德的發言，或可看出一點端倪。

許崇德認為行政主導就是「行政長官駕馭三權之上」。許老又特別提到與梁愛詩的一番對話。許問梁，政府與立法會之間有甚麼矛盾的時候，如何解決？梁答：「只能通過終審法院來裁定，來解決行政立法之間的爭端。」

許老的回應是：「那這不是成了三權分立了嗎？……不是終審法院凌駕於兩權之上了嗎？行政、立法假如有矛盾的話，按照行政主導的原則，應該是行政長官說了算！」

發言中，許崇德不但對終審法院表示不滿，對立法會傳召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更是深惡痛絕。許老的「行政長官說了算」，當然不是衝口而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吳邦國的講話沒有指明香港如何行政主導，三年前，許崇德已把問題挑明，講得很白也很清楚，只是大家沒有留意而已。

「行政主導」就是「行政長官說了算」，誰當行政長官，卻是中央說了算，這種權力關係，不是更容易控制了嗎？任何阻礙「行政長官說了算」的力量，包括立法和司法機關，要麼乖乖聽話當花瓶，要麼一腳踢開算了。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明報》

# 港獨妄想症候群

如何解讀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重要講話，成了今天最潮的玩意。有說是衝着梁家傑的競選政綱而來，指他妄圖僭越中央委任主要官員的權力。有說是要為政制綠皮書定調，要港人丟掉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的幻想。亦有解讀為釋法的前奏，二零零四年初鋪天蓋地的愛國論，就是為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年雙普選作開路先鋒。更有說是矛頭直指曾蔭權，「五年內徹底解決雙普選的問題」、「齊齊玩鋪勁」等等，是說過了頭，為防曾特首得意忘形，要由委員長親自出口喝停。古時皇帝龍口一開，群臣家僕，費盡心思，猜度聖上的真正旨意，猜對了，龍顏大悅，雞犬升天；猜錯了，九族株連，永不超生。

想不到幾千年封建皇朝的玩意，到今天仍玩之不厭。最新的說法，出自行政會議成員、政治學教授張炳良之口，他說，吳邦國的言論，可能擔心香港出現「港獨思潮」，「如果回看過去一些內地專家的說法，他們通常很擔心香港會否有港獨思潮，當然我們從香港的角度看，是完全不覺有這種問題，但中央有人這樣看，我們

就要跟他講清楚。」

為甚麼中央會有人擔心香港出現港獨思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人飲的水要依賴祖國輸送，流的血也要靠各兄弟省市輸入的主糧副食來維持，香港人根本沒有丁點港獨的本錢，港人只會發中六合彩的夢，也不敢做港獨的春秋大夢；內地專家學者以至地方中央的掌權人認為香港真的有港獨思潮，如果不是有心誣衊，就是妄想症發作，自己想像出來，越想越嚴重，最後變成如耳聞目睹深信不疑的精神病症狀。

再仔細想想，中央有人擔心港獨思潮，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由延安整風到文化革命，都是最高領導人妄想症候群發作的產物。毛澤東害怕被人奪權，妄想四處敵人倡狂進攻，發動連串政治運動，千萬人頭落地，權位得以鞏固。

這種恐怖威嚇震懾的統治手法，千百年來，萬變不離其宗，毛主席更深明個中三昧，玩弄得出神入化。港人對雙普選的渴求，無論中央如何利誘威迫，都沒有退縮；堅持普選的市民，始終維持六成左右。

軟的不成，只好硬來。有人先用「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打頭陣製造輿論，回歸十年，港人仍然眷戀殖民地身份，「人心尚未回歸」，怎能讓你普選？如果「人心尚未回歸」的說法還嫌不夠震撼，索性赤裸裸的扣上港獨帽子，凡要求民主普選、三權分立，統統都與港獨連上關係，將民主訴求與港獨思潮扭在一起，變成一條誰也不能碰的高壓電線，看看以後誰還敢發出這些政治噪音？張炳良說「要向中央講清楚」，如果是誤解，當然好說。但若果是要把異議聲音鎮壓下去的政治策略，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

跟他們講道理，有用嗎？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蘋果日報》

（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進》，二零零七年六月六日。講話全文見《求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二零零七年第十二期。網址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70616/GB/qs%5E457%5E0%5E1.htm）

# 曾德成當局長要面對的問題

曾班子治港新名單，不會有令人驚喜的新面孔。曾蔭權治下，新舊政務官掌權，是理所當然的格局。「公務員治港是行的」，對阿爺還是港人，目前，還是從不引起任何懷疑的迷思。

唯一例外，是曾德成，盛傳他會當沒甚麼實權，但有充沛政治資源的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根正苗紅，背景經歷近日報道甚多，不贅。曾蔭權為何延攬這位左派入閣，是否一種策略，換取阿爺接受他的內閣安排？還是阿爺的指定動作？回歸十年，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有自己人可以真正掌權，本地左派必有吐氣揚眉之感。

與曾德成有交往的朋友，都認為他是位謙謙君子，學識豐富，思辯和工作能力極強，沒有左派自我封閉幾十年的那種唯我獨愛國的習氣，不會對他產生任何惡感。曾德成有案底，連民主派都認為沒有甚麼大不了，刑事紀錄，反而成為他的英雄事蹟和政治本錢。

六七暴動四十年，本地左派對中央否定這場反英抗

暴，仍憤憤不平，因政治罪名坐牢留案底的無辜者，一直有不滿情緒，認為即使不重新評價，也要洗脫影響他們一生的刑事紀錄，使他們可以「重新做人」。據瞭解，當年被港英當局遞解出境者，驅逐令逐步撤銷，不少已低調回港。至於刑事紀錄是否應該一筆勾銷，卻有極大爭論。

坐牢者是否全是無辜？即使用今天的寬鬆標準，也是刑事罪行。土製炸彈濫殺無辜令人髮指，放火燒死林彬的兇徒仍逍遙法外，誰下令誰動手，蓋子還可繼續捂下去嗎？鬥委主任楊光獲頒大紫荊勳章已全港嘩然，撤銷案底跡近全面平反，等於再向六七暴動傷者和亡者家屬的傷口撒鹽。

有人將曼德拉與曾德成相提並論，坐過牢留案底當官有何不可？簡直不倫不類，反抗白人政權的種族隔離是正義事業，舉世公認，全無爭議。但對六七暴動的評價，當事人不堪提，當局態度曖昧，就像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大而化之，含糊過去。曾德成掛反殖條幅派抗英傳單被捕坐牢，是正義，還是指使，連自己也沒有出來說清楚。對六七暴動、對自己的歷史如何評價？這是曾德成當局長要面對的問題。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明報》

# 市民不關心普選嗎？

回歸十周年，曾蔭權接受《大公報》訪問，他引述中央政策組的一項調查，指普選只排在市民最關注事項中的第十四位，市民更關注的是經濟、民生等事項。可見，在港人心目中，普選並非迫切。說到這裏，曾蔭權突然話鋒一轉：「這個問題擾攘了我們好幾十年，磨折了好多人，每一年每一日，過時過節又要上街衝擊。雙普選的問題，是否值得為這件事做最大的努力？我認為是值得，各界更加對這個目標沒爭議。中央政府、國家在《基本法》的承諾是認真的，香港人也想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對急切性有不同見解。」

如果普選在港人心目中真的排第十四位，以曾蔭權的輕重緩急先易後難的政務官訓練、看風駛舵相機行事的「世界仔」性格，斷不會無緣無故去捅這個馬蜂窩，將「五年內徹底解決雙普選的問題」，擺在他最高優次的議事日程上。競選時信誓旦旦的承諾，也可以由政治化妝師以適當的理由，修改、扭曲、淡化，然後當甚麼事情

都沒有發生過。

中央政策組由劉兆佳教授領導，不時就港人關心的問題做民意調查，供政府決策參考。最著名的一役，是評估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的民情和參加人數，劉教授沒有公開詳盡數據，只說若有幾萬人遊行，他會感到很意外。其後的結果人盡皆知，五十萬人上街，真的令劉教授感到十分和非常的意外。中央政策組對民情的評估能力，從此令人刮目相看。

近幾年來，非官方的民調一直顯示，港人對盡快實現雙普選的支持率，維持在六成左右，即使人大釋法否決、京官發話恐嚇，民意始終沒有後退的任何跡象。若將民間與官方的兩個民意調查相比較，六成市民要求雙普選，原來只排市民最關注事項的第十四位，那麼排在

前面的，市民的關注應該達到百分百了。曾先生常把民意掛在口邊，任內五年要解決的，理應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事項，為何獨鍾情雙普選，非要在任內徹底解決不可？可見，曾特首也心知肚明，港人對雙普選渴求，並非只排在第十四位那麼簡單，如果置之不理，足以動搖他的管治基礎。

至於「過時過節又上街衝擊」的七一遊行，所困擾和折磨的，可能就是曾特首本人。員警一哥鄧竟成不知是否因為體會朕意，要盡力壓縮人數，對遊行處處設限。煽動標語受到限制，行車線只開一條，遊行限三小時內完成，六時前維園要清場中環要封路，這種過份體會朕意的擦鞋做法，往往會激出更大民憤，效果適得其反。請曾特首不要將上街視為衝擊，請鄧處長不要對遊行作種種無理限制，或許，可以為徹底解決雙普選問題，打下更好的基礎。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 七一行出來　反對假普選

經濟好轉，股價狂飆，生意興旺，薪水上升，班子務實，深慶得人，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好事接踵而至，理應歡欣鼓舞，齊心慶賀。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為何還要頂暴熱太陽，流滿面汗水，拖疲乏腳步，走完這民主大道四公里？董建華不是下台了嗎？換上的是一個能說會道、懂得放下身段的曾蔭權。不稱職的官員，不是走的走撤的撤了嗎？上台的，都是年輕有為的幹練新貴。曾先生不是在競選時說過，任期內會徹底解決普選問題嗎？為何不給他多一點時間，讓他務實地完成任務，做好「呢份工」？

但最近擺出的事實越來越明顯，一種有普選之名而無普選之實的假普選方案，已經登陸香港。民主從來都不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如果我們不辨真偽，不理好醜，看到「一人一票」就照單全收，將會醒覺太遲，後悔難返。

自從吳邦國委員長說了那一番「權在中央」的名言

後，一切似乎在改變之中。不少愛國紅人跳出來為委員長解話：中央權力從來就如此，港人理解要接受、不理解也要接受。內地專家頤指氣使，教訓港人普選不是時間表的問題，而是時間。本來興致勃勃要「玩鋪勁」的曾特首，也像洩了氣的氣球，「徹底解決」沒有競選時喊得那麼起勁了。

曾先生在最後一次策發會會議，一反常態，立場鮮明地大力推銷一位法律界政協提倡的極端保守方案，要大家多加留意仔細研究。曾特首的態度，證明方案大有來頭，若果真的成為政改綠皮書主流，最後又得以實行的話，這種假普選，不但是民主的倒退，更會是民主的災難。

方案建議，五十到一百位提名委員，可提名一位參選人，但他們要通過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整體提名，由提名委員投票，以最高得票的前兩名參選人，才可成為正式候選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按照這個機制，即使參選人取得足夠提名，也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還要經過提名委員的篩選。提名委員的組成方式，親建制的保皇派佔絕對優勢，由他們負責篩選出兩名候選人，出來的候選人會是甚麼模樣，司馬昭之心、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知道背後的動機是甚麼。

剛過去的特首選舉，梁家傑也能拿到百多個提名，造就了一個起碼在形式上有競爭的選舉。但這個方案真的實行，就連梁家傑這類溫和民主派也無法過得了提名委員會這一關，這不是民主的倒退嗎？由他們篩選出來的兩名候選人，同一個面孔，同一種主張，同一個來源，這樣的普選，是真正的一人一票普選嗎？港人有真正的選擇嗎？如果我們接受了這種「普選」模式，世代相傳，將永遠是同一類型的人上台，不是民主的災難嗎？七一行出來，大聲告訴當權者，我們不會上當受騙，我們不要這種有名無實的假普選！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

# 羅太　你還不知道錯在哪裏？

曾特首以AO為主要班底，沒驚喜也不意外。由行政經驗最豐富的AO治港，捨我其誰，阿爺到百姓，一切理所當然。

名單公佈前，做了三十年政務官的羅范椒芬因被指干預學術自由，憤而提早退休。新班子正式出台後，分析與褒揚鋪天蓋地，人們忽視了「羅范椒芬個案」的真正意義，AO治港，真的行嗎？

羅太在報告書發表後引退，承擔責任，也為曾蔭權除去一個隱患和炸彈，道謝還來不及，蓋上卷宗，勉強還算告一段落。但她的辭職聲明，咬牙切齒的憤懣，充斥字裏行間，卷宗無法不再打開，公開審視。「『一葉而知秋』，對於所有無畏無懼地堅守原則，為公眾利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而言，我的經歷是否就是他們的明天？如果我的請辭能夠引起社會人士對香港畸形政治生態的討論和反思，也可以說是我作為香港公務員的最後一份貢獻。」

羅太在抱怨甚麼呢？我只是一個公務員，打一個電

話，發一個指引，都是依老闆的主意行事，沒有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我只是一隻可憐的代罪羔羊？香港政治生態如何畸形？因為問責局長可以脫身，中立常秘卻中箭落馬？

羅太說的明顯不是這些。香港社會急劇變遷，今天珍視的核心價值，羅太入行時可能不甚了了甚至毫不在乎。有論者早已指出，管巴士管電力，打一通電話就可以強制執行政策到位，「管教育」為何不可？學術自由的界線在哪裏？打電話給一位學者的上司，要他「約束」下屬的言論，甚至要求辭退，這已越過學術自由而進入言論自由範疇了。如果羅太還不知道自己做錯甚麼，政務官同事們也沒有從中汲取教訓，那麼，幾千萬元進行一個這樣的聆訊，納稅人的錢花得實在太冤枉了。

資深如孫明揚這類問責局長，對新的核心價值，也是老革命遇着新問題，進退失據。孫公對保育概念，既一竅不通又不屑一顧，結果鬧出夤夜拆毀天星鐘樓的歷史錯誤，整個制度，也無法阻止這種荒謬悲劇不斷發生。

這些思想上的盲點，不是一句「決策由下而上」的口號就可以改變。教育問題千頭萬緒積重難返，以為找一個有商有量圓融通達的AO老將就可解決，是否太樂觀了一點？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明報》

# 上街爭普選訴求非常清晰

回歸十年，經濟復蘇，股市暢旺，工資增加，港人的心情，比四、五年前輕鬆愉快。儘管如此，七一遊行上街的民眾，仍有六萬八千人，人數不比往年少，熱烈的氣氛和爭取雙普選的決心，亦不比往年遜色。曾班子新人事，並未帶來新作風。新官上任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回應慶祝活動，侃侃而談，稱讚有加，但對近七萬人上街爭普選的遊行，卻大耍官腔，完全迴避，他說：「遊行在香港已經不是第一次，特區政府對這種表達他們意見的方式，早已有很清晰的政策、立場和態度，我在這裏不再多加評論。」

除了視而不見，還肆意扭曲。例如一些親建制的傳媒，拚命將遊行的訴求淡化、矮化、非政治化，把不同團體的繽紛多元的標語橫額，解讀為訴求分散，各有利益，例如教師社工醫生為了追補工資、撐港台轉化成公營廣播機構、保衛貓狗動物權益，總之是多種多樣、非一定與爭取雙普選有關。這種自我安慰的解讀，誤解形

勢，誤導官員，使他們對七一遊行的理解，完全歪曲失實，結果是誤判民意，造成錯誤的決策。

中大、港大和城大三位學者的調查團隊，在遊行期間做了科學的抽樣調查，其結果值得決策官員深入解讀。高達九成受訪者表明上街是要「爭取政府制訂普選時間表」，「爭取二零一二普選」的有八成八。「為了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而上街的也達七成。「為了爭取自己所屬團體的訴求」則不足四成。調查數字清楚表明，七一遊行的訴求非常單一，就是爭取普選，而其他訴求，都在爭取普選的大前提下進行。這一點，上街的民眾是毫不含糊的。

調查另一項發現，是跟以往的遊行一樣，上街的港人相對年輕，六成大專以上，自評為中產階級的有五成八。高教育程度的中產階級，在經濟好轉的今天，他們都是得益者。中產階級不是為了飯碗而上街，也不是為了利益而上街，而是為了民主理念而上街。決心是堅定的，是不容易改變的。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先發表「權在中央」的言論，國家主席胡錦濤又重彈「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先經濟民生後政治民主」的老調，但民眾爭取普選的堅持並沒有窒步，調查發現，八成多受訪者表示「為了反對中央官員對政策改革的態度和意見」而來，可見中央官員的高壓姿態並沒使他們動搖。不少政治研究早已指出，人均收入或產值達到三千至四千美元的國家和城市，對政策參與的要求，對民主政制的渴望，越來越高漲。內地較為富裕的城市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群眾事件，已經說明他們的訴求不能迴避。香港的人均產值已達二萬七千美元，比不少西方民主先進的經濟體還要高，港人對民主的追求，不是用威迫利誘就可以打發掉。政改綠皮書即將發表，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幸福，港人必須寸土必爭。

二〇〇七年七月四日《蘋果日報》

# 中國文明和現代化的指標

一個級別甚高的參觀訪問團來港公幹，到百貨公司購物。售貨員是位廿多歲的年輕小姐，她用蹩腳的普通話，跟客人攀談起來。

「你們是中國來的嗎？」當官的團友聽了這句話，登時不悅。「北京來的，你到過北京沒有？」「到過，在你們中國國慶的時候。」團長終於怒火難遏，拂袖而去。年輕的售貨員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呆呆的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以上情節，似曾相識，一位本地政治紅人在他的專欄寫過，亦將此作為「人心尚未回歸」的明證。

北京朋友目擊此事，向我述說了箇中細節。他沒有說明訪問團官員級別有多高，若然他們將「感性認識」回去匯報：香港人根本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不當國慶是自己的國慶。親身經歷，說服力當然十足。

「人心尚未回歸呀！香港要普選，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政府，萬一選出連自己的國慶都不承認的特首怎麼辦？如果處處與中央對抗，甚至反中亂港的，麻煩就更大了。除非人心已經回歸，港人都愛國愛港，普

選還是遲一步再談吧！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順着阿爺的思路，再加上本地極端保守的既得益者加鹽加醋推波助瀾，革命屬性還未改變的執政黨，豈會不提高警惕，把安全系數提得有多高便多高。

吳邦國委員長說「中央給你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胡錦濤主席重申「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先經濟民生後政治民主」，同出一轍，都是基於對港人的「人心」仍不信任，還是要重重設限，處處提防。

「六四」後去國的許家屯，接受媒體訪問，說得更白：香港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這個高度有多高，看你們有多愛國愛港。許老十多二十年生活在西方世界，被視為思想開放，但當權者那種人治色彩，沒有客觀標準的隨心所欲，仍然根深柢固，何況是深宮高牆的中央領導。

文明現代化的標準，不是高樓大廈，不是人均收入，更不是外匯存底，而是當權者如何看待多元，如何接受異議，如何容忍挑戰。香港能否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才是「一個兩制」是否真正成功落實的指標，也是中國是否真正文明和現代化的指標。

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明報》

# 請勿把港人當成白癡

政改綠皮書，像個大雜燴，焦點模糊，毫無章法，目的是搞亂港人的視線。面對數以百計的不同組合，無法達成主流共識，最後只得由官員拿出不倫不類的所謂糅合方案。由殖民地訓練的AO主導的政改綠皮書，有英國人的狡詐和中國人的陰險，令人大開眼界。

綠皮書洋洋灑灑六大章五十九頁，關鍵中的關鍵，只有「民主程序」四個大字。老外時常取笑共產黨的所謂選舉，要預知結果才會舉行。現在爭論「民主程序」的機制，明顯是一種預知結果的篩選機制，本地不少幫忙和幫閒，揣摩着阿爺的本意，挖盡心思，設計出種種出人意表的「民主程序」，目的是在一人一票選舉前，篩選出阿爺放心屬意的候選人。所謂候選人，政綱主張一模一樣，同質性相當高，有人說笑謂，由提名委員會篩選出曾鈺成和曾德成，除了高矮肥瘦，幾乎沒有分別，無論誰當選，阿爺都會任命。但這樣的一人一票，是貨真價實的普選嗎？

經所謂「民主程序」篩選候選人，不是新生事物，充滿中國特色。地方人大選舉，理論上選民可以提名候選

人，但最後的參選名單，卻由一個不知如何組成的協商小組負責篩選，不是黨屬意的候選人統統剔走，剩下的在政治上都可以過關。這種形式，內地稱為「協商選舉」，所謂「民主程序」，只是「協商選舉」的香港版而已。若然本地的幫忙幫閒們都說實話，所謂「民主程序」就是要阿爺放心的篩選程式，屆時梁家傑之流的中央無法接受的民主派，無論如何都不能取得成為正式候選人的入場券，擺明車馬，老老實實，讓港人評斷。

但他們卻遮遮掩掩，把歪理說成真理，鬧出荒謬的笑話。例如有過氣高官說，凡民主程序都要篩選，美國總統候選人都有初選，黨都只推一個候選人出來而已。這位留美的前高官明顯把不同概念偷天換日。美國黨內初選的民主程序是黨的家務事，與中央無涉，只要符合最基本如年齡、出生地等資格，都可參加黨內初選，供選民投票。香港討論的「民主程序」，是即使政黨推出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嚴苛「民主程序」也會把阿爺不屬意的人篩走，即使有很高民望，都無法取得正式候選人資格，選民無法選擇。把美國黨內初選的民主程序，和港式「民主程序」混在一起，不是把港人當成是白癡嗎？綠皮書千頭萬緒，都是細末枝節，焦點盯着「民主程序」，不要讓顛三倒四的花樣得逞。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蘋果日報》

# 真假普選一廂情願

暑期將臨，政改綠皮書匆匆發表，立法會議員大多休假離港，未能引起太大漣漪，政府官員機關算盡，總算得逞。對泛民更大的考驗，不在於如何應付政府的種種謀略，而在於泛民內部會否意見分歧，最後導致分崩離析。

泛民首要面對的問題，是對「民主程序」的論述。綠皮書發表前，有策發會成員突然提出「民主程序」的概念，把泛民打個措手不及。待泛民驚魂甫定，才知道這說法不是委員心血來潮突發奇想，而是來頭不小，與早前北京吹風，誰當特首候選人要事前與阿爺溝通、確保當選者得到中央任命的說法，一脈相承。

「民主程序」已逐漸發展成一個綑綁方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愈少，安全系數愈高，得到阿爺接受的機會愈大，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時間，就可以提得愈早。

球已拋到泛民手裏，要麼接受「民主程序」的安排，提早普選特首，但所謂「提早」，未必是二零一二年，而

是二零一七年或更遲。要麼，就全部拉倒，普選無期，責任仍在泛民一方。

從泛民近期的種種論述中，可以看到一種這樣的思路：即使篩選程式極其嚴苛，出來的特首候選人好像餅印一樣，舉例來說，只能從曾鈺成和曾德成兩者二擇其一，這擺明是假普選，但總好過無普選，一旦走上一人一票的不歸路，就無法回頭。何況，說好說歹，都是經過普選的洗禮，投票人數，得票高低，白票多寡，都考驗着當選人的認受性，施政一定要步步為營，萬分小心。走出普選的第一步，中央感到放心，在篩選候選人的問題上，便可以逐步鬆動，真正的普選，指日可期。

泛民的論述有太多假設和變數，無法證實會否成立。如果阿爺認為，經提名委員會嚴格篩選特首候選人，安全系數極高，一人一票選特首，又有極大的認受性，兩者兼備，恰到好處，這種「假選舉」，中央歡迎，港人接受，搞他十屆八屆，又有何不可？

如果事情如此發展，泛民的論述便會全盤推翻。現實政治畢竟不是紙上談兵，講謀略的同時，也是力的較量。一廂情願只往好處想，只會亂了陣腳，也無法向支持者交代。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明報》

# 「田漢是怎樣死的？」

根正苗紅的曾德成局長，在區議會與議員交流，區議員對國民教育的熱情，使局長深受感動，眼睛發紅，一度哽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推動國民教育，是曾局長任內重點中的重點，不容有失。

一個由政府批校舍撥鉅款的國民教育中心將在（零七年）年底正式開幕，中心由左派的教聯會營運，對像是中學老師和學生，由設計教材，名家講座，內地交流，到訓練升旗手，規模之大，面面俱全，包羅萬有。

回歸十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要求特區政府「重視對年輕人的國民教育」。由民政到教育，密切配合，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教育運動，全面鋪開。但國民教育，教甚麼？如何教？一直爭論不休，至今未有定見，今後的國民教育，是否就是由官方一錘定音，按既定的方針辦，按既定的調子教，凡有獨立思考者都要問個明白。

早前港台《鏗鏘集》播出「第一個十年」系列，探討到回歸後一代的國民意識。香港學生跟內地同學交流，就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刘少奇

國歌與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熱烈討論，一位香港同學突然提到，國歌的作詞人田漢，是怎樣死的？問題考起內地同學，為之語塞。

有關田漢之死，年前我寫過，並曾引起討論，國歌的滄桑慘變，見證近世中國歷史的荒謬，是活生生的教材。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革、西單民主運動、六四……過往幾十年血腥悽愴的歷史，像內地今天的教科書一樣輕輕帶過，甚至索性不提，還是深入剖析，直言鞭撻？一個有良心的香港老師能不面對嗎？

不要老是糾纏歷史，向前看吧！以黑磚窯事件為例，事件中央震動，成為國際醜聞，山西懲治近百幹部，但只涉縣級以下，對公安收賄包庇隻字不提，還說沒有證據牽涉官員腐敗。老師可以怎麼教呢？要深掘村黨支書為何可以隻手遮天，缺乏制衡權力腐化，還是只哀嘆奴工不幸，指摘僱主無良，然後大而化之，中國地大人多，難以管理，壞的只在地方，中央還是好的……

唱國歌的時候不知田漢是怎樣死的，黑磚窯事件不問體制出了甚麼問題，這樣的國民教育，只會令學生盲從附和，成為聽話機器。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明報》

# 高官會考傳奇請到此為止

不知是國師的點子，還是政治化妝師的心得，根據外國經驗，在公開場合說故事，肯定「殺食」，肯定得分，肯定令聽眾留下深刻印象。於是，勤政愛民的本地高官，每逢開腔，必有自己親身經歷的勵志故事，這種公式化的深情演繹，已經到了氾濫成災的程度。

我們聽過高官兒時住板間房的貧窮經歷，又聽過高官屋邨長大勤苦讀書成為教授的奮發經過，更膾炙人口的，就是雪糕仔變大律師的本土傳奇。這些故事，一再炒作，成為一個個香港神話：只要肯努力，再苦也可翻身，再窮也可飛黃騰達。

會考放榜，高官又再空群而出，紛紛拿出早已變成化石的會考經過，勉勵同學。黃仁龍司長一再重複讀書的辛酸，更以六歲女兒發燒仍要堅持大考的經過，說明要克服困難面對逆境。年逾六旬的教育局長孫明揚也不能免俗，落區與年輕人分享會考心得。

最精彩的當然就是我們的曾特首，他專誠邀請幾位會考和中六生到禮賓府，向他們透露數十年前會考世界

歷史「肥佬」的個人機密，片段由政府新聞處全程拍攝、剪接、發放，精心挑選感人的soundbite，字字珠璣，發人深省，年輕人個個聽得雙眼發光，點頭稱是。

這不是由傳媒採訪、而是由新聞處發放的「特首會考傳奇」，是徹頭徹尾的宣傳片，但電子媒體卻一字不漏，照單全收，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先撇開這個老問題不談，高官們一再重複這些老掉牙的會考故事，對今天的年輕人究竟有多少現實意義？有多少啟發作用？

三、四十年前，能夠讀到中五會考，已經非常矜貴，可以找到不錯的職業，大學生當然是天之驕子，更是翻身的最佳保證。即使會考失手，又或不能進身學府，向上流動的機會也非常多，只要努力上進，要上一個台階並不太難。

幾十年後的今天，學位貶值，大學生早已毫不稀罕，學士學位已經是最基本的要求，拿到博士的也可能找不到工作。高官們近半世紀前的會考經歷個人奮鬥，早已脫離今天的現實。會考零分，前路茫茫，需要的不是「當年會考肥佬，今天做了高官」的個人傳奇，而是實際指引前路的明燈。

高官們，拜託，你們老掉牙的會考傳奇，請到此為止，好嗎？

二〇〇七年八月九日《明報》

# 左派紅人做回自己就好了

民建聯主席馬力英年早逝，戰友、朋友、學長、老師，紛紛撰文悼念，表示哀痛。中國人一向「為死者諱」，即使政見不同，都不會說一些太重的批評說話。但是，馬力去世前公開否定「六四」屠城，大大傷害了香港市民的感情，只要聽聽電台「烽煙」，聽眾為何對馬力這番言論仍然咬牙切齒，會對香港的民情，有比較確切的掌握。

悼念文章，多數是左派「圍內」人寫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讚譽馬力年輕有為，堅持理想，為香港前途作出不少貢獻。這種說法，相信「圍外」人都很難一概否定；但對「堅持理想」這四個字，聽起來好像總是缺了一些甚麼。

寫到這裏，我想起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程翔（編按：此文寫於零七年八月，當時程翔還未獲釋返港）。好幾年前，我在香港電台碰到他，跟他聊起剛剛訪問了一位左派紅人，我盛讚紅人思路敏捷詞鋒銳利，是非常

好的談話對手。程翔以一貫的態度淡淡回應說：「若果他做回自己，做回一個人就更好了。」程翔左派出身，對左派陣營當然有深刻瞭解，也認識這位紅人，他這番說話，當時我反應不過來，事後回想，是何等深刻，何等透徹，沒有經歷過，沒有徹底反思，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馬力還年輕，中國天翻地覆的政治運動，他只有幾歲到十幾歲，絕不會捲入得太深。但他的「圍內」前輩，都是親身經歷者。大躍進、反右，都已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到文化大革命，印象太深刻了。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左派不是人人在喊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嗎？

當林彪密謀造反折戟沉沙，他們不也是投入批林批孔甚至批周公嗎？然後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翻案不得人心」，不也是喊得力竭聲嘶嗎？然後是華國鋒當權，他們支持華主席，鄧小平復出，他們又擁護鄧小平。眼睛都不眨一下，說停就停，說轉就轉，有沒有內心痛苦思想掙扎，「圍外」人不能明白也沒法理解。到「六四」，一些左派組織加入支聯會，後來鎮壓成定局又馬上抽身而出，大家記憶猶新，不用多說了。

至於香港政治，就更不堪了，港人爭取八八直選，左派喊出「寧要飯票不要選票」口號。二十三條立法，毋視港人的恐懼和疑惑，左派全力支持。早把二零零七雙普選寫入黨綱，中央一皺眉就第一時間退卻，普選日期退到不知所終。幾十年來，本地左派都是聽話、緊跟，確認誰是當權者，就萬無一失了，有時，中央鬥爭形勢複雜，偶有站錯邊，馬上轉回來，認認錯，寫寫檢討就可以了。「做回自己，做回一個人」，有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主見，對他們來說，真的談何容易！「堅持理想」還是「堅持當權者所想」，獨立思考的香港人自然心中有數。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蘋果日報》

# 民主不是私相授受的人情

馬力去世，立法會的空缺由誰填補，民主派和建制派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自由黨一早表態不參選，若民建聯不派人參選，就會支持早已磨拳擦掌整裝待發的葉劉淑儀。馬力的喪事還在進行，民建聯未正式表態，但資深黨員已多次暗示，未必參加補選，會支持葉劉出戰。葉劉在保皇陣營眾望所歸，范徐麗泰早已讓路，葉劉也會吸納不少公務員選票，再加上民建聯自由黨的支持，葉劉無論聲勢與實際，已比其他參選者早出一線。

在泛民這一邊，形勢仍然混沌。零四年高票落選的何秀蘭率先表態參選，公民黨一眾大狀先後表示支持，民主黨大老李柱銘也公開說個人支持何秀蘭。當人們以為大局已定，但民主黨內第二梯隊卻強烈反彈，公開炮轟大佬文化，表示不能再讓，也不能再等。

舊病未除，新患又起，這種爭論，民主黨並非第一次，每到選舉，出選排位，紛爭擾攘，沒完沒了。民主黨的領導換了又換，不是不想面對，就是無能為力。

泛民支持者還清楚記得，零四年選舉李柱銘楊森突

然打出告急牌，吸納大量泛民選票，結果何秀蘭只差輕微票數，飲恨沙場。落選的何秀蘭落落大方，李柱銘楊森的後悔莫及，不善忘的選民，相信記憶猶新。李柱銘第一時間支持何秀蘭參加補選，是帶着「贖罪」的心情，要還清三年前的人情債。

李柱銘被奉為民主之父，理應明白選民神聖一票，不能視為可按個人喜好私相授受的人情。香港民主政治值得珍視的是制度的建立，如果泛民認為只派一人參選才可避免分薄票源，才有足夠勝算，就必須建立完善的機制，解決黨內派內紛爭。

泛民各黨，包括民主黨可先用初選和民調，決定初步參選人，然後再用各派都接受的機制，推出唯一正式的候選人。

必須強調，絕對不能關起門來開幾次飯盒會就秘密協商出一個人來，標準要公開，機制要透明，讓所有持份者，包括選民都看得透徹看得明白。人選一經決定，各派必須全力支持，這是一個民主機制的必要過程，重要性與正式投票沒有根本分別。不少支持者恨鐵不成鋼，對泛民的紛爭表示痛心，呼籲泛民團結一致。能否建立解決分歧的機制，考驗着泛民團結的基礎。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六日《明報》

# 泛民要建立初選制度

由誰參加立法會補選，填補馬力留下來的遺缺，泛民主派連日來吵吵嚷嚷，互相攻訐。民主黨對內互不服氣，有人批判大佬文化，經常在關鍵時刻讓路給外人；對外又批評某某沒做好地區工作，沒資格代表地區參選，語氣像個霸着山頭稱王的頭目，凸眼睜眉，守着山寨要塞，有任何風吹草動，亮出兵器，大喝一聲：來者何人？膽敢闖入本王地盤，格殺勿論！

人們都說泛民不團結，紛爭不絕，但以爭取民主制度為目標的政黨，要他們個個像保皇黨一樣閉口噤聲，阿爺說讓路就讓路，縱使鼓着一肚子氣，一聲也不敢哼，這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黨應有的表現，只是列寧黨甚至法西斯黨的絕對服從，這種表面團結不要也罷。但要爭都要爭得使人看起來有體面一些；要互相批評也要使人聽起來有水平一些；不能表現得像在街頭初則口角繼而動武，毫無章法缺乏理念。要解決紛爭就要建立制度。

美國總統選舉，各大政黨的初選，程式之繁複，規模之巨大，花費之驚人，香港望塵莫及，很難效法。就拿台灣民進黨來說吧，黨內的派系各有名號，各有主

張，都明擺着，沒有刻意隱藏。誰代表民進黨參加二零零八年總統選舉，最有實力的四大天王：謝長廷、蘇貞昌、呂秀蓮、游錫堃全都表態參與。民進黨建立了各派系都接納的黨內初選制度，先由黨員投票，再經民意調查，決定由誰代表民進黨參選。

民進黨初選異常激烈，初選辯論，公開進行，媒體直播，讓支持者瞭解各參選人的理念。黨員投票結果，謝長廷大幅領先，其餘三位候選人先後退出，民調不用進行，謝長廷成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由於選戰激烈，重話衝口而出，難免傷害了別人的感情。

但定局後，落敗的參選人表現出泱泱大度，支持者不會因選戰炮聲隆隆而流失。幾經游說，最後蘇貞昌一洗前嫌，答應當謝長廷的副手，修補了激烈初選而造成的裂痕。紛爭到此為止，槍口一致對外，團結的民進黨是最可怕的政黨，國民黨要奪回政權，一點都不容易。香港的泛民主派，沒有建立初選制度，每到選舉必然出現沒完沒了的紛擾，每次選舉就造成一道傷痕。泛民各派個個都是大佬，各有心病，誰也不服誰，每每造成損兵折將，當贏的反變成輸的結局。當務之急，要建立各派接受的初選制度，也要建立人人服從制度的文化。只有這樣，香港的民主運動才有希望。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蘋果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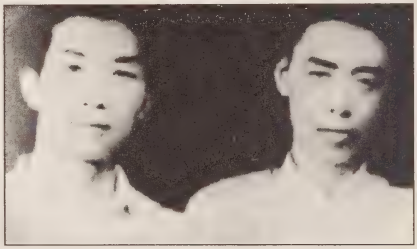
# 國歌早就被修改過

報載，泛民主派在大埔搞了一個討論政改綠皮書的地區論壇，一名維園阿伯上前大罵劉慧卿，指她曾要求修改國歌歌詞是「好錯的事」，阿伯說自己睡覺時聽到國歌都會「成個彈起」，勸卿姐千萬不要對國歌「搞搞震」。

劉慧卿早前在立法會提出「修改國歌歌詞」言論，不但引起維園阿伯反彈，更引起阿爺不滿。有人放風說，京官認為，國歌國旗國徽早已寫入憲法，泛民議員抗拒國歌，等於「抗拒一國」，泛民這種表現，阿爺怎會放心香港普選，更加強了普選特首要有「政治篩選」的執着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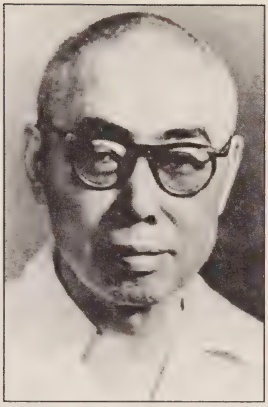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莊嚴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還說「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關當局何時遵行過？寫入憲法的東西都要尊重，寫進憲法的條文就要執行，抗拒憲法就是「抗拒一國」，如此嚴重的指控，豈不也指到執政當局的頭上？上位者要以身作則，才能叫公民心服口服。

再者，維園阿伯有所不知，卿姐的「修改國歌歌詞論」並非甚麼新生事物，在中共建國以後曾經發生，歌詞由最高當局下令，改得面目全非，在此之前，國歌亦曾全面禁播。維園阿伯若然瞭解這段國歌辛酸史，或許不會再錯怪劉慧卿。


聶耳（左）田漢（右）

《義勇軍進行曲》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原為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後來經再三研議，選為國歌。這首國歌唱了十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作詞人田漢被批判，含恨而終。死時身患重病，得不到適當治療，死後只有假名代號，連真實姓名也沒有披露，七年過後，家人才接到田漢的死訊。

田漢的噩運，並沒有因為離世而終結。七十年代，批判越趨激烈，因「四條漢子」一案，以「組織」名義，被宣佈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國歌從此被禁唱，要播也只有曲譜，沒有歌詞。《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早已取代了國歌的位置。好不容易等到四人幫倒台，但國歌並沒有重見天日。


田漢

一九七八年，全國人大舉手通過原曲新詞的「新國歌」，改歌詞的原因，與一些泛民議員的理由一樣，「歌詞已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新國歌」最後幾句是這樣的：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這首短命國歌只生存了四年多，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國人大又恢復了聶耳、田漢的舊國歌，直到二零零四年，才將國歌正式寫入憲法。

國歌可以隨時禁唱，也可以任意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坎坷滄桑，是近世中國歷史崎嶇艱困，人禍連連的縮影，指罵劉慧卿的維園阿伯固然茫然不知，每天聽國歌被洗腦的年輕學子，對國歌悽酸的歷史，知道的又有幾人？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蘋果日報》

# 不合作運動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何秀蘭說，如果政改終極方案是一個不民主的方案，爭取普選的香港市民，會採取不合作公民抗命的方式抗爭，遲交差餉，可能是一種手段。此話一出，馬上引來敵對陣營、電台名嘴、報章社論，群起攻之，厲聲討伐，不明就裏的人，以為何秀蘭在教唆別人殺人放火，打家劫舍。

香港是法治社會，但守法的觀念，很教條。只要立了法，無論如何不合理，都要遵守，提出抗爭，馬上有人指摘你教人犯法，罪大惡極。這種所謂法治，只是對法律規條的絕對服從，不去問法律內容，不去問整體制度，有沒有違反普世價值的準則。

古今中外，不合作運動都是違法的。美國思想家亨利•梭羅因反對奴隸制拒交人頭稅，被捕入獄，不少人認為，這是現代公民抗命的開端。梭羅影響着甘地領導的印度抗爭運動，在英國殖民者眼中，甘地絕食煽動民眾，是違法的。梭羅也影響着上世紀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坐白人車廂，闖白人酒吧，進白人學校，來抗議

種族隔離的不公不義，結果都吃上官司。如果沒有黑人的違法，就沒有種族平等的民權法。

梭羅也影響着反對越戰的美國學生。燒毀徵兵證拒絕入伍，也是犯法的，但如果沒有學生的犯法，反戰的怒火不會蔓延全美，不公義不人道的戰爭也不會這麼快結束。

如果你認為這都太遙遠了，可以看回香港。一九六六年蘇守忠絕食抗議天星加價，是公民抗命。隨後出現的保釣、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艇戶事件的抗議集會，根據公安惡法，都是違法的，惹來警方的干預甚至鎮壓。這種違法抗爭促成香港社會政策的轉變，這是有目共睹。

中外歷史事實都說明，以身試法的不合作運動或公民抗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差餉是稅收的一部份，在香港這個畸形制度下，有些納稅人可以擁有三票四票，但有些卻只可投一票，就是不公不義。以遲交差餉這種抗稅形式來爭取普選，是有理論基礎的。但操作與實效，就必須仔細研究。

但以香港今天的保守氣氛，根本容不下何秀蘭如此前衞的提議，也容不下理性冷靜的討論，註定被消滅在污水和口水之中。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明報》

# 兩太相爭看政黨人才凋零

回歸十年，兜兜轉轉，香港政壇，還是殖民地孤臣孽子的天下。特區的最高權力，多番折騰，終於重返舊殖民地官僚手中，有人千百個不願意，也無法不接受這政治現實。

這種現象，朝野皆一。民主運動搞了二三十年，人才無以為繼，頭面的幾個人，還是舊臉孔，由風華正茂捱到力有不逮，除了公民黨稍有些新意新人外，民主運動的第一代，仍然站在台上霸着位置，指點江山發施號令。逐漸變老的第二梯隊始終無法上位固然是個問題，人年齡大了，觀點老舊了，轉數拖慢了，點子重複了，老人仍然扮演關鍵角色，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瓶頸，跟領導者的年紀不無關係。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立法會補選的黃金機會，第二梯隊磨拳擦掌，但黨內老人捷足先登，草廬三顧，用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到一位來自殖民地官僚系統的精英，勉為其難地出山。民主運動的前途和希望，竟然寄託在老人和舊官僚精英身上，無法分得清，這是民主政治，

還是老人政治。

建制派的那邊廂就更窩囊更不堪了。號稱最有前途的萬人黨，主席英年早逝留下議會遺缺，黨的領導如果仍有些微的志氣丁點抱負，肯定會化悲憤為力量，激發全黨士氣，含淚明志，誓要把屬於我黨的議席奪下來。但黨領導溫溫吞吞，欲言又止，胸中像有萬般委屈無從抒發，無數難言不能公開。

到不得不表態的時候了，兩個連名字都幾乎叫不出的二三梯隊表達了參選的興趣，領導還是一貫的語焉不詳，說要找黨外的一位舊殖民地官僚精英一起商議。還商議些甚麼呢？明眼人一早看穿這只是虛晃一招，這是阿爺的意思，人家在廿三條一役中，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們能像反對派一樣忘恩負義，連人情債也不願還嗎？候選人阿爺早定了，我們是講紀律的，苦果還是要吞下，不得異議。

這邊廂的反對派，要靠一位半途出家的舊官僚才能撐起那即將傾側倒下的民主大旗。那邊廂的建制派，礙於鐵的紀律，心不甘情不願的將議席拱手讓予一位不得人心前度官僚。兩個大黨，連一個像樣的候選人也無法推得出來，立法會補選變成兩太相爭，無法不慨嘆香港政黨的確人才凋零。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三日《明報》

# 圖謀•變天•奪權

陳方安生參選，大出建制派意料之外。陳太離開特區政府時，是第二號人物，其地位之高，連小圈子選舉的特首也不放在眼內，竟然會角逐那「禮賓名冊上排行第一百一十四位的新任立法會補選議員」，用他們論資排輩等級森嚴的固有思維，當然百思不得其解。西方政客，離開首相總理閣員崗位，參與國會選舉，以延續其政治生命，非常普遍，何需大驚小怪？只是中國人天無二日的極權邏輯，才把陳太參選，看成是陰謀詭計。

最近看到一篇奇文，當紅智囊機構的作者，把陳太參選的陰謀，說得活靈活現，他說：「在這之上，一定有一個更大的政治圖謀，立會補選，不過是這圖謀的序幕而已！」他又說：「到明年立法會中再突襲以求多斬獲三席甚至更多，成就其從立法會變天的大計。」作者把陳太描繪成「指日變天的黃金戰將」，當成是政治小說來讀，的確是緊張刺激，但這類故事，幾乎人人都可以說出三幾個，「識就笑死，唔識就嚇死」。熟悉情況的港人，對這般粗疏的邏輯，根本不會留下甚麼印象。

但阿爺讀起來就完全是兩碼子事了。主管香港問題

的京官，肯定如獲至寶，層層上報，高度重視，當成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成為制訂香港政策的重要材料。阿爺對所有陰謀論都深信不疑，因為過去幾十年政治鬥爭，都在互相算計的陰謀中度過每一天。一聽到「更大的圖謀」、「變天的大計」，就馬上觸動神經，吹起戰鬥號角。而一些觸覺靈敏的港人，就懂得利用這種「條件反射」的邏輯，找到特快上位的捷徑。

最近一口氣讀完《羅德丞政海浮沉錄》，作者是政團總幹事，親歷羅如何棄英從中，挖空心思攀附北京權貴，送補品給李鵬，打麻雀鬆章，大閘蟹流水席，家宴招待各路北京高官……等等，讀起來活像一本《完全上位秘笈》，描繪得生動逼真，令人嘻哈絕倒。

作者更詳盡記述了羅德丞如何靠揭露港英陰謀，得到京官的青睞，由座上客升級為入幕之賓。其中包括推銷「一會兩局」阻止港英圖謀、揭破機場「玫瑰園計劃」用盡儲備的企圖等等。作者是羅德丞的寫手，為了引起京官更大的關注，用誇張的語言，把陰謀理論推向極致。雖然羅最後願望未達，鬱鬱而終，但在這條上位捷徑行走的人，成功的例子倒有不少。於是，甚麼圖謀、變天、奪權，成為了上位的關鍵詞。喃喃自語，說一千遍，京官信以為真，上位有望了。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 「賊喊捉賊」輸打贏要

教育局長孫明揚突然宣佈，要為教育學院調查委員會報告的某些結論，尋求司法覆核。消息一出，全港錯愕，幾乎人人都變了丈八金剛。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政府委任的，現在又不同意人家的結論，來個輸打贏要。這個決定，完全違反官僚的固有邏輯，調查落幕了，結論出來了，該走和要走的都走了，報道評論在媒體消失了，事件由鬧哄哄變為死寂寂。結論雖然對政府的傷害已經造成，但也沒有動筋斷骨，對管治威信沒有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這算是最好的結局了，現在又要重新挖出來，聆訊進行，又要將醜聞讓市民重溫一遍。官僚們都是精打細算的動物，這種決定，無法找到一個符合常理的原因。

司法覆核的理由，按照孫明揚的說法，是因為「調查委員會認為當政府主理教育事務的高級官員直接向教育機構持不同或對立觀點的學者表達意見，即使沒有任何威嚇成份，也屬不適當地干預學術自由……這結論既涉及法律觀點及原則上的錯誤，亦影響我以及教育局的

同事日後與各院校就教育政策的規劃及執行的往來」。

調查委員會有這個說法嗎？看看調查告14.36段：「委員會認為，羅太致電葉先生、莫禮時教授和莫教授，其中一個目的是嘗試遏止她認為對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及有關施政不公平的批評。因此，這是意圖妨礙意見的積極、自由傳播的行為。不論羅太的用意為何，對於她辯稱本身行為正當合理這一點，委員會不能接納。」官僚們甚麼能做甚麼不能做，委員會的結論最清楚不過了，如果要遏止人家對政策的批評，要妨礙意見的積極自由傳播，都是影響學術自由的行為。如果光明磊落正常討論，不是威嚇炒誰，不是打電話給誰的上司再三質問，不是要遏止別人對政策的批評，又何需擔心影響孫明揚及其同事們「日後與各院校就教育政策的規劃及執行的往來」，官員沒就學術自由這根本問題作過任何明確保證，卻就一個不存在的問題無風起浪，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

官員向傳媒吹風，說司法覆核是要除去與院校溝通頭上的一把刀，這就更笑話了。教育官員手中的利器，多得不可勝數，撥款數目、課程存廢、招生人數……任由官僚揮舞。說官員頭上有把刀，是一個典型的「賊喊捉賊」黑色笑話。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日《明報》

# 陳太仍需努力

民主派初選，陳方安生與勞永樂公開辯論，部份電子媒體現場直播，把選舉氣氛，推上一個新的台階。不少人認為，以陳太今時今日的地位，初選已經無謂再搞，但看過答問大會的觀眾，如果不是心存偏見的話，都會認為，這次處女辯論，對將會代表泛民出戰的陳方安生，尤為重要。

離開香港政壇多年，陳太雖不乏接觸傳媒、講解政治理念的機會，但就各項政策如此詳盡的陳述，接受對手的猛烈質詢，翻揭以前的陳年舊賬，就敏感的政治議題當眾表態……所有難題一齊發生，同一時間全部面對，在陳太三十九年的公務員生涯裏，還是第一次。第一次的成績，差強人意，如果要評分，只能是僅僅合格。

陳太做公務員的年代，公開回應，事前都做足準備，有一幫薪高糧準的公務員代勞。公務員掌握充份資源，不少政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都在高官的口袋

裏。官員制訂回應口徑，有專門人才反覆推敲細致修改，才拿出來見人。政務官的充沛經驗再加上精英訓練，當然綽有餘裕，鮮有出錯。但陳太離開了政府，資源人力大不如前，一切都要靠自己來應付。面對挑戰，登時左支右絀，露餡出錯。

陳太表現欠佳，部份是因為離開政府太久，未能掌握最新情況，但更多是因為論述能力不足，立場模糊所致。例如「平反六四」，陳太說：平反六四是遲早的事，歷史一定有交代，屆時會考慮以那種取態，更能促進與中央的信任和合作，建立溝通渠道。這個說了等於沒說的答案，出自代表泛民出戰的陳方安生口中，着實嚇人一跳。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個人應該放在哪裏？陳太應該好好思考。

又例如社民連陳偉業挑戰她關於九號貨櫃碼頭和兩電合約問題，陳方安生只說有關決策經行政會議通過。模模糊糊，把一切都推搪過去，這顯然未有面對問題的核心。基於保密理由，若當年的決策細節無法公開，今後政策應該如何，才可避免重蹈覆轍，還需要有一定的論述能力。又例如陳太對於基層勞工、基層婦女所面臨的困境，顯得一無所知，雖然她坦承對情況缺乏瞭解，並答應會研究跟進，謙卑固然重要，不懂就是不懂，但為官三十九年，對基層狀況如此無知，辯論前也惡補無效，無法不令人失望。

若陳方安生順利代表民主派出選，別說其他，在跟對手辯論已是不容忽視的挑戰。葉劉淑儀更不是省油的燈，詞鋒銳利，盛氣凌人，陳方安生的EQ是否能頂得住？況且，葉劉也曾是官府中人，對官場事甚為瞭解，陳太對再有甚麼老底被揭出來，有沒有心理準備？民主選舉是無法預知結果的遊戲，陳太仍需努力。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 枉作小人　一廂情願

月餅吃過了，人們等得不耐煩了，葉劉淑儀女士的參選意向，恐怕應該揭盅了。

葉太學成歸來的那一天起，已用實際行動告訴人們：我必再起，宣佈參選，只是必經的一道形式手續而已。中秋佳節，一個舞火龍，一個看花燈，一場期待已久的兩太之爭，早已不宣而戰，正式開打。

葉太出戰，部署縝密。成立智庫地區辦事處，拜會社團認識街坊，阿爺祝福政黨支持，有條不紊，按部就班，充分展現其AO風格。葉太參選的意志早已顯露，只因馬力早逝，程式提前開始。

剛剛相反，陳太本無參選意願，參加遊行，成立核心小組，評彈時政，公開發聲，只是希望建立一個平台，延續已式微的個人影響力。因為平台失效，經不起泛民大佬的極力游說，也因為不甘寂寞，才勉強出山。

陳太以六十七之齡，還要四出奔波，落區拉票，動機為何？惹起左派人士連番猜測，結論是：必有更大圖謀，一定是窺覬二零一二普選特首的位置。這種以己度

人的思維，是左派人士慣性的陰謀邏輯，根本不值一哂。

陳太為何出山？她在參選宣言和初選辯論，說得一清二楚：尋求中央溝通，取得中央諒解。核心小組的平台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中央也一直沒人來找她，稍稍表達了參選意向，阿爺的人立刻露面，陳太看來，參選是馬上見效的溝通捷徑。平反「六四」？陳太竟將自己的取態，與能否跟中央互信溝通緊緊扣在一起，換言之，如果反對平反可以繼續溝通，那我就反對了，如果中央不介意，那我就贊成吧！歷史的大是大非與個人的榮辱待遇如此混淆不清，這跟她的對手，跟見風駛舵的機會主義政客，有分別嗎？

泛民大佬游說陳太出山，把這場七個月任期不到的補選，包裝成「正義與邪惡」、「民主與反民主」之戰，甚至視為「支持二零一二雙普選」的公投，顯然說過頭太沉重了。陳太將立法會議席，視為個人與中央溝通對話的平台，除了強調個人的利害得失，迄今為止，我看不到任何論述，與整體民主運動，包括爭取二零一二雙普選的長遠策略，拉上任何關係，反而聽到陳太說二零一二可以妥協的宣示。為了一場虛擬的所謂正義與邪惡之戰，而把第二梯隊統統逼走幹掉，泛民的大佬，不是太枉作小人，太一廂情願了嗎？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明報》

# 只為取得善忘者的選票

香港人真的很善忘，還是容易受騙？葉劉淑儀宣佈參加補選當天，為二十三條的推銷手法道歉，並感到慚愧。輿論大聲叫好，選舉策略專家大讚葉劉聰明醒目，主動拆彈，好像四年前（零三年）由葉太及一眾問責官員所引起的政治震盪，就此一筆勾銷。一聲道歉，忽然慚愧，葉劉就得以重新做人，可以當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葉劉宣佈參選時是這樣說的：「有關我處理二十三條立法時扮演的角色，其實多年來，我不斷深切反思，雖然事隔四年，但當年引起很大的爭議，市民反對的場面，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作為主要官員，當然我有責任按照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的決定推動這個條例，但回想當年推動的手法，確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對於當年可能有些無心的說話，但可能被市民認為有挑釁性，令他們不開心，我感到很慚愧，在這裏向當年被我冒犯的市民道歉。」

這番有備而來的洗底道歉，漏洞百出，在場的記者卻沒有追問，就輕輕放過了。例如，哪些是「無心的說話」？是「放長雙眼睇，葉太冇呃你」；是「難道計程車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會逐條立例拿出來跟我辯論嗎？」；是「大部份市民都支持立法」；還是「上街當是放假的一種活動」……類似的soundbite，俯拾即是罄竹難書，上YouTube可隨時找到，相信不少有心人在翻箱倒篋，把當年的精采片段集大成，讓選民欣賞重溫。

葉劉強調，她是「按照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的決定推動這個條例」，這個說法準確嗎？葉劉當時不是公務員，已經是政治任命的問責官員，如果不同意行政會議的決定，可以提出反對，反對無效，也毋須忍辱負重地推銷違反自己理念的政策，大可辭職以表清白。但葉劉當年之投入落力兼肉緊，擺明是將二十三條與個人政治前途扣在一起，豈能把責任推向別人。

就在葉劉慚愧道歉前的一年兩個月零十天，時為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匯賢智庫正式成立，有記者問葉劉會否就二十三條道歉，她回應說：「我對二十三條的看法，在二零零三年七月離職的時候，有個聲明，已經表明了我的立場，我沒有甚麼補充，你們可以再看看。

我看不到有甚麼需要道歉！」二零零三年的辭職聲明，「對任內能夠參與這項艱巨的歷史任務，深感光榮」。三年後學成歸來，仍然高傲地堅持「我看不到有甚麼需要道歉」，一年多後宣佈參選，又突然說自己多年來，已「深切反思」，「揮之不去」，「感到慚愧」，「公開道歉」。無論時間、邏輯、態度和內容，處處犯駁。機關算盡，忽然道歉，只是為了取得善忘者的選票。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日《蘋果日報》

# 威脅「獨家溝通權」消滅於萌芽

陳方安生參選，左派輿論咬牙切齒，每天都把陳太罵個狗血淋頭。他們在陳太的年齡大做文章，言必稱「陳老太」，極盡諷刺揶揄。不是寫手來論才如此沒分寸低品味，連理應中立的新聞、代表報紙立場的社論，「陳老太」三個字，都像自動機槍的彈孔，遍佈版面，非要把陳方安生射個遍體鱗傷不可。陳太六十有七，年紀的確不輕，如果陳太被稱陳老太，公平點說，年齡相若的領導人，大可都稱為曾老先生、董老先生、胡老先生、溫老先生了。言必稱「陳老太」，除了品味低俗，想不出其他原因。

陳方安生自己定位不做反對派，認為立法會議員是一個平台，可以成為跟中央溝通的橋樑，這個如意算盤能否打得響，大可分析討論。但本地左派對「溝通論」的反應，幾乎是歇斯底里：《陳老太當不了「橋樑」》；《陳老太的昨天和今天》；《陳老太的投機本色》……鋪天蓋地排山倒海，重重複複老生常談，看完一篇已疲憊不堪，寫手們，辛苦了！

有兩位年齡夠資格稱得上老先生的知名左派，真身

上陣，大數陳方安生不是，老先生舉出陳年往事，力證陳太自己「撼斷中央條線」，與中央溝通更是癡心妄想。其中事例，包括「六十年代用政治理由拒絕左派學校申請大會堂租場，但對法輪功這種邪教組織卻開綠燈」，以及「未經請示跳出來維護香港電台編輯自主」。

先不說將六十年代殖民政府歧視左派的帳，都算到陳方安生的頭上，沒有多大說服力，問題焦點不在這些，而在本地左派對「溝通橋樑」這四個字，為何會如此緊張，非要除之而後快不可？

這涉及溝通獨家經營權問題。跟中央溝通，正式渠道，是通過中聯辦和港澳辦。兼聽則明，偏聽則蔽，中央為了充分掌握香港情況，每天都有南來探子，絡繹於途，這些收風探子，來自不同系統，甚麼名目都有。中央未必完全依賴這兩辦來瞭解香港問題制訂香港政策，任何一個可以直達天庭的香港人，都對兩辦和本土左派的「獨家溝通權」，構成重大威脅。

陳方安生跟泛民親近，又定位不做反對派，要做民主派和港人與中央溝通的橋樑，以陳太的民望地位，有可能成功。左派如芒在背，任何威脅「獨家溝通權」的苗頭，都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明報》

# 局長排隊為葉劉助選

如果說，這邊廂的陳方安生，參加泛民二零一二撐傘活動後，中途離場，在銅鑼灣恤髮，惹起爭議，證明她還未進入候選人角色，需要閉門思過，好好學習，那麼，那邊廂的葉劉淑儀，早將這場立法會選舉，視為「我必再起」的關鍵，其計劃之周詳，其部署之縝密，其全身之投入，遠超乎我們想像之外，比起步較遲，組織鬆散的陳方安生團隊，早已經領先幾條街。如果泛民的助選團仍然「以為陳太一出，誰與爭鋒」，陳太最後即使能勝，也會贏得很慘。

眾所周知，本地左派善打組織戰，鐵票如山，不易動搖。泛民的支持者，講理念談原則，如果陳太再來幾次「恤髮事件」，支持者會懷疑陳太的理念與堅持，投之無味，泛民流失大量選票，選情便岌岌可危。即使神仙下凡，選舉也沒有穩贏這回事，泛民團隊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就在陳太助選團匆匆埋班之際，葉劉淑儀在地區左派的支援下，除了落區派傳單外，還密集洗樓，逐家

拍門，親切問候，贏得不少掌聲。洗樓嗌咪握手都是普選的必經過程，選票是要一張一張握回來，這話一點不假。

葉劉有左派地區組織的優勢，也有高官力量的支持。這兩天，葉劉以匯賢智庫主席的身份，約見問責局長，高官也全不避嫌，排隊會面。上午，見了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談小班、母語教學，學前和通識教育。下午，輪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政府新聞處還特別為會面照相，向媒體發稿。試問哪個民間智庫能夠得特區政府的如此厚待？陸續有來的，還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泛民的立法會議員，約見局長都要排期，對有爭議的議題也會諸多推搪。葉劉是智庫主席，同時也是立法會參選人，甚麼時候不好會面，偏偏在立法會選戰開打後，才一個一個排隊接見，這還不算是宣傳，不算是站台嗎？政府新聞處還動用公帑替她拍宣傳照，特區政府偏幫葉劉，也太明顯，太着跡了吧？

報載，特首曾蔭權曾告誡一眾局長，不幫助葉劉助選，包括不能替她站台。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又發出電郵，要求局長們與葉太合作，包括與她會面。若報道屬

實，特區政府就存在着兩個司令部，即使曾蔭權不願下屬為葉劉助選，以保持表面中立，但也敵不過來自西環的動員令。於是眾局長無論與葉劉有沒有牙齒印，是否存在新仇舊恨，也要一個跟着一個，乖乖的做她的佈景板。問題是，動用政府資源為某候選人助選，有沒有違反法律？有沒有違背公平原則？

選民眼睛是雪亮的，這樣做，對葉劉的選情，是正是負，人們心中有數。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蘋果日報》

# 局長們何必如此曖昧鬼祟？

曾蔭權究竟有沒有告誡過局長、不應為葉劉助選，至今無法證實。但從政務司長辦公室發言人的反應來看，就幾乎可以肯定，唐英年確有發過電郵，要求局長們與葉太合作，包括與她會面。如果這封電郵根本不存在，發言人大可斬釘截鐵，不必閃爍其詞，說甚麼「不會證實、否認或評論政府內部通訊內容」。常識告訴我們，態度曖昧不明，事情就確實發生過。

特區政府就「是否支持葉劉」這樣的一個小問題，都出現兩個指揮部。如果這只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分歧，還容易解決，唐司長膽敢越過曾特首，向局長們發出截然相反的命令，是理念驅使？是自作主張？還是有高人指路？究竟誰在幕後發施號令？

這樁「電郵門」的來龍去脈，是研究特區政府真實管治模式的絕佳素材。

選舉活動指引，對主要官員的助選活動，規定如下：「主要官員不應動用公共資源進行與選舉有關的活

動。主要官員應審慎行事，確保參與這些活動與政府事務或其本身的職務之間不會產生或可能產生利益衝突。」香港的選舉，以公平公正公開著稱於世，公義要在眾人面前得以彰顯，就要做到真正的不偏不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負責選舉，竟全不避嫌，大剌剌的在政府總部辦公室會見其中一位候選人，用職務的關係為她間接宣傳，動用政府資源為她拍照發稿，所有錯誤都犯齊了，還臉不紅心不跳的為自己辯解，供養如此低質素的官員，納稅人的錢實在用得太冤枉了。

選舉活動指引，只嚴格規定公務員不得參加助選活動，政治任命的問責局長，只要符合上述規定，審慎行事，就可以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走出來為候選人宣傳站台。如果孫明揚、林瑞麟、馬時亨等局長真的支持葉劉，大可正式請假，又或在公餘時間，以個人身份為葉劉出謀獻策站台助選。因為請了假下了班，身份職務改變，活動也不在政府屬下的辦公室進行，沒有動用政府任何資源，便光明磊落心安理得。

陽關大道局長們偏偏不走，卻如此曖昧鬼祟，給人質疑，又要詞窮理屈地為犯錯辯護。局長們除非有甚麼難言之隱，否則，如此違反常識的事情，根本不應發生。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明報》

# 政治低能是會傳染的

斬釘截鐵講了又撤回，咬牙切齒說了又道歉，怪事接二連三，只說明一個事實，政治低能是可以傳染的。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如果不是輿論密集批判，不是黨友強力規勸，不是可能觸犯刑法，相信田少不會在堅持了幾天之後，撤回批評周松崗的言論，衷心道歉。田少說一時勞氣失言，如果真是一時勞氣，「失言」就不會公開重複一次又一次，心理專家告訴我們，勞氣說出來的話，才是真心話，深思熟慮後的一百八十度急轉彎，經過包裝和計算，可信性大打折扣。

田少是商人世家。在生意人眼中，搞生意和搞政治根本就是這麼的同一回事，甚麼都有個價，一切都是利益交易。今天幫你取得生意上的利益，明天就該得到利益回報，天經地義。你掉轉槍頭，幫我生意上的對手跟我搶飯食，難道你還要我忍氣吞聲，以德報怨？

同樣邏輯，自由黨支持兩鐵合併，地鐵高層就理應付出回報。但周松崗如此沒有政治智慧，提名敵黨候選人，與我黨爭奪，你做初一，就別怪有人做十五了。日

後地鐵票價走線等甚麼問題要交上立法會區議會，自由黨的兄弟姐妹們要「睇緊啲」，要給周松崗一個教訓，難道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你們這些評論人政治學者，為何如此小題大作，大驚小怪？

這種思維邏輯，當然錯得太離譜了。家族生意私人恩怨，如何處理，外人毋庸置喙。但鐵路政策與七百萬香港市民的利益息息相關，你憑甚麼當成是你手中的籌碼，作為懲罰周松崗「做錯事」的手段？

田少一句「睇緊啲」也道出了事情的玄機，田少未與周松崗結怨前的「睇鬆啲」，是朋友關係？是利益交換？市民寄望他們捍衛的公眾利益，都人間蒸發了？

周松崗先生，你也實在太窩囊了。田少一動氣，你就自責政治敏感度不足，第一時間「誠心道歉」。田少撤回言論，你又第一時間「表示高興」，你的原則跑到哪裏去了？周先生，你行使公民權利，以個人身份提名你的家庭朋友陳淑莊做錯了甚麼？既然沒有錯，你會撤回你的道歉嗎？

你害怕得罪權貴，低聲下氣，一心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主管一個跨國鐵路大企業行政總裁該有的表現嗎？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五日《明報》

# 「文革論」反映的專權與無知

中學會考放榜前夕，特首曾蔭權在禮賓府與六名中五同學見面，主動「踢爆」自己會考歷史科不及格。原因不是懶惰，而是讀得太好，他看到滾瓜爛熟的法國大革命試題，馬上患上「答題亢奮症」，寫了足夠兩本書的答案，結果沒時間回答其他題目，不及格是意料中事。曾先生中學時熟讀法國大革命，但對影響深遠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卻一無所知。如果他只是個寂寞的推銷員，或是二級行政主任，甚麼文革不文革當然與他無關，但貴為特區長官，一言一行，都會成為焦點，沒有足夠的墨水，千萬別亂充。多讀歷史，尤其近世的中國歷史，甚為必要。

我不知道特首先生有沒有讀過嚴家祺的《文革十年史》。又或當年不少關心國是的中學生都會看過的《天讎》，這差不多是最早期由紅衛兵現身說法的文革經

歷。後來文革紅人徐景賢、王力等紛紛撰寫的回憶錄，曾先生日理萬機，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細讀。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特首先生必定是一無所知，若然稍有涉獵，就不會無知得將文革與民主緊扣起來。二十六年前的這份中共重要文件，對十年浩劫的文革，有這樣的結論：「……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訂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雖然整份文件仍小心翼翼地維護毛澤東的

權威，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能達成這樣的結論，肯定有其進步意義。決議的結論最清楚不過了，文革的發生，不是因為極端民主，而是因為極端獨裁。

訪問中，曾特首是完全因為對歷史無知，對文革認識貧乏，衝口而出而闖了大禍嗎？再細聽整段訪問內容，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曾先生侃侃而談，用文革比喻民主：「人民可能會走向極端，就好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手上掌握一切，政府便不能夠管治。」

反應夠快的主持人馬上提出質疑：「文化大革命並非極端民主的例子。」

曾蔭權眉頭緊皺，急不及待反駁：「怎麼不是！當人民手握權力，推至極端，民主便是那樣！」

雖然在輿論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終於撤回言論，公開道歉，但曾先生這段有關民主的對話，正正反映他的專權思想：人民掌握權力=極端民主=文化大革命=無法管治。

由曾蔭權來為港人爭取民主，承諾任內解決普選問題，香港人能夠有信心嗎？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七日《蘋果日報》

# 香港知識人可悲可嘆

特首曾蔭權講文革，開口就講中。香港的文革，不是曾蔭權口中的所謂「民主走到極端」，而是一幫當年參加過「反英抗暴」的革命闖將，又或由他們的叔父輩傳授下來的批鬥功夫，壓了幾十年，今回終於有用武之地。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二零零八奧運，是改善中國民主人權和社會發展的一次難得的機遇，他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要與中國直接接觸對話 (direct engagement)。李柱銘反對西方杯葛奧運的主張，認為奧運會對中國有良性影響，在國際媒體的密切注視下，對中國會產生正面的作用。

李柱銘的觀點，即使內地如此封閉的社會，其實一點都不新鮮。中國官方在申奧時作過類似承諾，民間知識分子，在奧運倒數一周年前夕，向中國領導人和世界各國關注人權的民主政府首腦，亦發表過一封公開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觀點比李柱銘的文章，具體

鮮明甚至激進得多，如果李柱銘因此而被扣漢奸帽子，那麼，內地這幾十位知識分子，也將難逃厄運，無一倖免。

說香港發生文革，因為批鬥李柱銘的手法，就是活生生文革的翻版。首先是屈得就屈，例如把direct engagement譯成「直接介入」或索性說成是「干預」，把press for說成是「施壓」，明知是譯錯了，也故意不改，咬着不放。明明人家呼籲不要杯葛奧運，但卻扭曲成要求杯葛。把說過寫過的片言隻語，肆意歪曲，羅織罪名，這不是文革手法是甚麼？這種栽贓手法，不是一般群眾所為，而是有頭有臉的左派紅人，對着鏡頭，青筋暴現，咬牙切齒，活像中央文革的動員令。漢奸賣國賊吳三桂的帽子工廠晝夜開工，供應不絕，示威抗議，呼喊口號，當然也是一個都不能少。然後開動宣傳機器，密切配合。

有聽眾來電告之，左派政黨，已把「漢奸賣國」的報紙頭條，貼在屋邨的展板，無孔不入，為出入的坊眾洗腦。面對着如此瘋狂非理性的大批判，香港知識分子，卻令人感到可悲可嘆。他們要麼就是干卿底事，關在象牙塔內，開着電腦買股票，追名逐利筋疲力竭。要麼就

是明明看不過眼，心裏不安，但卻連忙把頭別過去，扮作視而不見，深怕火燒到自己的身上。

最可恨的是社會上的一些幫閒評論，裝扮成客觀中立持平，實質助紂為虐，他們技術分析李柱銘言論如何影響選情，批評李柱銘的觀點不是全錯只是時機不好，也有斥責李柱銘的文章令阿爺加深猜疑，使香港普選遙遙無期。明明是一個言論自由、政治觀點表達自由的大是大非問題，這些蛋頭評論卻只着重細枝末節，這種犬儒態度，明顯沒有吸取文革的教訓，今天不出來捍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文革式大批判的烈火，最終都會燒到知識分子頭上。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蘋果日報》

# 謊言說多了不會成真理

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論壇，人馬遝雜，未能突出兩太的觀點和主張，但如果多點耐性看畢全程，特別是觀眾提問環節，都是集中只問兩太，連環答問，精采紛陳，包裝紙被一層一層剝下來，終於露出了本來真面目。常識告訴我們，以葉劉的性格，二十三條是她的死穴。但葉劉宣佈參選時，有備而來，特地向她當年曾經冒犯過的人道歉，並專程落區向計程車司機獻花，以示誠懇。做法雖然突兀，但有不少學者評論員讚她聰明，主動拆彈，予人有洗心革面之感，是耶非耶，只能留待時間評斷。

葉劉在港大論壇，一直沉得住氣，但當觀眾連番追問二十三條的問題，當場氣上心頭，原形畢露，葉劉真面目，又回來了。葉劉態度惡劣地回應梁家傑：會見大律師公會的負責官員是律政司的梁愛詩和歐義國，「我又唔係律師，邊有本事見！」梁家傑撰文踢爆，梁愛詩親口承認，律政司是政府的法律顧問，保安局才是出主

意的話事人，換句話說，保安局局長會見各方人士推銷二十三條，聆聽意見，細緻解釋，是職責所在，拒絕大律師公會的邀約，根本就是失職。事後，葉劉表示在論壇的表現可以更「誠懇一些」，承認回應梁家傑「語氣輕佻了一些，會作出檢討」。

每逢遇事，葉劉都會例牌回應，但最要害的不在語氣是否輕佻，態度夠不夠誠懇，而在有沒有迴避最基本的事實，有沒有弄錯最核心的問題。在梁家傑提問之前，有一位年輕學生向葉劉發炮：葉劉推動二十三條立法時，導致五十萬人上街，會否用相同的「強硬態度」去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相信到時有五十萬人支持葉太。問題觸到葉劉痛處，一臉不悅，隨即反駁：「公道啲講，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涉及好多課題，不單是二十三條。」台下登時一片噓聲。「二十三條係導火線，我同意，但豎起個牌又沙士、失業，又負資產，咁多人上街，香港百幾年開埠少見。公道一點，不應推在一個人或一個課題身上。」有台下觀眾聞言大呼：「狡辯！」

葉劉的說法，豈止狡辯，根本就是與事實不符。二零零三年大遊行的主題，是「反對二十三，還政於民」。中大陳韜文和港大鍾庭耀兩位學者，率領研究隊伍即場

做了深入調查：「我遊行是為了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贊成和非常贊成的佔百分之八十九點八，結論清晰而明確。這個調查結果，當年不少報章均有大幅報道，但親建制人士，包括葉劉，把頭埋在沙堆裏，視而不見，以訴求多樣、意見紛陳為藉口，推搪過去。今天葉劉被觀眾斥為「狡辯」的答案，其實與當年口徑完全一致，半點新意都沒有。甚麼變臉，甚麼道歉，都是些騙人的鬼話。感謝有良心的學者，把當年的真實情況記錄下來，讓謊言說多了，都不會成為真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蘋果日報》

# 泛民大敗　嚴峻考驗

區選塵埃落定。民建聯取得一一五個議席，比上屆多五十三個，得票接近三十萬，比上屆多出五萬。民主黨輸得慘烈，議席下跌至五十九席，比上屆少三十六席，選票由上屆二十二萬跌至十七萬多，少了五萬。若以整個泛民的票數來算，流失更超過八萬。今次區選，有不少面目模糊的「潛水左派」，如果把他們的議席和得票計算在內，保皇派贏得更為徹底。再加上超過一百名委任區議員，區議會的控制權，幾乎肯定全數落入保皇派，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影響深遠。

泛民檢討敗選，歸咎兩個原因：資源不足，地區工作做得不好。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問題也不是今日才出現。二零零三年因七一效應而輕易大勝，四年下來，為何仍是沒有做好地區工作，以保住勝選的成果？泛民應當深切反省。

「地區工作做得不好」，是否就是泛民敗選的全部原因呢？民協在深水埗紮紮實實埋頭苦幹做了幾十年，論

地區工作，誰能比得上他們，但為何竟然一下子失掉七個議席，連馮檢基也只能以八十多票險勝？民主黨司庫張賢登，任期內做了幾千個案，地區工作不能算不貼身不勤力，但也敗於年輕新人。蔡耀昌、陳家偉這些資深區議員，都敗給全無地區往績的空降對手。同樣的情況，在不少地區都重複出現。因此，所謂的「地區工作做得不好」，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當然還有眾多的其他原因，例如人口來源的變化，住滿七年的新移民越來越多，泛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把握住這個機會？又例如做個案之外，文娛康體活動，是否一如既往，不屑為之，即使做，也是不情不願？

表面看來，這些都是地區工作的細枝末節，但卻與選舉票源至關重要。空降保皇派全無地區往績，為何仍然票源充沛，當然是靠背後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可以動員甚至指示支持者，把票投給全無認識的候選人，可見其建立的網絡是如何綿密，多麼有效。這個網絡，在選民登記時早已開始，關係在蛇宴齋宴中進一步鞏固，掌握選民及其親朋戚友的聯絡電話，再在各文娛康體活動大小禮物中打下基礎。

在投票日，即使不能逐家逐戶洗樓，也能用電話一

個一個催票，可以一車一車的運載選民投票，甚至貼身一家一戶帶着選民到票站，教他們把票投給誰。以上種種，非得靠龐大資源人力物力不可。基於種種限制，泛民當然無法照搬，但保皇派的「一切都是為了選舉」的意識和連續幾年的縝密部署，都有泛民值得借鑑的地方。泛民大敗，面臨着嚴峻考驗。泛民失去地區資源，失掉樁腳地盤，大大影響明年(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的部署，泛民能否痛定思痛，徹底反省，決定着香港未來的民主前途。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

# 該是雙普選的時候了

零三年，泛民挾着七一的餘威，以雷霆萬鈞之勢，奪下區議會半壁江山。民建聯一敗塗地，二百零六人參選只有六十二人勝出，當選率只有三成。當年，坊間立時興起這樣的論述：如此對抗性的社會環境，中央豈會放心讓香港普選？萬一泛民取得半數立法會議席，又或港人選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怎麼辦？結論是：泛民愈得勢，市民愈支持，阿爺答應香港普選，希望愈渺茫。

零七年區選，輪到泛民一敗塗地。民主黨只得五十九席，比上屆少三十六席，比沒有「七一效應」的九九年也少二十七席。泛民所有議席加起來，都只稍稍超過一百席，遠不及民建聯的一百一十五席。如果將「隱形左派」的議席加進去，建制派氣勢如虹，泛民更望塵莫及。泛民的表現，不止遠差於零三年，甚至比九九年都不如。

泛民為何敗選？選舉過後有不少討論，泛民的解釋是：資源不足、地區工作做得不好、選舉工程不夠細緻。左派大佬的公開說法是，社會氣氛轉趨和諧，市民討厭爭拗，着重民生，遠離政治。用一位本地親建制智

囊的分析，就是：「零七年反對派無法主導議題，地區選舉還原了本來面目。」不論哪種分析，市民轉軚，泛民失勢，今天的民心與四年前(零三年)已有根本改變，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零三年的政治邏輯，是「泛民大勝，普選無望」。如果用相同的邏輯，根據零七年的區選結果來分析，今回，保皇派取得壓倒性勝利，理應是實行雙普選的時候了。

且慢，對港人的考驗還在後頭呢！例如即將舉行的港島區立法會補選，兩太支持度愈走愈遠，若陳太真的以大比數勝出，說明人心還未穩定。明年(零八年)立法會選舉，若泛民得票沒有順着區選的劣勢，未見大幅滑落，保皇派不能全面控制議會，反映港人真的滑頭善變，妄圖以區選結果來蒙混中央，人心根本尚未回歸，豈會放心讓你們普選？

若一切順利，葉太勝出港島補選，明年立法會泛民再嘗敗績，衰到貼地，到時候的邏輯又會變成這樣：既然港人不支持爭取民主的候選人，還給你們普選幹甚麼？

「奴役即自由」，「獨裁即民主」，這樣的邏輯，本來只應在政治諷刺小說找到，但今天的香港，在現實生活中也俯拾皆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明報》

# 電訊二十三條是殖民地惡法

香港法例一零六章《電訊條例》第二十三條，是典型的殖民地惡法，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甚麼是「發送訊息」比較容易明白，那麼「接收」呢？原來用收音機偶然轉到那個「非法電台」，覺得好聽繼續聽下去也算犯法。不但如此，聽眾打電話到這個「非法電台」發表意見，該屬「發送訊息」的禁止範圍，也算觸犯法律。至於街頭捐助民間電台，算不算「協助或教唆」，還望律政司的法律專家講清楚說明白。

就是根據這條殖民地惡法，電訊管理局接二連三採取行動，先拘捕民間電台負責人，再以傳票方法，檢控參與街頭論壇的嘉賓。兩次街頭論壇，討論的都是敏感話題，包括「香港電台的前途」、「平反六四」，出席者都被二十三條起訴。先不說這條殖民地惡法是否過時，應當廢除。如果《電訊條例》的精神，真的是要打擊「非法廣播」，只要充公器材，檢控主事人，已經夠了，為何

要擴大打擊面，把跟電台一點關係都沒有、只應邀出席節目的無辜嘉賓都加以檢控？

執法官員可能會這樣辯護：嘉賓也是透過「非法電台」「發送訊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事者被控，參與的嘉賓豈能享有特權，免受制裁？即使官府這個邏輯能勉強成立，街頭論壇犯法，在民間電台錄音室直播也是犯法呀！為何只票控街頭嘉賓，錄音室的又統統得以倖免？不難蒐證呀，民間電台錄音室的牆壁上，每個出席的嘉賓都寫下簽名，立法會議員、知名人士、活躍分子，應有盡有，照單執藥，隨時可以一網打盡。

出席民間電台的嘉賓，不全部都是反對派，建制派都大有人在，打開網頁，會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赫赫有名的，包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女士，二零零六年三月六日與梁文道等出席節目，也有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教授，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與麥國風等同台直播。如果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資深廣播人林旭華、港台工會理事麥志恆透過民間電台「發送訊息」，涉嫌干犯《電訊條例》被檢控，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樣邏輯，蔡素玉、張炳良都應一併控以同樣罪名。當局選擇性執法，針對反對派，打擊異見者，壓制言論自由，除了如

此分析，還能得到別的結論嗎？

不少國家和地區，有各種各樣的電台，地區的，小眾的，專門的，百花齊放，應有盡有。台北就有一百七十多個電台，但香港卻只有七個FM頻道，與一個國際大都會一點都不匹配。當局說，香港沒有多餘的頻譜，也沒有足夠的市場，這都是騙人的鬼話。香港的管制廣播法律，仍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極權政策，嚴格規管，完全是為了便於控制。廢除殖民惡法，開放大氣電波，讓我們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蘋果日報》

# 更艱難的路還在前面

陳方安生以十七萬五千多票，比葉劉淑儀多近四萬票，奪得港島區立會補選議席。這場選戰，泛民打得非常辛苦，左派鐵票如山，發揮過強大威力的選舉機器，在區選過後，仍保存着驚人的力量。支持陳太的泛民，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下，仍能取得接近五成半的選票，靠的是甚麼呢？一句話：人心未死。人大釋法、廿三條，差點令香港萬劫不復。惡形惡狀，歪理連篇，在港人心目中，仍像噩夢一樣揮之不去。如果只離開幾年，轉個髮型換件衫，半心半意道歉，假情假意謙虛，葉劉淑儀就可完全洗底，打敗陳方安生而順利當選，試問，香港還有公義公理可言嗎？

泛民沒有太多鐵票，選民游離鬆散，如果今次支持者還是愛理不理，一貫麻木，陳太必輸無疑。補選一向比較冷清，但今次有超過三十二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五成二，足證人心未死，這是陳方安生勝出的關鍵原因。我同意這是一場香港核心價值之戰，陳太贏了，證

明港人對核心價值珍視和愛惜的力量，仍然佔着上風。陳太雖然贏了，但形勢絕不樂觀。

泛民與左派的「六四」定律打破了，今次補選，泛民得票五成五，比左派的四成三只稍稍佔優。與二零零四年比較，左派得票率上升了三點二個百分點，而泛民卻下降了百分之四點八。第二，左派取得的票數，只比二零零四年的十四萬票稍低二千七百票，你可以說今次左派無法拓展更多票源，但其選舉機器之強大精準，幾乎已能做到一票都沒有少的地步。相反，泛民陣營二零零四年得票多達二十萬票，今次足足少了近三萬票，上落之大，相當驚人。第三，二零零四年，泛民得票，比左派多六萬五千，今次補選，泛民只贏了三萬八千票。從票數、得票率和兩者差距來算，泛民都沒有進賬，比二零零四年的表現都差了。

或許有人會說，二零零四年七一效應餘威猶在，今

天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都不同了，阿爺照顧有加，港人直接得益，人心變了，區選結果就是明證，不能跟二零零四年直接比較。二零零四年不能比，那就跟一九九八年比吧。一九九八年，泛民取得六成三共十九萬票。二零零零年補選，政壇新丁余若薇的得票率，也高達五成二。從過往幾次港島區立會選舉的結果來看，泛民今次補選取得的票數和得票率，幾乎是最不理想的一次。

明年(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形勢更加嚴峻。有了今次的經驗，左派的選舉動員將會更加龐大，計算更為精準。今次補選是一對一的單議席單票制，明年換屆將回復比例代表制，如何協調？如何配票？若陳太參選，票源是否足夠？泛民的第二梯隊能否出頭？這一切都考驗着泛民領導人的智慧。別因今次小勝而衝昏頭腦，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更艱難的路還在前面。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蘋果日報》

# 「突然」「七三」「我已經贏了」

兩太之戰，究竟誰真正贏了，竟然還爭論不休，令人有意料之外的驚嚇。葉劉淑儀女士說她贏了，「泛民請到最高級官員陳太出來，應該以七對三擊敗我，現在是五點五對四點三打破六四定律……我覺得自己已經贏了」。陳方安生女士按捺不住，反唇相稽：「咁算唔算係跌落地揦番拃沙呢！」一來一往，舌劍唇槍，使人彷彿以為選戰還未告一段落。

選舉是贏是輸，當然有客觀標準，不能自己說了算。贏了票數，得了議席，當然是贏了，沒有甚麼值得爭拗的。葉太說「應該是七三，打破了六四」，所以她贏了，這個「七三」是從哪裏來的呢？有甚麼客觀根據呢？為何「應該是七三」，而不是「八二」、「九一」呢？如果說成是：「泛民請到最高級官員陳太出來，應該以九對一擊敗我……我今天已經大勝了。」又有沒有錯呢？「七三說」顯然是信口開河，經不起嚴謹推敲。談到落敗的原因，葉太說：馬力病逝來得突然，只有短短八到九星期

籌備，未有足夠時間準備，引致落敗。這番話，出自其他只得幾百票的落敗候選人之口，不都是一樣嗎？馬力病逝，對誰不是突然呢？沒有足夠時間準備，對誰不是都一樣嗎？葉太說到美國留學，一早就打算捲土重來，回港參政，相對於陳太要泛民三顧草廬，左思右想才決定復出，至少在思想上，葉太的準備，顯然比陳太早得多。因此「突然說」，也是站不住腳的。

葉太為何高票落選，各區各階層得票分佈的啟示，專家都有詳盡分析，我有興趣是一位智囊的說法：葉太得到的近十四萬票中，建制政黨，主要是民建聯的組織票，大概有八至九萬，葉太自己能取得五至六萬票，言下之意，明年葉太參選，必奪一席無疑。

或許智囊有其獨門的計算方法，但在絕無鐵票的大前提下，葉太的票數又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是否要把話說在前頭，所謂「長貧難顧」，把葉太的實力說得堅強深厚，明年(零八年)選舉，她只能自己顧自己了。

勝敗乃兵家常事，輸了，查找不足，深入檢討，才能東山再起。陳太贏三萬八千，不是人人喜歡陳太，而是不想葉劉勝出，抗議票這種扭轉乾坤的神奇力量，會否延續至明年立法會選舉，影響着葉太「我將再起」的美夢？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六日《明報》

# 曾德成只是針對陳方安生嗎？

陳方安生宣誓就任民選議員的第一天，根正苗紅的曾德成局長突然發難，以紅衛兵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非凡氣魄，板起面孔，像在一個鬥爭大會裏，揭批陳方安生昔日為殖民主子效力，今天卻向民主派投懷送抱，忽然民主忽然民生。輿論登時一片嘩然錯愕，投票給陳太的十七萬選民也嚇得手足無措。

有論者認為這是本地左派對葉劉落選陳太當選的憤恨，一股腦兒發洩在她的身上。如果人們把曾局長的舉措，天真地認為只是針對陳太個人，而對這種仇恨情緒掉以輕心，特區政府的管治，將會面臨嚴重挑戰，帶來深遠影響。曾德成在六七暴動期間被捕投入黑牢，對殖民統治有着刻骨銘心的仇恨，一點不會令人意外。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全面否定，認為並非反殖而是盲動，令獻身「革命」而犧牲的本地左派更是極度失望，灰心喪氣。但咬咬牙，幾十年還可以強忍下來。最令他們不忿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等到回歸解放，找了個愛國商人當特

首，但掌握實權的，仍然是曾經為殖民主子效力的舊官僚。等到愛國商人腳痛下台，情勢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殖民地官僚全面回朝。愛國左派非但未能當家作主，仍是被投閒置散，當然忿忿不平。

曾德成是第一個登上特區高官位置的本地左派，政治資源雖然充沛，實際權力卻似有若無。這種狀況，離他們的理想何止十萬八千里。只要聽聽他們昔日私下對董建華的批評和憤怒，今天對曾蔭權的揶揄和嘲諷，特別是在中國歷史中國官場出洋相的幸災樂禍，就知道他們對現況是如何不滿，心理狀態是如斯的不平衡。明乎此，人們就會瞭解，陳太第一天當上民選議員，椅子還未坐暖，曾局長為何就要向他們眼中的殖民地象徵代表發難了。明乎此，本地左派惱怒的，當然不止陳方安生一人，而是整個特區政府的官僚體系和用人方式。

如果真的是這樣，情況就極度危險了，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急不及待要當家作主了。鄧小平生前提出「愛國者」治港，他說：「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他們已經對「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公開挑戰了。六七年暴動，左派把白

人統治者稱「白皮豬」，把鎮壓暴動的本地員警叫作「黃皮狗」，「黃色皮膚的走狗」當然不止員警，還泛指為殖民地服務的官僚。今天，這批官僚精英搖身一變，成為管治特區的愛國者，更牢牢掌握着權力。本地左派對陳方安生咬牙切齒的仇恨，用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官員身上。如果情勢如此發展，他們豈不要人人自危，寢食難安，這樣的香港，還能管治下去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蘋果日報》

# 特區究竟有多少個司令部？

九零年，時為行政署長的曾蔭權先生，積極推銷英國老闆交付的重要任務——居英權。當年我仍是前線記者，某天出席由曾先生主持的居英權推行細節記者會，我問曾先生，居英權護照和真正的英國護照，外表看起來有沒有任何分別？曾先生板起面孔，只答了一句：「冇分別！」馬上把臉別過去，「下一位！」居英權方案，被中方視為英國陰謀，五萬個或身份敏感、或身居要職、或精英出眾的中國香港人，變成不折不扣的英國人，不露身份，潛藏在香港每個角落，成為五萬個計時炸彈，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中方震怒聲言不承認居英權的英國護照，若英國護照和居英權護照根本沒有分別，中方又怎能分辨？

重提近廿年前舊事，是因為曾德成局長揶揄諷刺新科議員陳方安生女士而起的。如果曾局長要問陳太在殖民地時代做過甚麼，用同樣的邏輯，曾特首殖民時代的所作所為，不是影響更惡劣，事態更嚴重嗎？

同樣邏輯，葉劉淑儀在港英時代亦做過不少敏感職位，包括首席助理保安司、副行政署長，甚至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英方代表，她當年做過甚麼，又是否需要坦白從寬？

如果曾局長的邏輯成立，今天的曾班子：孫明揚、曾俊華、俞宗怡、林瑞麟、張建宗、李少光等，哪個不是殖民地過渡而來的官僚，是否都要寫篇個人自傳，坦白交代，才能通過政治忠誠的審查。還有還有，曾特首在九七年六月，趕着接受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MB)，單是這個姿態，已有足夠證據令人懷疑曾爵士的愛國與忠誠，他是否又需要放棄爵銜，以示清白？

若要追查下去，今天的局長可能會千萬個不願意，例如，是否需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被燒死、土製菠蘿炸死北角兩姐妹等慘案，重新展開刑事調查？當年有關人士，包括局長、行政會議成員、大紫荊勳賢，豈不要統統帶署問話，查個水落石出？在各為其主的殖民年代，誰沒有過去的歷史，若要揭翻舊帳，作為批鬥的黑材料，只會搞得人心惶惶，沒完沒了，特區政府也會無人可用。誰希望見到如斯局面？

這種極左做法，據悉曾特首已喝止，本可告一段落，但有建制權貴卻挺身加入繼續批鬥，令人不解之餘，不禁要問，香港特區究竟有多少個司令部？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報》

# 二零一七真的會有行政長官普選嗎？

特首曾蔭權向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交了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報告，在結論裏有以下兩段說話：「在二零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意調查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與此同時，在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這兩段話，語焉不詳，文法不通，前後矛盾，左右犯駁，相信全世界最出色的語言學家、哲學家，甚至數學家也無法清楚參透箇中真正含意。也虧香港特區的師爺們想得出，搞了大半年，挖空心思，花了大量公帑，搞出一個如此這般「玩鋪勁」，卻不堪入目的所謂終極方案來。

必須指出的是，報告引述的數據歪曲了民意，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長期跟進調查，一直以來，期望二零一二普選行政長官的市民平均多達百分之五十六，二零一二普選立法會的，平均高達百分之六十三。這些數據，也在不同機構的民調中得到引證。特區政府胡亂演

繹扭曲民意的做法，實在是不知羞恥為何物。一些貌似中立的輿論，首先讚頌特首先生已盡了最大努力，爭取二零一七先行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再來呼籲泛民要顧全大局，不要重蹈二零零五否決政改方案的覆轍，不能再令政制原地踏步。這類評論，一面倒的把責任往泛民身上推，彷彿香港民主步伐無法寸進，始作俑者，責任全在泛民。這種昧於事實的廉價評論，根本不值一哂。

六成港人仍長期堅持二零一二雙普選，在今天的社會氛圍下，顯得難能可貴，這些人都是香港民主化最忠實的支持者，不滿足他們的合理訴求，政通人和將成泡影，和諧社會也只能是虛幻的口號。即使泛民真的「顧全大局」，願意讓步，也要先過支持者這一關。曾蔭權必先回答的問題是：二零一七真的會有行政長官普選嗎？產生候選人的機制是甚麼？是公平公正公開，達至真正有競爭的選舉，還是經過層層篩選，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無法參與，連結果都差不多預知的選舉？

全部立法會議員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將會何時出現？二零二零還是二零四七？必先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不能見步行步，一拖再拖。好了，時間表清晰以後，二零一二的兩個選舉，將會如何改動？特首選舉委

員會人數會擴大多少並非關鍵，他們如何產生，有多大民意基礎才是問題的核心。然後，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產生辦法的民主步伐將會如何？二零零八應否循序漸進地修改？二零一二如何進一步擴大選民基礎？到二零一六又將會如何？這一切都需要明確而清晰的答案。以上都是合理而卑微的訴求，稍為理性的人都應該考慮。今天，由二零零八到二零一七，甚或以後，香港政制將會如何發展，如墮五里霧中，一切都含糊不清，泛民如果連這種「政治現實」都能接受，能向支持者交代嗎？這與政治自殺有何分別？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 政改猜謎鬧劇

在普世歡騰的聖誕假期，人大常委連日開會，審議包括特首曾蔭權呈交的香港政改報告。真替唐英年司長可憐，商人子弟出身，政治本來就不是強項，紅酒與生意才是專長。財政司長本來做得好端端的，硬要更上一層樓做政務司長，為的是競逐下屆特首做足準備。面對生疏陌生的政治語言、兇惡難纏的泛民議員，唐司長詞窮面黑，要由黃仁龍司長幫手解畫才勉強脫身，證明唐先生在政治問題上，實在是左支右絀，力有不逮。

人們不禁要問，金牌推銷員曾蔭權先生躲到哪裏去了？他除了透過電視發表三分鐘講話外，對他那份比佛偈還難以參透的政改報告，在公開場合從不解釋，未發一詞。把最容易失分失儀的政改問題，交由唐司長獨擔大旗，未免太機關算盡，也太走精面了吧。

政改討論，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變成一場猜謎鬧劇。報告最關鍵的兩段：「在二零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意調查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先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然後，曾先生的師爺們話鋒

一轉，用了一個文法狗屁不通的詞語連接：「『與此同時』，在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大多數人接納。」這份報告，千萬不要用來作公民教育，否則一定教死老師，教壞學生。

最要命的是，從報告的上文下理行文佈局來看，二零一二雙普選的門明明已關上，但官員們卻皮笑肉不笑的不置可否。當人們嚴肅地追問，二零一七是否會有行政長官一人一票普選，官員以撲克臉回應，重複報告的一字一句，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在如此懨悶的政治氛圍中，稍為正常的人都會大為光火，泛民議員拍枱怒斥，不但情有可原，簡直是大快人心。

二零一二普選的門關上了，但若要邁向普選，兩個選舉總要朝一人一票的方向改動吧。怎樣改？官員驚怕提高人們的期望，四出放風，會將零五被否決的方案「翻叮」，官員們這種視香港民主進程為手上玩偶任意把弄的態度，令人震驚、齒冷。

輿論呼籲泛民顧全大局，在二零一二政改方案中讓步，促成二零一七行政長官普選。二零一二是天堂還是地獄，二零一七是高峰抑或深淵，一切仍是撲朔迷離，讓步的呼籲，跟叫人跳崖有何分別？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明報》

# 附錄：曾蔭權關於政制發展電視講話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各位市民：**

今日，特區政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有關政制發展及《綠皮書》公眾諮詢的報告。我在這份報告裏面表示，香港社會普遍期望特區的選舉制度能進一步民主化，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盡快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為此，我已提請人大常委會確定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以進行修改。

特區政府總結了今年（零七年）政制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和零五年政制方案挫折所累積的經驗。整個過程令我體會到香港走向普選這條路並不容易，大家必須要有堅定的決心，以務實的態度及包容的胸襟，求同存異，一點一滴去凝聚社會共識。

我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裏面，講述了我對公眾意見的四點歸納：

（一）香港社會普遍期望特區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盡快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同時市民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為政制發展

定出方向。

(二) 在民意調查中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在二零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這意願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與此同時，在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

(三) 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有不同方案，但對於循「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形成社會共識。

(四) 社會上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然意見紛紜，未獲共識。但是，確立普選時間表將有助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

各位市民，我深深明白政治制度的改變，必定會影響每一個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我在報告中，不但如實反映香港社會對普選的意見，更表達了社會經過長時間討論後，儘管對具體的普選方案有不同建議，但意見已日趨成熟，並且對爭取共識更具信心。

我相信這是特區政制發展關鍵的一步，也是對我們智慧與決心的重大考驗。我好希望大家能運用冷靜、理智的頭腦，以務實、負責的態度，攜手建立共識，令普選盡早實現。

我不會低估這項工作的困難，但我對香港人充滿信心，我相信我們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到、做得好。

# 「二零一七」可以收貨了嗎？

人大否決了二零一二雙普選，但白紙黑字，寫明二零一七「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更「可以」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曾蔭權和喬曉陽更公開把這個日期，解讀為二零二零。單看表面字眼，平情而論，不能不說是個「進步」。雖然拖了又拖，十年又十年，今天仍然活着的人，未必人人可以等到雙普選的一天。但畢竟，普選時間表總算在眾目睽睽下承諾下來，要反悔，不是那麼容易，引起的反彈將會更大。

但港人應否就此收貨呢？當然不應，因為太多未解的疑問，仍然未能使人放心。十年時間，變數太多，難以逆料。魔鬼，在細節中。

人大常委決議寫了二零一七「可以」普選特首，之後「可以」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但沒有明確任何日期，「可以」是二零二零，又「可以」是二零二四或更遲，為何不明確的寫清楚呢？明顯是為中央政府保持了否決的彈性，屆時若果形勢不妙，確保不了選舉的結果，又可以

找出種種理由，再把可以普選日期推遲到不知何年何月。

甚麼是「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呢？當中有太多文章可以做了。只要聽聽陪同喬曉陽南來的兩員大將李飛和張曉明兩位先生的解釋，就能領悟當中含有多少玄機。例如他們說普選不一定等於分區直選，又說功能組別也符合普選原則。他們又舉出廿多年前殖民政府炮製功能組別的理據，大力讚頌和稱許，認為今天仍可應用。最離譜的是，大員又舉出數據，指功能組別涵蓋了香港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九十，「舉足輕重功不可沒」說了三四次。用如此數據來肯定功能組別的政治特權，簡直是個笑話。

如果立法會只有兩個組別，一組男性，一組女性，豈不涵蓋百分之百的生產總值，那不是更值得推行嗎？不如擴大功能組別數目，就把男女兩組加進去算了。從幾位南來大員的說話內容看，似乎想替功能組別的存廢定調，即使等到二零二零，立法會真的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功能組別仍會千秋萬代，廢掉立法會武功的分組點票機制，仍會萬古長青。只要看看策發會內不少學者專家提出延續功能組別壽命的各種幫閒方案，就可

以看出端倪。

二零一七普選特首，可做的文章就更多了。候選人門檻多高？篩選機制如何？策發會早已有人出謀獻策，根本不需阿爺費神。如果機關算盡，處處設防，把所有異見的候選人統統排除出去，只剩下兩個政見相同，主張幾乎一模一樣的候選人，又或篩剩一個主角一個陪跑，供市民「選擇」，這種一人一票，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三歲小孩也騙不了。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嚴峻的，二零一二雙普選已被否定，二零一七、二零二零的雙普選又如霧似花。在細節未搞清楚之前，仍要寸土必爭，收貨與否，未免說得太早。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日《蘋果日報》

# 毋須寸步不讓　但要寸土必爭

人大常委會否決二零一二雙普選，港人要等十年，才「可以」投票選特首，等十三年，才「可以」見到立法會由普選產生。

但只要聽聽南來大員對何謂「普選」的詮釋，無不令人心驚肉跳。甚麼「普選不必直選」，甚麼「功能組別也是普選」。林瑞麟局長更揣摩上意，加多兩錢肉緊，說「區議員互選產生更多立法會議員也很民主」。對「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定義肆意歪曲，為我所用，如此做法，令人深惡痛絕。

太多細節中的魔鬼還未現身，當然令人感到不安，但我們是否就應掉頭而去，斷然拒絕？這也不必，剛剛相反，對二零一七的白紙黑字，二零二零的口頭承諾，我們要把它牢牢釘住，永遠不能藉口推搪，忽然轉變。承諾就是承諾，我們應想方設法，把公開的承諾變為永久的事實。

中國民主化是香港民主化的最大保證，這早已是普通常識。稍為認識國情的人都會明白，要中央承諾香港民主，並定下確切的時間表，是一個艱難而重大的決定，這不單是因為害怕香港因民主選舉而失控，而是驚懼香

2012
2017

港的民主進程，會輻射全國，帶來不可預測的深遠影響。

如果十年後，香港真的可以一人一票直選行政長官，縱使阿爺的盤算是門檻很高，信得過的候選人才能跑出，但普選的缺口總算打破了。今天開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的人民可能會問，香港能，為何我們不能？十年後香港可以，我們甚麼時候才會開始？

兩岸三地的互為影響，早有先例。當年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對「二二八」遺屬三鞠躬致歉，消息傳到對岸，大陸知識分子提出詰問，我們的黨主席甚麼時候會就反右、大躍進、文革、八九「六四」鞠躬道歉？

這種微妙的互動，不少人都忽略了。

對香港民主的前景，不能過份樂觀，但也不要徹底悲觀，擺在面前的路仍非常艱難。如何把二零一七變成一個有真正競爭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如何在二零二零把企圖千秋萬代的功能組別剔出立法會之外？如何擴大二零一二特首選委會的民主成份？如何使二零一二的功能組別變得接近一人一票的普選？如何把二零一二的民主化論述成是循序漸進的關鍵一步？

香港的民主路，走了四分一世紀，往後還是崎嶇不平。寄語民主派朋友，民主路上，毋須寸步不讓，但要寸土必爭。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日《明報》

# 香港：由法治大步邁向人治

回歸十年，不少人質疑香港已由法治走向人治，每當有這類詰問，政府的辯護士都會挺身護主，作出反駁。是的，香港還是一個講究制度的社會，法院還在獨立審案，政府還得依程式按章辦事，真的是沒有甚麼值得擔心和懷疑的。提出質疑的人，一時三刻拿不出具體事例和證據，爭論總是不了了之。

港區人大選舉，公務員事務局在報名參選前三天，忽然為前廉政專員羅范椒芬大開綠燈，放寬對公務員參加政治活動的限制，提出質疑的人，終於找到充分證據，可以毫無疑問的說，香港，的確已經由法治大步邁向人治。

政府一向禁止四類人士參加選舉和助選，他們包括：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新聞主任、警務人員。要他們不沾政治保持中立，是為了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行政體系，不為政治力量所左右，毋須太多道理，也不說自明。

羅太因教院風波提早離職，目前正在離職前休假，仍在拿廉政專員的薪水，還未脫離公務員身份，仍在「不得參加政治活動」的限制範圍內。參選港區人大，不是羅太口中的「不覺得這是政治，視乎你如何界定」，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如果公務員事務局不如此忽然放寬，羅太是絕對無法參與的。只要看看放寬的規定，就知道「為羅太度身訂做」的說法，一點不差。忽然修改的規定，只對參選人大代表作出放寬，也針對性地只為離職前休假的公務員而設。不需要太多分析和理據，就知道所有條件，分毫不差地只為羅太一個人而定，只為她參選人大而作出修改。

公務員事務局的解釋是怎樣的呢？發言人說：最近收到員方查詢，局方為此進行檢討，並作出修改決定，目的是保障公務員的公民及政治權利。這則消息發出後十五分鐘，局方又忽然改口，收回「最近」兩字，強調平日亦有檢討公務員參選限制。這是欲蓋彌彰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學公共行政課程的現成教材。

四類公務員的公民及政治權利應否受到保障？現職公務員離職休假禁參選可否放寬？本地政治活動受禁參選人大應否撤限？以上種種，全部都可以討論，都可以

修改。但作為一個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政策改變總有個醞釀過程，總要提出理據，總要經過討論。以前的限制出了甚麼問題？今天為何要改變規定？總要講出令人信服的說法。事前黑箱決策，事後遮遮掩掩，這種因人而定，因人而異，在報名參選前忽然因人而改的做法，其粗糙醜陋，實在做得太難看了，單從技術層面而論，已經不及格，根本過不了關。這種人治色彩，在葉劉淑儀參選高官排隊助選時，那種破綻百出漏洞處處的事後補鏤，香港人早已見識過。港人要鍥而不捨地爭取真正的民主制度，為的是阻止香港由法治走向人治的情況繼續惡化。

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蘋果日報》

# 香港向下沉淪的開始

港區人大小圈子選舉，缺乏認受性；羅范椒芬強硬強橫，對教育界做成深遠傷害。儘管如此，對羅太參加港區人大選舉，我不存異議。對高官離職前休假參加政治動的種種限制，剝奪了他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我贊成應該盡快修改。

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而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因為我們除了着重結果，更重要的，是達至結果的程式，因為程式可以堅持理性，更可以彰顯公義。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將程式理性程式公義棄若敝屣，是香港走向墮落向下沉淪的開始。

先看看時序。一月二日，公務員事務局公佈修改離職前休假高官可以參選人大的安排。一月三日港區人大選舉會議選出主席團成員。一月五日港區人大選舉開始報名。時間動作之緊密配合，天衣無縫，嘆為觀止。

再看看內容。只有離職前休假的高官受惠，放寬的，只是參選港區人大代的限制，對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參選和助選活動，仍在受限之列。無論是內容還是時序，明顯只為一人而設，為羅太「度身訂做」的指摘，一

點都沒有過份。

為一個人，把遊戲規則突然修改，在香港的歷史上，已屬罕有。在公務員工會中，事前無醞釀，事後無交代，也極不尋常。如果不是記者心水清，就羅太參選港區人大一事向政府查詢，公務員事務局只會將有關修改作內部通傳，不會向外發佈。令人慨嘆的是，這種像做了虧心事一樣的鬼祟做法，回歸十年，一再發生。

遊戲規則可以改變嗎？當然可以。但總要有個醞釀和討論過程，把問題攤在陽光下。但羅太要參選，時間來不及怎麼辦？公務員事務局應該頂住任何內外壓力，嚴格把關，要麼勸羅太放棄參選，要麼要羅太放棄房屋教育福利，提早脫離公務員身份。現在為一個人修改規則，是最壞的選擇，是最大的敗筆。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一間有限公司，特首不是CEO，公務員事務局也不是HR人力資源部，不是由一兩個人說了算。即使香港是一間有限公司，也要講求合理透明符合程式的良好公司管治，否則難以向股東交代。

即使程式公義逐漸潰爛，不似人形，可幸的是，香港仍與國內的城市稍有不同，我們還有輿論，還有難以堵絕的攸攸眾口。但不幸的是，應驗了余英時先生所說「自我洗腦」的過程，連輿論監督，也顯得愈來愈蒼白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日《明報》

# 奴才式的守法觀念

民間電台被控非法廣播，裁判官裁定《電訊條例》違憲，撤銷被告控罪。律政司以技術理由，要求暫緩執行，研究上訴，獲得接納。在上訴期間，法例依然有效，並未出現真空，任何人違法都可以被檢控。本來，稍有政治智慧和常識的官員，正路要做的工作，除了準備上訴的理據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修改法例的方案，把這條殖民地時代的嚴苛惡法納入正軌。

豈料，律政司長卻捨正路而弗由，節外生枝，向法庭申請緊急禁制令，把法院擺上枱，放在紛爭的漩渦中。民間電台聯同五位泛民議員，不理禁令按原定計劃開咪廣播，律政司於是向法庭提交文件，準備向有關人等展開法律程式。事情的是非對錯本來相當清楚，但兩個律師會卻發表聲明，口徑相當一致，指法庭頒佈了禁制令，已成事實，無論訴訟人同意與否，都應遵守。這種立場，使人憂慮，更使人懷疑，法律工作者經常掛在口邊，「不但要秉行公義，還要有目共睹」的原則，究

竟，是不是一句空話？

法律制訂了，禁令頒佈了，就要不問理由不問公義嚴格遵守，這只是奴才式的守法觀念。法律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與倫理道德社會規範密切相關，也在不斷演化與時俱進。文明社會的法治觀念，更要審視每一條法律，有否違反更高的原則，包括自然公義、基本人權，當然也包括憲法，社會國家的根本大法，在民主自由的社會，理應體現人們最珍視的普世價值。

故此，已經存在的法律也可能是違法的，違了法的法律，當局不但拒絕修改，更一錯再錯，用申請禁制令這些旁門左道的方法來進一步妨礙言論自由基本人權，

這不是應該受到譴責，包括用不惜「違法」的公民抗命方式來挑戰嗎？公民抗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古今中外，例證多不勝數，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最能說明。一九五五年，黑人女工羅莎•帕克斯在公共巴士拒絕讓座給白人，結果被捕，觸發全城黑人拒坐公共巴士，「罷乘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三百八十一天，最後，法院裁定公共汽車種族分離法律違憲。一九六零年，黑人青年堅決要進入白人酒吧，被毆打驅逐，「入座運動」亦造成全國風潮，多名黑人青年被捕入獄。馬丁•路德金以「填滿監獄」為號召，把鬥爭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黑人挑戰不公義的法律，種族平等的民權法，不知何時才能制訂通過。

如果認為年代久遠的老外例子不合國情，讓我們放眼祖國。廈門居民違法散步反對興建PX化工廠，上海市民違法集會反對磁懸浮火車太近民居，以及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維權運動，都是公民抗命的雛形，還會繼續發展下去。兩個律師會的成員，都是飽學之士，發表聲明之前，稍稍讀一下隨手拈來的現成例子，說不定，你們的論據會更有說服力一些。

二〇〇八年一月六日《蘋果日報》

# 原來，兩個都是黃仁龍

這邊廂，民間電台非法廣播，律政司長黃仁龍高姿態捍衛法治，窮追猛打、不但要求暫緩撤銷控罪，更申請緊急禁制令，然後以違反禁制為由，向被告展開控告藐視法庭的法律程式，大有不將違法者繩之以法誓不罷休之勢。黃司長在法律面前寸步不讓堅持原則，博得親建制輿論頌讚掌聲。

那邊廂，商人林建岳被控超速駕駛，審了四天，控方主動把控罪修改，原先車速一百一十四公里降為七十九公里，超速六十四公里變為二十九公里，由罪成可能停牌，變成只扣三分罰款四百五十元。事件曝光，全城嘩然。為何會有如此戲劇性轉變。由尊貴議員到販夫走卒，由專業團體到司機工會，紛紛要求官員公開解釋。

警方第一時間與事件劃清界線，強調是律政司建議把控罪修改。律政司經不起輿論壓力，作出澄清，但卻愈描愈黑，真相始終還沒有大白於天下。

超初，律政司只說修改控罪符合公眾利益，但不會評論個別案件。後來又說依原來控罪告下去，有機會給被告「打甩」，於是降低控罪，換取被告認罪。本來，此類

「控罪協議」過往亦不罕見，但測超速的雷射槍誤差竟然超過百分之五十，難免使人覺得相當兒戲，又會想到以前被控超速扣分罰款停牌的司機，當中又有多少是冤假錯案。

輿論仍未收貨，律政司又進一步澄清，更爆出新的內容，問題在於「雷射槍操作」以及「林氏被指超速的確實位置」，因為上述問題，控方證據強度減弱，於是，修改控罪最合乎公義。

雷射槍操作出了甚麼問題？消息人士說，可能是有警員使用雷射槍前未有依足既定程式測試調校(calibration)，無法確保測出速度的準確性。如果真相的確如此，問題來了，雷射槍未經測試調校，準繩度成疑，分分鐘跑車其實停在路邊都當人家超速，按常理和公義原則，律政司長應撤銷整項控罪，以免冤枉好人，而不是用降低控罪「講數」形式換取被告認罪，這樣做對被告人非常不公平，我認為已經認罪的林建岳先生應該翻案。

對民間電台案果斷勇進寸步不讓，對林建岳超速案進退失據仁慈寬厚，儼然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標準，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來處理。原來，兩個都是律政司長黃仁龍，都是曾經被政界法界眾口交譽、有傳奇的過去、有燦爛的將來、有機會更上一層樓的明日之星。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七日《明報》

# 「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人大選舉正在進行，街頭訪問：港區人大是誰？人大是做甚麼的？肯定九成以上的受訪者都不甚了了。人大尚且如是，政協就更不堪了。即使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接受委任當上廣東省政協，大部份港人對「政協」兩個字，仍是不知所云。全國政協還好一點，每年開兩會，達官貴人在人民大會堂進進出出，或許可以成為電視鏡頭獵取的對象，地方政協？堂堂大律師公會主席接受委任，先不講其他政治影響，算不算自貶身價呢？

袁國強主席靜悄悄獲委為廣東省政協委員，事情曝光，全城轟動嘩然，袁大狀和公會執委公開辯解，最強的不外以下兩點理由：一、政協身份，不會影響主席的角色和獨立性；二、接受委任，是希望為內地法治盡一分力。

袁主席其志可嘉，固然應該掌聲鼓勵，但政協究竟是甚麼？也必須事先搞清楚。全國政協的章程開宗明義說，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各級政協，歸屬中共各級統戰部門。中共奪取政權的三大法

寶，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甚麼是「統一戰線」，讀番書長大的大狀們又可瞭解？

隨便在網上搜尋，馬上出現內地千百計各級統戰部門的網址，都見到他們對「統一戰線」口徑一致的解釋，不少都引述毛澤東同志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甚麼叫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我」和「敵」的區分，「多」和「少」的對比，把統戰對象的立場改變，使他們贊成我們的主張，把他們拉到我們陣營這邊來，以孤立打擊敵人，無論是毛澤東同志的革命時期，還是胡錦濤同志的和諧社會，「統一戰線」的核心作用，幾十年來，絲毫沒有改變過。明乎此，就明白大律師公會主席為甚麼會被委為政協了。

大律師公會不單是一個行業組織，更是法治、公義、人權的捍衛者，在香港司法體制的人事安排上，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共有九名委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為主席，律政司長為當然成員，兩個律師會均可推薦人選進入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向特首推薦各級法官。

袁大狀做了政協，對香港法治會帶來甚麼衝擊影響，目前難下定論。港人只能走着瞧，用法律界常用的語言，還要看看疑點利益。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明報》

# 事前早知結果的人大選舉

港區人大選舉終於落幕，「票后」、「票王」相繼產生。這是典型的共產黨式選舉，事前沒有驚喜，事後沒有意外，所謂競爭激烈，所謂汰弱留強，是政治化妝師的包裝語言，是假像。外國人冷嘲熱諷，說有中國特色的選舉，事前必須知道結果，否則就不會舉行，一點不假。

先說選民。回歸以來，港區人大選了三屆，選舉辦法屆屆新鮮，選舉會議的組成方式也時有改動。選舉辦法有個非常奇怪的規定：參加過上屆選舉會議的，會成為下屆選舉會議的當然成員，換句話說，如果當了第一次，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就會一直當下去，直至馬克思召喚。他們是甚麼人？包括了人大政協，選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等等。你看見港區人大選舉會議的人數多達一千二百多人，而且一直在膨脹，以為代表性越來越高，請不要誤會，只是因為這個萬年選舉會議產生的荒謬現象而已。

再講候選人。要當候選人，門檻很低，十個提名就

夠。本來，各方預測，今屆競爭激烈，會有超過百人，爭逐三十六個席位。怎料提名結束，只有五十人參加，比事前預計的冷淡得多。參選人數驟減，是有權威人士在背後運作的結果。要改變港區人大守舊落伍只紅不專的形象，中央動員落台高官、富豪二代、專業精英參選，勝算不高形象不佳的舊人，不是被勸退，就是知難而退。

人多逕雜，結果難以控制，把人數定在五十人範圍內，拿捏得恰到好處。然後是名單。選舉期間，一份四十人參考名單在圈中流傳，雖然各政黨也在搞自己的名單，但無論如何都不及這份權威。名單內有甚麼人各有說法，但扣除了泛民四人，和不知名的六個參選人外，恰恰就是四十人，稍有政治觸覺的人都會懂得如何投票。連一位不再連任的資深人大也坦言，三十人篤定當選，最後只是十人爭六個席位而已。試問，何激烈之有？

再看看所得票數，一點意外都沒有。排名二十七或以後的候選人，如果過了得票三分一門檻，就可以成為候補港區人大，若現任人大有甚麼頭暈身熨三長兩短，可以遞補空缺。排三十七至四十位的參選人，根正苗紅信得過，得票由七百多到八百多，順利成為候補人大。

排在四十以後的泛民，只有可憐的百多二百票，連候補的門也摸不着。幕後操盤的人，計算精準，不只把三十六人成功送上壘，連四名候補人大也全數在預計之內，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開會睡覺向群眾舉中指的現任人大左王被刷了下來，只能當個候補，泛民部份人認為是他們的功勞，顯得沾沾自喜，我只能不忍地說，這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安慰。安全系數超標，事前也幾乎可以準確地預知全部結果，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種正常的選舉。為這種選舉做選後分析，徒然浪費筆墨。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 為博掌聲的理財哲學

財爺曾俊華瘋狂派糖，由一千一百五十六億元盈餘派到有七十六億元赤字，博得全城一片掌聲，民望立時飆升十二分。粗略估計，每派十億，民望上升一分，貴得令人咋舌。曾司長民望從低位反彈，超越了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更拋離競爭對手唐英年。財政司司長這個位置，資源充沛，進可攻退可守，比政務司司長更能取得民心，果然是競逐特首寶座的戰略制高點。

庫房水浸，還富於民，是政府應有之義，用派糖來討好市民，贏取政客認同，也無可厚非，但派糖的理念是甚麼？派糖的分寸在哪裏？反映出這位財爺，究竟有沒有說得通又能服眾的理財哲學？

例如稅基闊窄的問題。多年前政府做過研究，指出香港稅基太窄，稅務負擔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於是提議研究開徵銷售稅，後來因為曾蔭權要角逐特首，為免爭議，緊急煞車叫停。稅基太窄，仍是官員們的基本認知，曾財爺自己也公開認同，但財政預算案完全沒有

處理，卻免去紅酒啤酒和酒店稅，又增加薪俸稅免稅額，令更多人跌出稅網。如果香港的稅基是太窄而不是太闊，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何曾財爺又將之進一步收窄？

我並不完全贊同將長者生果金不論貧富劃一增至一千元，但不少長者只能靠七百元生果金過活，僅有的所謂「棺材本」又超過了綜援界線，又或因為人格尊嚴社會閒話等原因不想申請，這批對香港貢獻良多的長者，晚景淒涼，要執紙皮汽水罐才可維持生活，住在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市民應該感到羞愧。曾財爺一方面用三千元把社會要求增加生果金的呼聲輕輕打發掉，一方面又大手筆地退稅，甚至連有錢賺才要交的利得稅也慷慨地退掉，要出租才要交的物業稅也豪爽地回贈。對富裕的老闆毫不猶豫錦上添花，對悽苦長者的雪中送炭，卻思前想後，反應遲鈍。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理財哲學？

電費補貼一千八百元，連無綜援、無交稅、無差餉的所謂「三無人士」都能受惠，得益者多達二百四十萬家庭，表面看來皆大歡喜。但仔細一想，其實搵笨。兩電利潤管制計劃經九牛二虎之力，才達成協議，但效果未如人意。所謂單位數利潤回報，在各種優惠之下，准許

利潤隨時超過雙位數字，市民一片責難之聲，反映政府駕馭公共事業大財團之無力與無能。為了堵塞眾口批評，採移形換影計策，用電費補貼令市民嚐到小小甜頭，他日利潤升到雙位數字時，可減少對電力公司和有關談判部門的壓力。所謂對市民的補貼，實際上是補貼了大財團，無疑，也只是在慷納稅人之慨。

曾俊華有望角逐下屆特首，其中一位競爭對手正是唐英年。曾司長用納稅人的錢作為競選本錢，但長遠的經濟籌劃卻完全欠奉，長遠的社會問題也缺乏打算，只求博得掌聲的理財哲學，是否香港之福？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蘋果日報》

# 特首爭奪暗箭橫飛

唐英年當上政務司長，原本以為更上一層樓，離特首寶座只有一步之遙，豈料政治是如此瞬息萬變，要駕馭風高浪急地雷處處的複雜局面，絕不是順風順水未經嚴格考驗的世家子弟容易做得到的。

表面看來，政務司長位高權重，但相對他做過的財政司長，現職顯然缺乏政治着力點。曾俊華將千億盈餘玩得出神入化，即使瘋狂派糖，由盈餘派到變成赤字，富豪到中產，專業到基層，學者到主筆，無不欣然受落，僅餘的批評都被雷動的掌聲完全掩蓋。

曾司長的民望一下子彈升十二分，超越黃仁龍，也爬過唐英年，也帶動了特區政府整體支持度。唐司長除了羨慕，還可做甚麼？

如果這五年的特首爭奪戰是一場比政績、比民望、比支持度，跟足遊戲規則的比賽，以唐英年的親和力和人脈關係，或許還有足夠的勝算，安全抵達終點。但可惜競賽還未正式開始，暗箭早已橫飛。這場比賽，實質是一場不講規則的慘烈淘汰戰，誰頂不住暗箭落馬，誰

就被踢出局，連站在起跑線比賽的資格都馬上被取消。

比賽的勝算，在於手上暗箭有多少。去年(零七年)兩太對陣，傳媒突然爆出唐司長發出電郵要求局長支持葉劉，事件最後雖不了了之，但唐司長面對危機失據而拙劣，令他失分。政治傾軋之難測，也令唐英年這個外人領教不少。

維港巨星匯盧維思的司法覆核，抖出唐英年事隔大半年要求修改會議紀錄，刪除「無人有過失」等有關字句。雖然政府自辯是因為紀錄與原意有出入，因此要求修改。但法官認為，不需要一個IQ爆棚的人，都能看出這是在玩政治花招。法官的批評，已對唐司長的人格誠信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不論司法覆核的結果如何，唐英年已成了最大輸家。

至於匿名信指唐英年在官邸替他的「家臣」林大輝拉票事件，對唐司長的影響就更大了。雖然唐司長連番否認，又要傳媒自我鑑定是「堅料」還是「流料」，但公私不分甚至以權謀私的負面形象，已難以洗刷乾淨。

連串事件令唐英年聲譽受損，套用陰謀論的說法：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特首爭奪戰已經打響，形勢之波譎雲詭，以唐英年的政治智慧和歷練，能否安全到達起跑線，仍是個太多變數的大問號。

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明報》

# 汪阿姐多做事 曾特首少說話

在二、三十年前，《狂潮》、《強人》迷倒萬千電視觀眾的那個年代，汪阿姐早已是星途燦爛光芒萬丈的電視巨星。但電視和政治舞台畢竟是完全兩碼子事，尤其掉入中國這個連轉身都感到困難的政治醬缸中。汪阿姐做了全國人大代表，寂寂無聞，被委為全國政協委員，也被人以政治花瓶看待。但汪阿姐不鳴則矣，一鳴驚人，在政協提案，要求中央發還回鄉證予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阿姐的水平識見，阿姐的敢言承擔，叫人刮目相看，拍掌叫好。

國人可以回國，鄉人可以回鄉，本就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但是，對政治異見者禁足、流放，甚至驅逐出境作為懲罰手段，在極權國家，司空見慣。緬甸民主鬥士昂山素姬，她的英籍丈夫重病彌留，生離死別，昂山素姬也不肯離開國土，就是怕被永久流放，不能回來。緬甸軍事獨裁政權這種流氓手段，在我們的文明祖國，如吃喝拉睡般經常發生，也產生着極大的震懾效

果。剝奪泛民議員的回鄉權利，始自八九民運，這段歷史毋用細說。但以回鄉權威迫利誘，以親情、利益脅迫異見者轉變立場，其立竿見影的效果，早已有不少成功個案、事實擺在眼前，也不說自明毋須解釋。

因此，泛民回鄉證這樁事情，是中央鐵打的政策，親京人士，尤其有公職在身者，個個都像鸚鵡學舌，口徑絕對不敢偏離一分一毫。汪阿姐的提案，雖然只是說出了國人應有的基本權利，也只是普通常識，但在眾口一詞、揣摩上意、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中國式政治氛圍下，阿姐的舉措，就更顯得難能可貴。汪阿姐的提案曝光後，權威人士忙不迭出來消毒，劃清界線，強調這只代表汪阿姐的個人意見，並非授意，與中央一點關係都沒有。好了，事情搞清了，親京人士可以放心表態了。有人說不宜提案，有人說先看措辭，有人冷待，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最神奇的算是我們的曾特首了，他拋出了一句玄之又玄的說話：「有啲嘢應該多做事、少說話。」多做甚麼事？少說甚麼話？要猜透這句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徒然浪費精力和時間。

汪阿姐說，她是因為聽到領導人提及和諧統一，要聯絡香港各界團體，才有感而發。她又說，香港已回歸

十年，今年(零八年)又是奧運年，覺得這是一個契機，讓泛民議員回內地瞭解國家的發展。阿姐又說，她只是履行政協職責，「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在回應曾特首的名言金句時，汪阿姐說，特首的說法也是對的，參政者自然希望多做事，在有需要時候便要開腔，「作為政協委員，要為所知的實情講真話。」看到這裏，不禁慨嘆，汪阿姐的政治水平，不僅拋離只懂緊跟的資深親京政客，也比我們的特首高出不知多少倍。在汪阿姐多做事的時候，曾特首，拜託，請你少些說話。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蘋果日報》

# 「公地私用」是官商勾結實證

銅鑼灣時代廣場「公地私用」事件，引起輿論嘩然，社會廣泛關注，在公眾的壓力下，千呼萬喚，發展局終於整理出一份超過二百個「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的公共設施」的詳細地點、面積和用途，在網上公佈。這些設施，只是九七後批出的部份，九七年前究竟還有多少，涉及甚麼屋苑豪宅，現在作了甚麼違規用途，港人還被蒙在鼓裏，還有待相關部門的進一步披露。

粗略估計，回歸十年，當局批出的所謂「公共空間」，集中本地五大地產發展商，超過二百萬平方呎，比整個維多利亞公園還要大。各報記者紛紛按圖索驥，根據政府公佈的名單逐一查究，拍照採訪，都被保安人員阻止，指為私人地方，不得擅闖。當中絕大部份，有的被封起來，當作私人屋苑的一部份，有的設在五六七八樓，公眾要到此一遊也非常不便，有的雖然名為開放，實際諸多限制，有的甚至明目張膽，改變用途，租出私用。林林總總，花樣百出，甚麼形式都有，但卻沒

有一項是真真正正讓公眾容易使用，方便到達的公共空間。

這些所謂「公共空間」的形成過程是這樣的：地產商買了土地，按照當區的具體情況，例如人口、交通、社區設施等，本來都有一定限制。但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地產商都會想出一些點子，承諾加建一些公共設施與當局講數，例如停車場，行人路，天橋，休憩公園等等，來換取改變一些既有規定。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當局一般都會答應地產商提出的條件，但地產富豪們不是省油的燈，地產項目也不是慈善事業，公共設施，換來的是增大地積比率，擴闊樓面面積，每一個公共設施，都變成了地產發展商以千萬以億計口袋裏的利潤。

地產商負責興建公共設施，以換取新增的樓面面積，本來是一個雙贏安排。但圖則被批出，直至完成使用，一路走來，全無規管。相關的兩個部門屋宇署和地政總署，對設施有否開放、管理細則如何、有沒有違反規定改變用途，完全放手不管，既無巡查，也沒有提交報告，直至傳媒揭發，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公佈這些項目，但面對種種疑問和質詢，仍像縮頭烏龜一樣不作任何回應。

地產發展商以所謂的「公共空間」換取額外樓面面積，已經得到第一重利益了。當他們把「公共空間」封起來，當作豪宅私家花園作為賣點，甚至出租使用，又有了第二重利益。地產商巧取豪奪貪得無厭固然可恨，但負責監管的官員，一開始就難逃罪責了。「公共空間」設在五六七八樓，竟然可以收貨？「公共空間」長期封閉，變為私家花園，難道全不知情？「公共空間」對公眾諸多限制，但卻出租圖利，為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只看這二百多個九七年後批出的項目，已夠香港市民冒火沖天，無法不使人相信，官商勾結，已經找到實實在在的證據。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日《蘋果日報》

# 特區官員的空話大話套話

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對兩岸和平有所期待的炎黃子孫額手稱慶，本地「馬迷」更是歡欣雀躍，期待馬英九重臨香港這個出生地，一睹小馬哥的風采。

二零零五年初，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應作家龍應台之邀來港，在「思索香港」論壇，以《從台北看華人城市的興起》為題發表演說。結果，簽證被特區政府一拖再拖，過了演講日期也發不出來。當時，保安局長李少光還撒謊，說從來沒有拒絕馬英九的簽證申請，被台北官員「踢爆」，特區官員碰得一鼻子灰。

馬英九當選後提及三年前的屈辱，仍然耿耿於懷，指不明白特區政府為何要打壓他。

早前，立法會議員質詢，會否讓台灣總統當選人馬英九訪港？如何修補與馬英九的關係？負責政制及內地事務的林瑞麟局長以一貫皮笑肉不笑的態度回應：「歡迎對有利兩岸三地關係的人，包括馬英九來港」、「台灣首長馬英九是顯赫的人物」、「涉及馬英九訪港的事，都是中央的大事」、「當年拒絕馬英九的申請，只是以當時

的情況考慮」……林局長的長篇大論，似是而非，聽得人頭皮發麻，手心冒汗，不知應該懷疑聽者的耳朵和理解能力，還是要懷疑講者的腦袋和表達技巧。水平直逼內地的鄉鎮級幹部的空話大話套話，講完以後，找不到一點實質內容，也無法得到任何結論。

本來，政制事務局未改名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林瑞麟先生已經活脫脫是一個內地幹部了，政制局加了「內地」兩字後，林先生馬上名正言順變得比內地更內地了。

看林局長也是怪可憐的，馬英九能不能來，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由特區政府決定。林局長，你不如乾脆說我也無法預知，一切等候阿爺發落，既符合事實，又配合權力關係，清清楚楚，或許更能贏得港人的尊敬。

三年前的馬英九，說了兩句「《反分裂國家法》是不明智的」，就被打壓封殺，今次總統選舉，馬英九說了多少次「台灣優先」、「台灣前途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決定」、「不撤飛彈兩岸免談」、「溫家寶愚蠢……自以為是」、「打壓西藏不排除杯葛奧運」等被視為「出格」的說話。即使這些都是「選舉語言」，但阿爺能嚥得下這口氣嗎？

即使真的邀請馬英九，人家又會讓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嗎？

二〇〇八年四月三日《明報》

# 奧運聖火變強權名利代名詞

奧運聖火境外傳送，戒備森嚴，但仍敵不過空群而出的示威者，搶奪者有之，撲熄者有之。在巴黎更要幾度熄滅聖火避上巴士，才能完成狼狽不堪的傳送任務。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林伯格一番頗堪玩味的話：「這樣對待聖火簡直是罪行，這是國際奧委會的財產，不是中國的。」聖火無辜，示威者針對的當然只是北京，而不是奧運本身。他們透過電視，向全世界表達各種訴求：西藏、人權、六四、法輪功……有些是長期未能解決且不斷惡化的老問題，有些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新問題，舊債未還清，新債又出現。但當權者從來不會反躬自省，永遠諉過於人。在絕對權力下，變成一個無法跳得出的怪圈，惡性循環愈演愈烈。如果要問為何會有今天，不如問問自己。

(零八年) 五月聖火將來到香港，經過倫敦、巴黎、三藩市，香港的主旋律，無可避免變成保安保安保安。聖火傳遞將如臨大敵，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只求完成任務，傳遞聖火的真正意義，早已拋諸腦後。

其實，在傳遞聖火未出事之前，奧運聖火，已變成

爭名逐利的代名詞。聖火未到港，特首曾蔭權是第一棒火炬手，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跑最後一棒，早已消息滿天飛。當傳媒要他們證實時，都推說還待北京拍板。只有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喜孜孜的主動證實，他將會是一百二十名本地火炬手之一，還說會參考運動員的跑姿，早作鍛煉，讓自己跑得好看一點。

都說體育應與政治分開，為甚麼未經證實和已經證實的香港火炬手，都是政治人物？再加上贊助商指定的歌星藝員，試問，留給真正運動員的名額還剩下多少？政治人物擔任火炬手的標準是甚麼？是位高權重？深得阿爺歡心？還是永遠政治正確？未來特首接班人？北京徵集境內火炬手還有一個公開的白紙黑字的標準，但香港呢？卻完全在一個黑箱裏進行。

奧運聖火的由來，是普羅米修斯為了解救飢寒交迫的人類，瞞着宙斯向太陽神阿波羅偷取火種，帶到人間，結果激怒了宙斯，將反叛的普羅米修斯縛在懸崖上，每天派鷹啄食他的肝臟，然後再長出來，令他永遠受苦……聖火的真意，在於為了公義，為了人類幸福，不畏強權，犧牲自己。今天的聖火，變成了強權與名利的象徵，是何等諷刺！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日《明報》

# 聖火在香港能真正消音嗎？

(零八年)五月二日，奧運火炬將會在香港接力傳遞，這是聖火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支聯會計劃在接力路線表達「同一夢想，同一人權」的訴求，港大女生陳巧文將展示「雪山獅子旗」，以表示對藏人的支持。記者問負責保安的李少光局長，怎樣看待這些示威活動，他如往常一樣，眉頭也不皺一下，這樣回應：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任何合法的示威活動，都是容許的。

聽了李少光的一番話，真誠認同「一國兩制」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結論：「一國兩制」，真的好得很呀！試想想，聖火在世界各地接力，遇到這樣那樣的干擾，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聖火在異國受夠苦了，回到中國國土，還能這樣下去嗎？提防聖火傳遞遭受破壞，是關鍵中的關鍵。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戒備森嚴，不容有失。在平時，內地人提出異見表達訴求的示威抗議已經不容易了，在今天的非常時期，任何苗頭都要徹底消滅於萌芽狀態，保證安全系數超標完成。

在香港，如果傳遞奧運火炬，真的容許沿線示威的話，這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國土內，唯一可以進行抗議活動的地區，就像六四紀念，只有香港這塊土地，可以大規模悼念死難同胞一樣，意義重大而且非凡。

可能我把「一國兩制」想得太美妙了。港大女生陳巧文的活動，只有幾個示威者參加，但警察卻誘使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支聯會的活動，一貫和平理性，也在事前申明對火炬「不搶不滅」，但示威區也要擺到老遠。當我看見官府各種小動作，心裏涼了一截，李少光的所謂「容許合法的示威活動」，原來只是為了國際形象的宣傳伎倆，用較為技巧的方法將異見在不知不覺中消音。

如果對待陳巧文，對待支聯會的方法算是比較文明的話，那麼，國殤之柱作者、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被拒入境，遭荷槍實彈的警員強行扣押原機遣返，用如此粗暴的手法對待一位文質彬彬的藝術家，已經完全是一種野蠻行為了。

高志活曾經兩次來港，第一次是回歸前送贈悼念六四受難者的國殤之柱，第二次是二零零五年底參加反世貿遊行。雖然高志活的活動與當時的主旋律有所違背，

但都能順利入境，活動都是和平理性、沒有任何阻撓，也無不良行為。

今次來港，是為了將他的國殤之柱漆上橙色，以配合他發起關注中國人權的橙色行動。橙色行動，理性溫和，只呼籲人們穿上橙色衣物，拿個橙色手袋，又或剝開一個鮮橙，總之是任何橙色的東西，就可以表達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對如此溫和的訴求，在阿爺的嚴格要求下，在寧左勿右的驅使下，特區政府連國際形象都不顧了，索性來個徹底消音。

高志活不能來了，但「香港之恥」的聲音，「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的指摘，正在國際媒體迴盪。禁絕異議，能真正消音嗎？

二〇〇八年四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 可容納一點其他顏色嗎？

十數個「民間團體」，包括貿發局、醫管局、青年協會、演藝人協會等領頭人，聯合發起「紅衣日」，呼籲市民在奧運火炬香港接力傳遞當天，穿上紅衣，以示支持。為了加強氣勢，主辦單位更在全港各區派發國旗、區旗和二百萬張「中國加油」的貼紙。響應的香港市民肯定不少，(零八年) 五月二日，全港將變成一個紅色海洋，在一片鼓樂喧天聲中，迎接奧運聖火回到國土的第一站。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人人可以選擇穿不同顏色的衣服，也有言論表達的自由，對任何事情，可以容納不同的主張和看法。有人興高采烈敲鑼打鼓慶祝火炬的到來，但其他人也可以就中國人權、西藏問題、達爾富爾向中國提出抗議。人們可以各行其是，但和平共處。在中國管轄的國土內，香港是唯一可以這樣做的地方，這是「一國兩制」的初衷，也是香港最可貴之處，我們應當珍而重之。

但是，不知是因為阿爺有令，還是要揣摩上意，抑或要求安全系數超標，特區政府竟然將一位手無寸鐵文

質彬彬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拒諸門外，並用十名荷槍實彈的警察將他押送上機遣送離境。

高志活是極端恐怖分子嗎？不是。他是一位藝術家，作品可能與本地主旋律不符，令政府尷尬。他主催的橙色行動，呼籲在奧運期間關注中國人權，也可能令北京感到不安。但是，這統統都屬言論自由的範圍。高志活的主張也非常溫和，穿橙色衣服，用橙色手袋，甚或剝一個橙來表達意見，即使用顯微鏡來看，也找不到任何倡議暴力的半點痕迹。

丹麥籍的高志活被拒入境，已引起歐盟的憂慮和關注。高志活的遭遇，不止是一位雕塑家的問題，而是香港能否容納不同聲音，聽進不同意見，可不可以繼續成為國際都會的問題。

五月二日，全港山河一片紅，但在這個耀眼的紅色海洋裏，我們能容得下一點其他顏色嗎？荷李活影星美亞花露會來港就達爾富爾問題發表演說，她能否順利入境，對特區政府是另一個高層次的智慧考驗。

李少光局長，放鬆點吧，香港還是個國際大都會，我們承受得起。別神經兮兮的，將老外們都當作恐怖分子。

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日《明報》

# 紅色恐怖　橙色恐懼

火炬傳遞前夕，第一大黨民建聯全部議員，穿上整齊體育服，出席立法會會議，以示對京奧的堅定支持。但體育服的顏色卻引起爭議，民建聯堅稱是紅色，但有人卻認為接近橙色，被政治對手揶揄嘲諷，指為色盲。

在色譜當中，紅橙相鄰，都屬暖色，令人聯想到熱情、興奮、活力、勇氣，也呈現着憤怒、危險，紅和橙本屬親兄弟，表達的信息幾乎完全一致，可說是紅中有橙，橙中有紅。

但是，在政治的強力介入下，紅橙被迫反目，兄弟鬩牆，勢不兩立。紅代表愛國忠誠，橙表示叛逆作亂。民建聯被嘲穿錯顏色，等同在政治上站錯隊，這絕對非同小可，甚至有殺頭機會，於是，由上到下，急忙澄清又澄清，卻始終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副主席索性從自己的衣櫃把自家的衣物拿出來，紅橙對比，有相為憑，並分發傳媒登載，立此存照，徹底堵住好事之徒的口不擇言。為了衣服的顏色做得這樣煞有介事，想起來都令人噴飯。連第一大黨都表現得如此

幼稚，難怪有人會說，本地政治，接近小朋友玩家家酒或香港人稱為煮飯仔的水平。

這種浪費時間的顏色禁忌，大人們熱中把玩，卻還算了，想不到竟蔓延到學校來。(零八年)五月二日，穿紅色被視為政治正確，於是，有中學規定，可以穿紅色衣服回校，如不想穿紅衣，只能穿校服，校方特別強調，再三聲明，絕對不可以穿橙衣。

小學組織學生沿途支持聖火，接受愛國教育洗禮，一再叮囑，不能穿着橙色衣服，在這種政治正確的氛圍下，無人敢提異議，視為理所當然。但令人驚訝的是，學校還規定不能帶任何橙色的物品，橙色書包，橙色筆盒，甚至一個橙都要小心翼翼檢出來換掉，才敢出門上學。

這種荒謬的規定，校長老師有向同學解釋嗎？還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紅色代表甚麼？橙色甚麼時候成為禁忌？學校有對同學講清楚說明白嗎？同學之間有討論嗎？他們接受嗎？家長們知道這種規定的理由嗎？橙色恐懼，是基於紅色恐怖嗎？

有議員在立法會驚呼狂叫，說橙色代表袈裟，代表顏色革命，拒絕橙色入境，絕對有理，政客們表達這種政治妄想，有其政治正確需要。但稚子何辜，誰人讓純潔的校園，沾染愈來愈多惡俗的政治歪風？

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明報》

# 八國聯軍治港

包括特首曾蔭權在內的政府高官們，在挑選、面見、確認、然後正式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前，知道他們擁有甚麼國籍身分嗎？即使事前不了解，當傳媒揭發，政黨聲討，輿論沸騰時，政府的統一口徑，竟然是：「基本法沒有要求副局長只可擁有中國國籍和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也沒有要求他們放棄任何外國永久居留權。」如此蒼白無力理由，如此引人發笑的藉口，也拿出來像錄音機一樣重複又重複。

基本法頒布時，香港還未回歸，根本沒有副局長這個職位，當然沒有規定他們的國籍，這種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的歪理也敢公開說出來，林瑞麟局長的膽子可算夠大。

人們或許會問，基本法寫明主要官員不可擁有外國國籍和居留權，立法精神究竟是甚麼？答案是「政治忠誠」。因為國籍不但是一本護照，而在於取得這個國籍時，要對這個國家宣誓效忠。你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人，同時效忠兩個國家。答案也是「政治承擔」。你不能為自己留有後路，遇事第一時間溜之大吉，你擁有第二

本護照，無論如何也洗脫不了這種嫌疑。

副局長擁外國籍相信不止一人局長休假，由另一個同級的局長署任。署任要刊登憲報，確認署任局長擁有局長的一切法定權力。副局長制度確立後，局長放假，由副局長署任，同樣要刊憲確認。基本法規定主要官員不可擁有外國國籍和居留權，是為了防止有雙重效忠的衝突，難道擁有同樣權力，由副局長署任的局長，如果擁有外國護照，就不會出現雙重效忠的問題嗎？

官員異口同聲，說一些主要官員的政府部們，例如律政司、警務處的副手曾經由外籍人士擔任，他們也曾擔當署任之職，難道已違反基本法？為何沒有人提出質疑？外籍人士署任主要官員有沒有違反基本法？還需研究。而且，一些外籍副手署任部門首長，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舊問題，外籍副局長署任局長，是人為製造的新問題。舊問題疑團未解，新問題又加速炮製，這算正常做法嗎？

副局長擁有外國籍，相信不止一人，當然也不止加拿大籍，港人希望副局長公開自己的國籍身分，不要一味以私隱推搪，阿爺當然也不希望見到八國聯軍治港，勾起歷史的傷痛。專門負責政治工作的副局長們，今天，最大的政治是你們自己的國籍，納稅人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吧！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明報》

# 香港進入了「又食又拎」新時代

副局長政治助理風波，雖然部份副局長被迫宣佈放棄外國國籍，但遠遠還沒有平息。輿論繼續窮追猛打，更罕有地惹來一眾前高官的批評。王永平人如其名，當官時四平八穩，說話溫溫吞吞，也按捺不住撰文直斥；前高官陳祖澤從商後鮮再論政，但也異口同聲，附和王永平的說法，批評特區政府處理副局長危機：「這是政治問題，蠢才！」王永平更語帶相關，意有所指：「玩政治，不能『又食又拎』。」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問題的關鍵核心。

香港滿街都是醒目仔，只要不違規條，便會想方設法，拿盡本屬於你或不屬於你的所有「着數」，一於面不紅心不跳，肆無忌憚地「又食又拎」。這種情況，商界如是，如無適當的監管制衡，政界更會變本加厲。進一步擴大政治委任制度，正正是中門大開，把這醒目仔搵着數的政治手法，推向極致。官場馬房政治實際存在，有了委任政治，更可名正言順繼續橫行。是政治酬庸也

好，是安插親信也好，這顯然是個大好機會。

因為委任政治，不需像投考政務官般過五關斬六將，立法會只能說三道四而不能阻頭阻勢。誰能當副局長政治助理，一句用人唯才，便可全無客觀準則的任意發揮。這種委任政治，為下屆政府籌劃班子益自己友的味道太濃，用納稅人的血汗為自己揀卒培訓的影子太多。如此明目張膽的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鋪路搵着數，挑通眼眉的前高官一早洞燭其奸，無法忍得住不跳出來狠批。

國籍風波未完，薪酬風波又起。為甚麼全港十六萬公務員，包括三司十二局問責高官，薪酬津貼透明度極高，連零頭都讓公眾知得一清二楚，惟獨這批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薪津，納稅人只能知個大概。曾特首的說法是：「公開這些個人資料，會造成不必要的互相比較和人事管理的困難。」這種說詞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問責局長司長不少來自商界學界，資歷薪酬千差萬別，但一進入官場，都將司長局長的薪津全部公開，一直相安無事，為何副局長政治助理獨享私隱特權，薪酬就怕別人「互相比較造成管理困難」？

但當你知道一位年資只有三、四年，月薪三萬港元

的年輕學者，一旦被權力相中，進入官場，就一躍而拿到十三萬，你就會明白他們不敢公開準確薪酬的真正原因。一個大學畢業生投考政務官，要經過多重關卡，爬到月薪十三萬的位置，要歷盡多少辛酸？政治助理何德何能，能一下子把薪酬翻幾番，肯定使整個公務員隊伍喧鬧沸騰，互相比較，造成管理困難。這位人才如何難得？本領如何高強？學識如何淵博？有關官員至少出來略作交代。但高官們的邏輯是，不公開薪酬，等如公眾不知，就不會互相比較，更不需公開交代。這種掩耳盜鈴的邏輯當然狗屁不通，但官員們卻自我感覺良好，深信不疑。派了着數，不用交代，這又是另一種「又食又拎」的典型例子。回歸十年，香港政治，已進入了「又食又拎」的新時代。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蘋果日報》

#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政治新貴，出閘脫腳，國籍爭議未完，薪酬風波又起。官員鬼祟遮掩，不肯全面披露新貴三級跳的具體薪津，惹來輿論狠批。

風波乍現，心戰室把問題歸咎於「個別傳媒炒作」、「文人相輕」、「批評者妒忌沒有被長官青睞」。首席顧問氣定神閒，指首要問題是經濟，港人對政治無甚興趣，過一陣子，風波自會平息。此種偉論，零三年二十三條風雲驟起，耳熟能詳，但歷史證明，形勢估計不足，災難隨之而至。

對國籍問題嚴肅性充滿盲點為何心戰室對敏感的國籍問題如此掉以輕心？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太依《基本法》辦事，太習慣殖民地訓練出來的官僚行事方式，不如說這是大多數中上層香港人的實用主義，使他們對國籍問題的嚴肅性充滿盲點。

八個副局長五個有外國護照，政治助理擁有外籍者也陸續招供，外籍比例之高，令人驚訝。《基本法》沒規定的非主要官員，例如常任秘書長這一層，持外國護照者甚眾，不會令人意外。官場、商界、專業人士幾乎人

人多一本護照做政治保險，早成常態，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試問他們怎會對國籍政治有足夠的敏感度？

政府官員口徑一致，視國籍為個人私隱，已是無知。愛國愛港的行會成員為黨友辯護，指「無聊人説三道四」，相當無聊。後又舉出世上有不少議員政客都擁有雙重國籍的例子，但卻「講啲唔講啲」，沒有清楚説明有些國家承認雙重國籍，有些國家因血緣而取得國籍根本沒有退籍的途徑，有些議員政客的外籍問題一直成為爭議焦點，當事人備受壓力。

副局長在壓力下宣布脱籍，心不甘情不願，更説「退籍是困難的決定」，又不回應落任會否取回國籍，可見其政治承擔極其有限。有政治助理聲言不肯放棄已擁有十年的居英權，就當一件物件放在家裏。

中英爭拗時期，居英權被北京視為埋在香港的計時炸彈，政治助理的政治水平，令人大開眼界。

回歸前，曾蔭權先生取得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這跟效忠大英帝國能不能直接扣上關係，要由公眾評斷。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幫人，朝見口晚見面，各自擁有英帝勳章外國護照，習慣了，就不會覺得異樣，又哪裏會有政治敏感度？

二〇〇八年六月五日《明報》

# 港台死因

# 靈魂無法改造　唯有消滅肉體

公共廣播檢討委員會主席黃應士，在記者會上咬牙切齒多番重申，香港電台不屬委員會的檢討範圍，他們沒有資格決定一個政府部門的去留，因此，報告對港台的角色和前途，不作定論。

看罷《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二六三段文字，無法不搖頭嘆息，報告的行文用字、論述邏輯，一步一步的將港台處以極刑，結論早已下了，何必死口不認？

第三章論及「港台的角色」，結論是：「大幅改變港台的現狀，必將造成許多實在而難以克服的問題，不利於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因此，委員會認為把港台轉變成為公共廣播機構並非良策，而應組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

看到這裏，如果說，報告書對港台如何死法，說得還不夠清楚，那麼，第十一章二五二段就更露骨了：「(有關發放政府訊息及推廣政策)如港台現有的公共廣播功能按建議轉交公共廣播公司，其角色會相應淡化，屆時應無需繼續使用七個電台頻道及由本地電視頻道撥

出的免費時段……」

連推廣政策的作用也沒有了，電台電視頻道也相繼萎縮，是怎樣個死法、死狀又如何，已經一筆一畫的寫在報告書裏了，又何必矢口否認呢？

一間有近八十年歷史的廣播機構，製作無數優秀的經典節目，深受港人歡迎。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港台提供大眾意見交流的平台，對權力作出監督，公信力一直名列前茅。委員會諸公只從港台架構、員工安排等得出不宜轉型過渡的結論，而將港台對公共廣播的貢獻和重要性一筆抹殺，這不但對港台員工不公平，更是對廣大聽眾觀眾的極不尊重。

港台不適合轉型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不是因為架構員工的問題，而是因為堅持編輯自主、不甘為官喉舌、敢於得罪權貴的文化，這個傳統靈魂，是長期累積而成的，既然無法改造靈魂，唯有用斷水斷糧的辦法，把港台的肉體徹底消滅。

公共廣播檢討委員會的七位成員，有德高望重的傳媒前輩，也有與我同輩的，形象與公信力俱佳的傳媒人。看着報告最後一頁熟悉的名字和親筆寫下的簽名，回想起他們身影，似曾相識，又何其陌生，我欲語無言。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日《明報》

# 救港台　靠民意

坊間流行一種說法，早前發表的《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有關香港電台能否過渡到新廣播機構，直至今年(零八年)一月份，隻字都沒提及。但在曾蔭權當選後才正式發表的報告書，突然把港台轉型的大門嚴嚴關死，港台不能過渡到新的公共廣播公司，頻道和功能也逐步被蠶食鯨吞，港台除了併入新聞處，擔當政府喉舌之外，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條。

這種說法相當可信。從曾經與檢討委員會成員正式或非正式接觸的各路人馬得來的消息，都沒有任何要消滅港台，不讓港台過渡的丁點印象，剛剛相反，公共廣播機構不少安排，都是參照目前港台的運作而設的，財政支出部份，更以港台作為藍本。報告書出籠，在事前無任何跡象下，港台突然被判死刑，無法不令人懷疑，有看不見的手在幕後運作，非要把港台置之死地不可。

檢討委員會諸公三番四次強調無權決定港台的命運，卻又把港台的死亡證白紙黑字寫在報告書內，這種

前後矛盾的說詞，經不起推敲，其間一定發生了外界仍未得知的事情。委員會成員矢口否認處死港台，就像審判耶穌的總督彼拉多，當眾洗手，把自己置身事外。但用水就可以洗淨手上的罪咎嗎？

港台為何罪當致死？是因為「養不熟」，「咬餵他的手」，「你罵娘，我付鈔」，非得要除之而後快。這種把公營廣播機構當做宣傳機器，當成園子裏豢養的一條狗，要聽教聽話，叫咬誰就咬誰，這種觀念是何等落後。或者有人會說，新的公共廣播機構不也是編輯獨立自主的嗎？如果要殺港台，為何又要多養一條會咬主人的狗？

傳媒機構的歷史傳統，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港台已經八十年了，新機構可以繼承這種敢於得罪掌權者，堅持編輯自主的文化嗎？回歸十年，差不多所有媒體都自我審查，接受招安，一個全新的媒體成立，處處見到權力的影子，要操控，不是更容易嗎？如果當局決心要拔掉港台這眼中釘，是很難阻止的，唯一可寄望的，只有民意。只有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意運動，才可阻止當權者的任意妄為。

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蘋果日報》

# 港台真正死因是甚麼？

公共廣播檢討報告書發表後，輿論焦點集中討論香港電台的生死去留，委員大呼不公。資深傳媒人梁天偉說，只是對港台稍作着墨，傳媒就用放大鏡看港台段落，完全忽略新公共廣播公司的設計與安排，對委員不公平。

梁先生是傳媒工作的老行尊，從事新聞教育，觸覺敏銳，見解獨到，沒理由不明白有八十年歷史的港台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和價值，即使寥寥數語，幾個段落，如果是山埃毒藥，份量已足以置港台於死地。委員們握着的是判官之筆，落了結論後，豈能輕輕的把自己置身事外。

梁先生又說：「港台仍屬政府部門，架構上有好大包袱，受好多管制。但公共廣播的老闆是香港市民，不是為政府、為政黨做事。現時港台很難排除說不是為政府辦事，因為他們都是政府僱員、是公務員，有很多不方便。」

如果真的是這樣，就很容易了，讓港台整體過渡，

員工由公務員轉為非公務員，不願轉職的安排融入其他政府部門，例如新聞處等，不都是可以解決了嗎？如此簡單，為何描繪得比登天還難？

梁先生強調港台員工都是公務員，是政府僱員，「很難排除說不是為政府辦事」，如果這是港台非死不可的理由，那就令人感到很奇怪了。

若讀者翻開左派報紙的大批判文章，有興趣一聽左派紅人對港台的言論，港台「罄竹難書」的「罪行」，是「反對特區政府」，是「反對派的陣地」。究竟港台的死因，是「太親政府」還是「太反政府」，是「為政府辦事」還是「成為反對派的陣地」？聽來使人暈頭轉向，如墮五里霧中。

其實那又有甚麼關係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要你非死不可，就可以隨便安個罪名給你。反正目的只有一個：新的公共廣播從零開始，一張白紙，就可以徹底消除港台幾十年累積起來的作用和影響力。

究竟港台的真正死因為何？恐怕要開死因庭研究，尋求一個清楚的說法。問題是，一家有近八十年歷史的傳媒機構，是否可以隨隨便便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要問問廣大市民的意見。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日《明報》

# AO治港台　必成災難

廣播處長朱培慶被拍到「失措」照片，媒體追擊鋪天蓋地，他失蹤幾日，終於露面，宣佈提早退休離職。朱培慶強調，聚會的朋友沒有一個與公務有關，也與港台沒有一絲一毫關係，聚會各自付賬，沒接受任何款待。他也強調，離職不是因為當晚發生的事件，亦非因為公務錯失，而是因為「事件已對港台形象造成傷害……瞭解到員工士氣受損……為了顧全機構的整體利益，事情要有所了結，不能再糾纏下去」。

克林頓白宮性醜聞幾乎被國會成功彈劾，原因不是因為他與實習生萊溫斯基有染，而是因為他不誠實，懷疑作了偽證。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有私生女，希拉克盛傳有法日混血私生子，新任總統薩爾科齊的感情生活多姿多采……儘管引起各方八卦爭議，但私人生活畢竟沒有影響公務，這些政治人物仍然受到民眾愛戴。

或許有人會為朱培慶打抱不平，朱培慶究竟做過甚麼大逆不道的事，要落得不光彩地提早退休的下場？也

有人會說，香港名副其實是個偽善和雙重標準的社會，有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只能做，不能讓人看見，更不能給人拍到照片。自己的道德水平也不會好到哪裏去，用手指着別人，三隻手指，卻指着自己。這就是香港政治和傳媒生態的現實，你喜歡也好，討厭也罷，作為公眾人物，必須面對。

朱先生離職，下一個問題自然是：誰將會掌舵？誰會帶領這艘有八十年悠久歷史的巨輪，在風高浪急波濤洶湧的政治環境下，昂然駛入公眾廣播的彼岸？儘管港台員工和一眾撐港台的民間團體，仍心存幻想，認為最好不要再空降AO，而是內部升遷，由熟悉公共廣播的傳媒人執掌帥印，才是上策。這種良好主觀願望，相信很快就會破滅。特區政府空降AO當港台副處長，是為接任處長做準備，朱先生提早離開，由副處長接任成為理所當然，當天的部署，不會因為今天港台的人事突變而有所更改。

問題是，港台由AO掌舵，會出現無法解決的矛盾。特區政府借檢討殺港台之心，昭然若揭。無論是否合理，有無爭議，AO的訓練，是要忠心執行政府的政策決定。港台員工、社會人士，都希望港台過渡成真正

的公共廣播機構，AO處長究竟站在哪邊？如何自處？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再者，現時港台的編輯方針，與一般公共廣播機構無異，奉行編輯自主，堅守言論自由。除非港台上下個個自我審查，否則批評政府政策，時時刻刻都會發生，一旦長官興師問罪，怪責下來，AO處長會像歷任處長一樣，替員工頂住？還是向下施壓，淨化異見，爆出壓制言論的醜聞？對AO處長，這也是一個無可逃避的難關和考驗。AO萬能論，只是一個神話。管巴士、管電力的一套，拿來管一個公共廣播機構，必定會造成災難。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一日《蘋果日報》

# 死在自掘的溝渠中

朱培慶提早退休，為港台止血，從政治角度看，是別無出路的唯一選擇。即使週刊仍窮追猛打，但朱培慶已經與港台關係了斷，無論內情是如何不堪，也只是個人問題，重要的是他如何向家人交代，與港台，與公眾一點都不相干。

朱培慶堅持不肯向記者透露事件的細節，這是他個人選擇，旁人沒有資格苛責。畢竟是他非常私密的行為，無涉公眾利益，為何要逼他暴露於陽光下？

朱培慶將事件比作橋下流水，橋下回望，流水何往？過去的已經過去，事情已到了如斯田地，不堪回首，只能選擇向前看。朱培慶在港台服務三十六年，要如此不光彩地提早離開，心情固然沉重，但沉重的，又豈止朱先生一人。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個人生活與公務不應混為一談，只要私生活不影響工作，真的干卿底事？但本地的政治和傳媒生態卻並非如此，傷風敗德卻容不下人家稍有越軌，道德淪亡卻要求別人玉潔冰清，這種偽潔癖，

近十多二十年成了香港主流，本地畸形的政治傳媒生態，身經百戰的高層主管，是毫不理解，還是視而不見？

港台生死存亡風雨飄搖，一舉一動，皆成焦點，雞蛋裏挑骨頭，動輒得咎，這是港台長期面對的殘酷處境，作為主管，如果稍有認知，不應時刻警醒，謹言慎行，以免授人以柄嗎？

令員工不忿的是，在爭取過渡的關鍵時刻，港台上下，艱苦努力，緊守崗位，做好節目，力撐港台公共廣播的角色和形象。但今次爆出港台風波，不是因為節目製作，不是因為硬闖禁區，不是因為得罪權貴，而是因為最高統帥的個人私德，成為追擊對象。軍容整齊，列陣出征，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仗還未正式開打，主帥突然營前陣亡，不是遭人暗算，不是中箭落馬，而是跌入自掘的溝渠中，被髒水口水活活淹死，真是情何以堪！

事情總要過去，糾纏下去也無補於事，向前看的第一步，是誰人填補廣播處長的空缺，而人選也對港台的前途帶來決定性的影響。特區政府會否「趁你病，攞你命」，派一個AO或外面的人入台，順勢廢掉港台武功，造成殺台的既成事實，港台前途，命懸一線，真正愛港台的人，能無動於中嗎？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二日《明報》

# 港台諮詢　阿爺有意見

千呼萬喚，決定香港電台命運的諮詢檔，原定在(零八年)一月廿九日出台，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早已排好議程，亦與有關官員商議，準備在這次會議公佈。但特首曾蔭權在早前答問大會中，突然宣佈抽起，連曾先生的密友委員會主席鄭經翰，也顯得一臉錯愕和尷尬，結結巴巴的要求曾特首公開澄清。如果不是演技精湛的話，這次忽然叫停，保密功夫確實做得非常到家。

發佈港台前途的諮詢檔，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馬時亨局長一早作了精密部署。官員四出放風，親建制傳媒早已報道了最關鍵的部份。例如把「香港電台」的名稱徹底人間蒸發，冠以新的公共廣播公司之類的名字，又例如報道以A、B、C餐等方案如何買斷或遣散員工等等，其詳細程度，幾乎是一字一句

的照抄出來。如何諮詢，馬局長也早有了方案。十八個已赤化的區議會，將會成為重點諮詢對象，報道說，馬局長將親自領軍落區瞭解民情，連諮詢期由三個月增至六個月，也有詳盡的腹稿。

這次臨時抽起忽然叫停，不只大班鄭經翰，連局長馬時亨，也被老闆摑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雙手掩着灼痛的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叫停的說因，事後有不少人爭着解畫。最流行的說法，是民間電台官司一宗接着一宗，這個時候把港台命運推出諮詢，徒惹爭論，大增政治風險，因此，臨時抽起是明智做法。這種解釋表面成理，但經不起細緻推敲。

民間電台官司不是今天才開始，爭論經年，馬局長一向洞悉世情謹慎行事，沒理由不察覺問題敏感，但諮詢程式，仍按正常速度前進，可見馬局長早已把民間電台的變數計算在內。況且，法院裁定《電訊條例》違憲已近兩星期，政府懂得第一時間申請禁制令禁止民間電台廣播，卻沒有第一時間要求抽起檔更改立法會議程，要由曾特首在答問大會中手足無措的回應，可見民間電台官司這理由並不成立，中間可能出現突發事件，非緊急煞停不可。

另一種說法是「阿爺叫停」。回歸十年，以中央對香港干預的無微不至，重大政策要經阿爺批准，甚麼事情不會發生？共產黨一向視傳媒為工具喉舌，港台風雨飄搖，不甘當徹頭徹尾的宣傳機器，是最大的罪名。若諮詢檔沒有把新的公共廣播公司徹底變為喉舌，阿爺未必肯收貨。阿爺有意見，可能是臨時叫停的最大原因。曾特首說，港台問題相當敏感，要小心處理：「我發覺只是我們想急，無人想我急……」曾先生，你錯了，港台前途未卜，人手大量流失，未來規劃欠奉，港台上下受盡煎熬，觀眾聽眾也為港台何去何從而心焦。如果繼續唱慢板，在這個高速發展的廣播科技年代，即使不殺，港台也會無以為繼，難以生存下去。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蘋果日報》

# 大班開咪　為誰服務？

大班鄭經翰不再競逐立法會議員，宣佈正在籌組電台，社會反應不一，有人樂觀其成，有所期待，但更多的是懷疑嘲諷，大潑冷水。大班向來惹火，有如此反應不足為奇。新電台未演先轟動，相信大班與一眾投資者是樂於見到的。

新電台萬眾矚目，股東都是當朝權貴，建制關係緊密，有兩位行政會議成員，也有全國政協、親京紅人、前任高官等等。眾所周知，大班是特首曾蔭權的密友，新電台是否專為建制服務？會否淪為政府喉舌？在關鍵時刻重大問題上保駕護航？人們會問，大班開咪，為誰服務？

這樣質疑，是因為大班做了十年烽煙名嘴，形象太過鮮明，封咪四年，人們仍忘不了大班那種惡死潑辣，咬着不放，為小市民請命出頭的風格，人們說，他是十點前特首，也有人認為他直接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

大班由電台轉戰立法會，社會影響力能量大減，一

來是立法會規則的限制，令他不能如在電台般為所欲為，暢所欲言，二來是因為換了人間，董建華腳痛離任，換了個關係密切的曾特首。大班雖屬泛民一員，但問政風格曖昧，立場隱晦，不少重大問題避重就輕，無論與泛民的主流支流，大原則小技術，都有一段距離，有所區隔。

俱往矣！今天的大班已不是過去的大班。

人們以為新電台會重現昔日路線，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只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在傳媒大氣候下，大班的電台，充其量能做到的，是「小罵大幫忙」，小官就罵，大官就幫忙，於願足矣！

坊間不少評論，指大班連接收不佳的AM電台也做，肯定有後着，可能盯着殺港台後擠出來的FM頻道，也可能是早知當局數碼電台廣播的計劃，霸定位，搭定棚，時機一到，傳媒王國，拔地而起。以大班政商關係之密切，權貴人脈之充沛，傳聞中的情節，即使出現了，你會奇怪嗎？

無論如何，大班搞電台，作為傳媒一分子，我是樂觀其成的，因為傳媒的餅做大了，會帶來更多機會。而且，今天的電台，已變成一潭死水，大班投下一塊石

頭，激起一些水花，泛起一片漣漪，總好過靜如深海苦無出路。

不過，令人擔憂的是，大班的新電台，會與政府的新廣播政策互扯貓尾，互相過橋，作為推搪開放大氣電波的理由，阻延數碼電台廣播的藉口，甚至是擠殺港台的一着好棋。今天詭異的政治生態，以上的情節，即使出現了，你又會奇怪嗎？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明報》

# 當政府連「核突」都不怕的時候

招聘廣播處長，變成鬧劇。回歸十年，再次證明政府的決策程式決策品質出現嚴重紕漏重大危機，再次證明香港繼續向下沉淪，未有停止跡象。

去年(零七年)十月，政府刊出招聘廣告：「最少十五年任職高層職位經驗……持有由本港大學頒授的學士或深造學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招聘截止前，有二十名符合資格人士應徵，包括現任署理副處長戴健文。

面試、等候，其間，一點動靜都沒有。事隔四個月，政府又突然刊出另一個招聘廣告，與前一個廣告99.99%相同，但多了另一行白紙黑字：「未能符合有關學歷要求但曾任職廣播業及／或與傳媒相關範疇最少十五年者亦可申請本職位。」廣告一出，各界沸騰，輿論嘩然，卻沒有一位當事官員敢面對公眾解釋，只透過消息人士解畫：廣播業比較特殊，不少有豐富經驗的資深傳媒人，當年都未能拿到學位，把學歷門檻的要求降低，是為了更廣泛的吸納人才。

如此狗屁不通的解釋，簡直把全體港人當成白癡，

也侮辱了港人的智慧。我在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由於不同原因，不少資深傳媒人都沒有大學學位，對這行業稍為有丁點認識的人，都眾所周知，並不是新生事物。

若主事官員稍為做點資料蒐集，找一兩個傳媒出身的官員來問問，肯定可以充分掌握。等了四個月，才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狼狽地另訂招聘條件，如果官府說的是實情，只能證明主事官員缺乏最起碼的普通常識，表現失職，理應問責處分。官員的解釋如此牽強如此令人難以置信，不是為了一個沒有大學學位而心儀的候選人度身訂做降低條件，還有別的可能原因嗎？

事情的焦點，不在於廣播處長應否具備大學學歷，不在於是否歧視沒有大學學位的人，有人要對號入座，實屬不幸。問題的癥結，是政府不怕「核突」，不顧形象，不按常規，因人改制，做得如此拙劣，事後卻面不紅心不跳的強詞奪理，若不是有更大的政治力量在背後推動，要霸王硬上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按照AO的傳統文化，是不應也不會發生的。

當一個政府連「核突」都不怕的時候，確是相當可怕的。有人說，香港還有自由、法治和輿論監督，還可構成一個有效的矯正機制，但願這個矯正機制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但願這個矯正機制仍可阻止當權者一錯到底。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明報》

# 一場普通常識的勝利

年前，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 • 戀人〉被廣管局裁定不公正不持平，偏袒同性戀，遭強烈勸喻，登時，輿論嘩然，群情洶湧，紛紛指摘廣管局的無知與無理。

按規定，任何持牌廣播機構，如不滿廣管局的決定，只能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但廣管局成員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就廣管局的決定向行政長官上訴，如同一條狗拚命追着牠的尾巴，既荒謬又可笑。港台不是持牌機構，而一個不折不扣的政府部門，有沒有上訴資格固然成疑，礙於官場程序，也不會貿然上訴，只能忍氣吞聲的，硬啃了這隻死貓。

可幸，香港還有一個到目前尚算獨立的司法制度，〈同志 • 戀人〉的其中一位主角曹文傑，就廣管局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纏訟經年，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推翻了廣管局的裁決，〈同志 • 戀人〉終於得到平反。

細讀夏官的判詞，旁徵博引，洋洋灑灑，足足寫了三十二版，看完，不禁掩卷長嘆，夏官邏輯嚴謹的判詞

內容，全部只是普通常識，一個稍為文明的社會，稍為理性的族群，都應毫無猶豫地接受，成為他們核心價值的一部份。〈同志 • 戀人〉勝訴，只是一場普通常識的勝利。甚麼時候開始，我們的香港會淪落至此，連普通常識，連核心價值，都引起浪費時間、金錢和精力的爭議，要將官司打到高等法院，要由法官來作出定奪？

夏官說：廣管局要求所有時事節目都要持平報道，臚列正反意見，不是所有題材均適用，例如禽流感、兒童奴隸，哪有持平可言？〈同志 • 戀人〉旨在探討同性戀者的生活狀態，希望跟同性伴侶有穩定和長久的關係，是人類的渴求，並不是鼓吹或提倡同性婚姻，這種渴求，與一位母親，要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子女，渴望有人伸出援手，沒有分別。持平，也包含「沒有成見、不偏不倚、公平」之意，廣管局錯誤理解「持平報道」的真意，誤以為同性戀惹人反感，是不合法地限制言論自由。

我拍了電視新聞紀錄片多年，對夏官的判詞深有所感，特別是「生活狀態」，「人類渴求」的說法，都深深引起我的共鳴。例如，要拍一個題材：單親媽咪、貧困家庭、智障傷殘、天才兒童等等，我們會就一些個案，把

他們的生活、困難、抱怨、經歷、希望和失望，生活狀態，生命渴求，真實地呈現出來，由觀眾作出自己的判斷。

如果拍窮孩子就用富孩子來平衡，拍單親就用雙親來對比，拍同性戀就用異性戀來比照，一定要機械化地強求所謂持平的話，拍出來的效果，沒有其他可能，只會像一個笑話。

這都是時事新聞紀錄片的普通常識，廣管局諸公偏偏連這些普通常識都缺乏，卻要他們監察傳媒操控生殺大權。廣管制度和人事安排，明顯出現重大紕漏，夏正民法官的判決，是當頭棒喝，廣管局已到非改組不可的時候了。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蘋果日報》

# 刀懸頭上

# 把香港推回中世紀黑暗年代

一幫傳媒道德員警，既是東征十字軍，也是中世紀黑暗時期的獵巫者，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敏銳得像獵犬一樣的嗅覺，四出搜捕違反他們宗教規條道德標準的言行。但他們卻畏強凌弱，欺善怕惡。不少主流傳媒，販賣色情，剝削女性，但因為人家財雄勢大，十字軍獵巫者明明看見了，卻把頭別開。他們只敢揀弱者埋手，港台的《同志 • 戀人》早前被推上火刑架，最新的受害者，是《中大學生報》。

有獵巫者，就有宗教法庭。香港的宗教法庭，名曰淫審處，與影視處、廣管局三位一體，前科纍纍，劣跡斑斑。審裁員看見女性私處就震怒，看見男性陽具就發抖，這種缺乏常識、保守迂腐的審裁準則，數十年不變，於今尤烈。

有宗教法庭，還須民粹群眾。耶穌說，誰沒有罪，就拿起石頭擲她吧！部份主流傳媒忘了自己又是如何淫亂缺德傷風敗俗，二話不說，向幾位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投以亂石。學生報內容如何「出位」，廣大群眾，連影

子都沒看過，但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在輿論帶導群眾附和下，同學連反駁的機會都沒有，瞬間被亂石擊成肉醬。

本來，一所自由開放的大學，即使最離經叛道的聲音，都可以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下辯論交流。北大校長蔡元培，身家擔保，奔走呼號營救被北洋軍伐拘捕的示威學生。我不期望中大師長會有蔡元培的人格擔當，但今天同學面對外界指控司法壓力，至少，不應未審先判，未判先罰。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但中大校方以校譽作為擋箭牌，將學生置於學校的對立面，以圖劃清界線，如此作為，與落井下石有分別嗎？

《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為何「出事」？有傳播學院教授說，是因為「部份內容涉及人獸交及亂倫，是被裁定為『不雅』的主要因素」。教授德高望重，權威不容懷疑。但身為學者，理應客觀持平，憑良心說公道話，若然「情色版」這樣的問卷內容是二級不雅，全港起碼有九成銷量的報紙，都不能免於被檢控被定罪被停刊的命運，不知大教授有沒有作過認真的學術研究？

先有獵巫者，再設宗教法庭，又來了民粹的輿論和群眾，再加上毫無承擔的大學師長，就是這樣，一下子把香港推回中世紀黑暗年代。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五日《明報》

# 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援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但

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多年前的一個例子。

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着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

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宗教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六日《蘋果日報》

# 這樣的中大　還值得愛嗎？

讀了蔡子強在《明報》「論壇版」的《愛在漫天風雨時》，深受感動。中大有如此呵護體恤、包容關懷學生的校長老師，作為中大校友，能不引以為榮嗎？

再讀到該報的新聞和社論，提到中大校方軟化，願意向學生報同學提供法律協助，又呼籲校方與學生共同面對，我的感動又再提高，以為中大到今天仍沒有失掉可貴的傳統，中大還值得我們這些老校友真誠地說一聲：我愛你！

過了幾天，中大副校長鄭振耀與學生報同學會面三小時，我滿懷希望地等待結果。鄭副校長會後解釋：「學生報獨立於中大，擁有編輯自主，校方並非督印人及作者，故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不會以中大名義及公帑協助學生上訴。」

聽到鄭先生的說法，我徹底失望了，中大校方與學生劃清界線，高築防火牆的態度，從第一天起，絲毫沒變。無論是蔡子強的善意期許，《明報》的真誠呼籲，中

大校方還是擇惡固執，不動如山。

《中大學生報》自去年(零六年)十二月增加「情色版」，一直相安無事，直至有道德原教旨主義者向影視處投訴，主流傳媒大幅報道，全社會把學生以亂石打成肉醬，中大校方才慌亂起來，加入投石行列。

最荒謬的是，正當同學們在校內舉行論壇，向社會解釋「情色版」的理念與內涵，而淫審處尚未將「情色版」評級之際，中大校方已急不及待向學生發出警告信，禁止校方認為「不雅」與「粗鄙」的「情色版」內容出版，然後以影響校譽為理由，恐嚇會紀律處分。

這種以「未審先判，未判先罰」來徹底分清你我的處事方式，惹起學者校友社會人士極大反感，紛紛聯署聲討。

今天，學生面臨司法指控，無論在財政和法律上都亟需援手，校方又以「學生報獨立於中大，擁有編輯自主」為理由，拒絕協助。如果校方真的認為學生報擁有編輯自主，學生報的內容與中大無關，一人做事一人當，學生報刊載甚麼只會影響編委會的聲譽，與中大校譽何干？當初以影響校譽為理由發警告信恐嚇處分的理由，不是一點都站不住腳嗎？

事件之初，中大以「關門打仔」來平息眾怒，今天，又以「編輯獨立」來劃清界線，還把紀律處分的大刀，高高懸在學生的頭上，聆訊完畢才秋後算帳。校方主事者這種毫無承擔、推諉自保的態度，期望他們包容體恤守護學生，抗拒外界壓力保衛學術自由，予師生們都有一個免於恐懼的探索討論空間，簡直是緣木求魚！

這樣的中文大學，還值得愛嗎？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明報》

# 淫審條例掀起串串心寒

《明報》「星期日副刊」被淫審處評為二級不雅，我沒有每篇細讀，出事的第二天，打開電腦，用訂戶才可使用的香港最大付費電子剪報系統，搜尋這幾篇文章的內容，看看為何犯禁。輸入關鍵詞，再按搜尋鍵，甚麼都沒有找着，只在搜尋結果中列出「missing document」，檔失蹤了，再按下去，是一堆難明的術語，我要找的東西都找不到。我以為只是技術故障，再過一天，再找。今趟，也是甚麼都找不着，連「missing document」兩個字都沒有了，犯禁的幾篇文章，無聲無息地抹掉了，沒有遺下一絲一毫的痕跡，彷彿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越想越心寒，這不是典型極權國家的做法嗎？

奧威爾《一九八四》的「真理部」，不是有近似的情節嗎？東歐、前蘇聯和我們親愛的祖國，這種家常便飯的現象，今天竟然一聲不響，在我們這個國際大都會出現了。有人說，何需急於為二十三條立法，一條淫審條例的威力，比二十三條已不知強多少倍了。淫審處將某刊

物某文章或某圖片列為不雅，不服上訴，當事人在其刊物中不作評論，為怕給人口實，把網上有關文章抽起，尚可理解。但網上剪報公司，作用其實就是圖書館，竟然也怕受牽連而把有關內容自動自覺的全部刪掉，一條不留，這種因害怕而過份的自我設限，自動噤聲，惟恐出事而把安全系數提到最高，就是白色恐怖的第一步。

試想想，如果學生要做近期淫審爭議的專題研究，又沒有留起有關剪報，想看原文，只能靠學校訂購的電子剪報服務，剪報公司把有關文章早早閹掉，連原文都未看過，學生無法判斷，只能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靠二手傳播做基礎來表態，這不是與新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一樣，被打為毒草的文章或思想不准傳播，只能靠官方口徑來批判，愚民之效果，何其相似。能怪電子剪報公司嗎？淫審條例的威力，的確也是無遠弗屆，印刷媒體沒有警告字眼公開予未成年者，固然可以罰款坐牢，條例對網上傳播也有同樣效力，公司管理層都是保守一族，現在成人討論區的超連結也被以發佈色情資訊為由入罪，他們敢冒險以身試法嗎？縱使可以用電腦技術提醒十八歲以上才可進入瀏覽，為穩陣計，索性徹底刪掉算了。

可幸的是，香港還有數以萬計的網誌博客和討論區，他們第一時間把有關文章上載到自己的網頁上，供人參考，方便討論，正因為他們，我才有機會閱讀到有關爭議文章的原文。嚴格來說，他們是要冒一定風險的，若白色恐怖蔓延擴散，網誌博客不再堅持，被評為二級毒草的文章內容，就會一夜之間消失殆盡。互聯網的朋友，一定要堅持住，否則白色恐怖真會找上門來。

二〇〇七年五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 粗口要坐牢　苛政猛於虎

回歸十年，香港的言論自由，進入了一個滑稽荒誕急劇倒退的年代。《同志 • 戀人》被指偏袒、《秋天的童話》被強烈勸喻、網上成人討論區「超連結」被控發佈色情物品罪成罰款、探討性禁忌的報刊被評二級不雅。最新的爭論是：地鐵粗言穢語，罰款五千大元，還可令人失去超過一百八十天的自由。

連串以道德作為幌子，密集的指控和處分，恍如一場道德淨化運動，沒有預告，早已在這小島悄悄全面鋪開。表面上，只是道德層面上的事情，與政治無關，沒那麼敏感，不惹人非議，在偽善和假道學的氛圍下，振振有辭的論據，好像難以反駁，容易使人受落。

當《同志 • 戀人》被投訴的時候，一幫患了恐同症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四出動員，力撐廣管局的決定，他們說，同性戀本身是有爭議的，報道應該持平。

當《秋天的童話》被勸喻的時候，泛道德的家長紛紛致電「烽煙」節目，說太忙無法陪同子女，電視應事先淨

化來保護兒童。當成人討論區的超連結都罪成罰款的時候，網上紛紛議論，早已喊出言論受禁的驚恐，但主流傳媒反應冷淡，流覽色情網站本身是不道德的，正經報刊怎能為這種不道德行為辯護？

當發現《中大學生報》竟然斗膽闖入情色禁區的時候，社會反應更是怒不可遏，不由學生辯解，四方八面，石如雨下。其實這統統與言論自由有關。現在輪到地鐵火車乘客了，講粗口要罰五千元，地鐵附例早已存在，罰款兼坐牢的嚴苛罰則，火車附例已經寫得清楚。兩鐵合併兩例看齊，立法會爭議，沉渣泛起，突然發現，刀早已懸在乘客的頭上。

甚麼叫做粗言穢語，沒有客觀定義，有人感到冒犯，就有可能入罪。聽粗口感到冒犯，見《大衛》陽具覺得不安，讀「情色版」認為嘔心，都源於道德標準的差異。有分歧可通過討論而達成共識，各持己見也可和而不同，又何需事事用嚴苛法律要人噤聲？

在公眾場所交通工具粗言穢語，騷擾他人，是道德問題而並非刑事犯罪。因講粗口而入獄坐牢，不正正是名副其實的以言入罪嗎？試問，天下間哪裏有如此猛於虎的苛政？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明報》

# 乾脆廢掉影視淫審處

影視處製國際笑話，今回已不是第一遭。十二年前(九五年)的《新人》和《大衛》事件，早成經典案例，收入大學文化和傳播研究的反面教材。但十多年來，淫審制度毫無寸進，審查人員水平低劣，主事官員死不悔改，淫審標準兒戲隨意，不但沒有與時俱進，而是越演越劣。

今次鬧出法國名畫《賽姬接受丘比特的初吻》的風波，絕非偶然，而是錯漏百出的淫審制度必然出現的結果。首先，負責把關的審查人員僵化守舊，水平低劣，以非常教條的規則作為審查標準。凡出現裸體，不問情節背景，必然以有色眼鏡看待，如出現乳房器官等露點畫面，幾乎是寧枉毋縱，寧可殺錯一千，不能放過一個。

如審查人員稍稍認識世界藝術史，該知道古典繪畫雕塑，以男女裸體為題材的不知凡幾。亞洲國家如印度和日本，性愛春宮，已成一種專門學問，有着深厚的歷史人文和學術研究價值。現代藝術，裸體不必然是色情，即使色情也可以是藝術。只用一把機械教條的規尺量度，當然無法理解箇中學問。

即使他們對藝術全然無知，也不要緊，看見一幅類似男女裸體的作品，先別下結論認定此為不雅淫褻，開放包容一點，向有學問的人請教，知道搞錯了，誠心認錯，從錯誤中學習，不會一下子全懂，也可以領悟其中一二。

但影視處由上到下，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從不認錯。十二年前把《大衛》拿到淫審處評為二級，已被法庭斥責「不可理喻」；十二年後，這種不可理喻的惡劣態度，絲毫未變。影視處是典型官僚部門，最怕有人投訴。無論是維園阿伯，還是性潔癖道德主義者，凡有投訴，無論理據是多麼脆弱無聊白癡反智，機器必然開動，左審右查，無事都搞到一身蟻。

這種機制，被一幫投訴專業戶有機可乘，盡用濫用有關漏洞，而影視處又不嚴密把關，動輒交予審查評級，港台《鏗鏘集》、《中大學生報》相繼被推上刑場，都是這種劣質制度下的犧牲品。書本撤架，影片刪剪，不是商業損失那麼簡單，而是窒礙創作、言論、表達、學術自由的問題，影視處的粗疏紕漏，影響非同小可，不是隨便一句「還有改善空間」，就可輕輕放過。不如乾脆把反智的影視淫審兩處廢掉，從頭設計一個較為合理的機制，不然，審淫制度一天不改，國際笑話陸續有來。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蘋果日報》

# 二十三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啲」「拾肆K」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哪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啲」的「拾肆K」T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O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O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攞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裏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K」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嘢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着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着玩，但「玩大咗」。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裏，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條家狗有甚麼分別？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黑社會諧音T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T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蘋果日報》

# 你們不是朋友　你被捕了

警方宣佈偵破藝人網上淫照源頭，落案起訴疑犯「不誠實意圖使用電腦」罪名，並澄清較早時警務處一哥和二哥的說法，管有淫褻及不雅物品，在朋友間公諸同好，並沒有犯法，但把物品傳給公眾，即屬犯罪。有人說警方的澄清，消除了網上「白色恐怖」的疑慮，網民大可如常地進行網上活動，在討論區「吹水」，但張貼不雅照片或短片，就要萬分小心，否則會墮入法網。

警方的澄清真的令疑雲盡消嗎？甚麼人才算是「朋友」？怎樣才算向「公眾」發佈？警務處黃福全助理處長早前在電台接受我的訪問，進一步說明「朋友」和「公眾」的分別。他自問：我們之間是朋友嗎？他自答：當然不是。雖然我接受你的訪問，你也知道我是誰，但我們都不算是朋友。他再答：如果你把不雅照片用電郵傳給我，都算是向公眾發佈，是犯法的。

我再問：在一些交友網站，如facebook，你add我，我又add你，然後組成一個朋友群體，他們之間也互稱

為friends、也有共同話題、算不算是朋友？黃福全斬釘截鐵的回應：當然不算。交友網站、討論區的人、互不認識、用常識都知道他們不是朋友、如果不雅照片在這些網站發佈，會觸犯法律。

我再問：用電郵互傳訊息、把照片通過電郵forward給別人又怎樣？他回答：電郵給朋友沒問題、但如果用組群的形式傳遞、裏面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那就可能會犯法、認識的人是朋友、不認識的就算公眾、向公眾發佈不雅物品，當然觸犯法律。

聽完黃助理處長的解釋、你是疑慮盡消？還是擔憂更深？法律明顯追不上資訊科技的速度。警方執法的態度、向來都是有權使盡、今天、連甚麼才算「朋友」、都要用他們僵化方法來界定、香港的員警、愈來愈有內地公安的風格。

朋友應如何界定？有親密的、也有只是點頭之交、有工作上的、也有從未見面只通電話只傳電郵的、也有在討論區交友網認識、有共同興趣，談得很投契，彼此非常瞭解對方的底蘊，但卻素未謀面，他們又算不算朋友？

我們組群形式發佈電郵，幾十以至數百上千人，組

群當中，有彼此十分熟悉，但也有只通過電郵的，當然也會有只知對方是誰，但從未聯絡過的，這種朋友圈子，每個群體每個專業都有，當我們要用電郵傳送一些「踩界」的東西，是否要把群組內一千幾百個電郵逐一審視，回顧我跟他怎樣結識，如何交往，有沒有見面，然後用警方的定義，決定他們是否我的朋友，或更穩妥一點，寫個電郵問問他，確定是你的朋友，再把不是朋友的名單剔出來，以免誤入法網。

內地掃黃，公安逮着嫖客妓女，審問他們是否叫得出同牀男女的全名，知道名字職業背景等等的算是朋友，說不出的就算嫖妓。你們不是朋友，你被捕了！

二〇〇八年二月六日《蘋果日報》

# 假「新聞」是這樣煉成的

阿嬌鍾欣桐就網上性照面對傳媒發言一分鐘，稱自己「既傻又天真」之後，本地幾個熱門網絡討論區，對阿嬌的抨擊與謾罵，比前更為激烈。網友更舉出五大例證，力數阿嬌的虛偽與謊言，其中一例，是指她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出席一個基督徒活動，呼籲學生拒絕婚前性行為，而自己卻在大拍性照。

網友更在討論區張貼一則「報道」，以示鐵證如山。當年《壹本便利》刊出阿嬌更衣照，引起軒然大波。「報道」如是說：【明報專訊】女藝人「阿嬌」鍾欣桐遭偷拍更衣照餘波未了，阿嬌及近千名基督徒昨日齊集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高呼：「壹本便利No Way、偷拍更衣照No Way」口號……阿嬌及近千名基督徒昨出席大會堂文化中心主辦的「貞潔校園開學禮」，除譴責偷拍事件，亦呼籲學生拒絕婚前性行為……

這些材料，當然是烽煙節目的好題材，我們找來大會堂文化中心的吳振智牧師問個究竟，豈料吳牧師說：絕無其事。他們根本沒找過阿嬌出席活動，阿嬌當日也沒有到場。

我好生奇怪，難道當年《明報》的新聞是假的？我們又從Wisenews和《明報》電子報檔案找到當年的報道做個對比，原來網友引述的【明報專訊】，真的做了手腳，移花接木，把「阿嬌及」三個字加了進去，使人以為阿嬌曾經出席活動，並呼籲拒絕婚前性行為。

我在搜尋器鍵入關鍵詞，發現該移花接木的【明報專訊】在網上流傳了最少一個星期，像細菌病毒般廣泛而迅速的傳播，已被包括香港、大陸、台灣數以百計中文討論區和網誌所引用，對這則【明報專訊】，看的人都深信不移，更咬牙切齒，指就是阿嬌口不對心的虛偽鐵證。一則假「新聞」，就這樣煉成了。一些資深評論人，亦以此「報道」作為根據，作出長篇評論。

網民加料炮製假「新聞」，目的顯然是希望公眾加深對阿嬌的憎惡，網絡以驚人的速度傳播，以假當真也可以維持於一時，但以謊言來指證人家的謊言，但謊言總會被刺破，網上討論區的公信力，就會立時破產。

無論網民對藝人性照持甚麼立場，對他們的人格如何鄙視，在網上的討論，意見大可自由，但事實卻不能歪曲，更絕不能做假。

網上世界，虛虛實實，即使在電腦的另一端跟你對話的是一條狗，你都不會知道。網上的「新聞」，還該信嗎？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明報》

# 慾照事件　誰對誰錯？

藝人慾照事件，警方囂張跋扈急於邀功，進退失據，做成冤案，當然是錯了。

藝人公司起初發表強硬聲明，聲稱移花接木，高調報案。藝人組織群情洶湧，厲聲指摘。慾照事件愈演愈烈，當事人不得不面見傳媒，只說了句「很傻很天真」，既不否認也沒承認，沒有面對問題核心，只是輕輕帶過，當然，也是錯了。

但是，數目多如天上繁星，力量大如波濤海嘯，習慣在互聯網縱橫馳騁，為所欲為的廣大網民，當警方做錯，藝人也錯，就等同你們的所作所為，全都對了嗎？

網民狂轟猛炸：「大家鄙視的不是你的放蕩，而是你的虛偽。」這句留言，說得如此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彷彿成了慾照事件的真理和結論。

但這句真理和結論，經得起考驗嗎？「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是網民的一貫「優良傳統」。網民認為，凡在互聯網得到的東西，他們都可以通過網絡傳來傳去，不能受任何限制，也不應受任何限制。

先撇開版權和是否不雅淫褻等問題不談，牀第之事魚

水之歡，為加強性趣也好，為尋求刺激也好，拍下照片，留下影像，你假設是用來公開展覽的嗎？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設身處地，你跟妻子女友情人之間的愛的紀錄，如果漏了出來，在互聯網廣泛流傳，你又會有何感想？

有人會說，藝人是公眾人物，是小孩子的偶像，就不應做這些事情，這個邏輯也很爛。藝人要過性生活，甚麼姿勢體位表情聲音，甚麼特殊癖好，這些關上門不打算公開的私密行為，難道都要仔細推敲縝密計算？這種要求不是太過份了嗎？

藝人玉女形象，是包裝，是賣點，但卻成為不少性壓抑青男、中男甚至老男的性幻想對象。被視為性幻想對象的玉女，一旦被發現有真正的性行為，而竟然在性行中表現得如此歡愉甚至狂喜，眾男性幻想破滅，被出賣、被拋棄、被刺痛的受傷反應，轉化為暴怒和失控，遷怒於令他們性幻想破滅的男星，更把搜羅下載得來的慾照進行思想強姦，廣泛流傳，集體行淫，作為發洩對象。網民一面看，一面傳，一臉正氣指摘藝人淫蕩和虛偽，但自己的偽善和下流，卻如同傳染病毒般通過網絡散播開去。

玉女只能被性幻想，但不能有性行為，這種事情，只會在宗教狂熱原教旨主義的國家發生。網照事件是一面照妖鏡，妄言對錯，是不是太天真和傻了一點？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

# 再不能當性工作者這行業不存在

性工作者連環被殺，震撼全港。警方說已緝獲兇徒，即使案件水落石出，兇手繩之於法，是否等於事情了結，性工作者可以如常提供服務，照樣做生意，可以當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答案當然沒這麼簡單。

性工作是最古老的行業，有人類歷史以來已經存在。除了極權、原教旨主義、宗教或意識形態狂熱的國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能是世界上少數完全否定這個行業存在的政府，除了掃黃，除了打擊，除了鏟除，看不到任何政策，讓性工作者能夠獲得稍微有丁點尊嚴的生存空間。對付性工作者，香港有不少令人眼花繚亂的法例，包括甚麼「協助經營賣淫場所」，甚麼「依靠妓女為生」，單這兩條，就可以搞得性工作者民不聊生。

警方告誡「一樓一」業主，施壓要他們收回出租單位。又警告洗衣舖，為性工作者洗毛巾衣物，等於協助經營。性工作者要請的保鑣，將會被控「依靠妓女為

生」。由「一樓一」改為「一樓二」，當然就是名副其實的賣淫場所了。請保鏢不行，「一樓二」不得。性工作者只能靠那毫無作用的閉路電視，脆弱不堪的所謂互相照應，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生存工作，餬口養家。這些法律，把性工作者迫向死角，趕入絕路。就是這幾條過時的法律，連環殺害了四位性工作者，這樣指控，一點也沒有過份。

本地公開做生意的性工作者，地位卑微，成為黑白兩道的蹂躪對象。黑道不必說了，性工作者遇劫被打報案遭揶揄歧視，如家常便飯。屬於白道的員警，也用盡法律的漏洞，先吃免費餐，再付有記號的銀紙，最後控告性工作者「誘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這種無法無天的雙重侵害，是香港這個號稱國際大都會的一種恥辱。警方掃黃，打擊賣淫，只懂揀最弱的埋手。周旋於官商富豪中間的鑽石級性工作者，有高級鐵竇，有酒店貴賓房，有富豪保護，當然不會受到干擾。從來沒有聽過那些以所謂「殺雞警司」做標榜的警方人員，破獲過甚麼高級賣淫集團。香港法律的階級屬性，在這裏可見一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聽過一則這樣的新聞。新中國告別舊社會，大肆宣傳黃賭毒絕跡。當年有外國記者

問周恩來總理：中國有沒有妓女？機智的周總理頓了一頓，很自豪地回答說：有，在台灣！今天的中國，繁榮「娼」盛，性工作者遍地開花，更成為輸出大國，近則東南亞、日本，遠至歐洲美國，都有中國性工作者的足跡。可見，性工作禁而不絕，意識形態的豪言壯語，就像性亢奮後一泄如注，過把癮後，很快就會消失。

性工作的社會功能，存在價值，治療作用，解放壓抑，百年來不少飽學之士，都有詳盡論述，我不必在此班門弄斧。四宗血案，四條性命，能否喚起政府和市民的良知？我不抱厚望。但要損失多少無辜性命，我們才能改變鴕鳥政策，正視性工作者面對的危困？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 性工作也是工作　性工作者也是人

多年前，家庭暴力還未受到社會重視，每當有家暴受害者報案，即使被打到滿身傷痕，員警都會愛理不理。在員警傳統的大男人家庭觀念裏，夫婦打打鬧鬧有如耍花槍，偶有推撞、肢體受傷，沒有甚麼稀奇。員警先生一般都會息事寧人，苦口婆心，勸說報案者回家，牀頭打交牀尾和，又或警告報案者，若要一告到底，配偶可能會入罪坐牢，家庭拆散，生計斷絕。嚇得報案人再三考慮，只好打退堂鼓，無奈面對有暴力前科的配偶。

直至發生天水圍金淑英滅門慘案，社會震動，警方成為眾矢之的，被輿論罵得狗血淋頭，對家暴問題的態度才漸漸改善，受過處理家暴訓練的警員，遇到家暴案件，一般都不敢怠慢，小心處理。滅門慘劇，換來了警方對家暴問題態度的改變，不知算是幸還是不幸。

性工作者連環被殺，有否改變員警對性工作者的歧視態度？表面看來，似乎有點效果。新聞輿論鋪天蓋地，性工作者接連抗議，換來了警方「加強溝通」的承諾，但如何加強，怎樣溝通，卻看不見任何實質內容。

幾條人命改變員警對性工作者安危的態度，這個結論未免落得太早。

警方對性工作者的政策只有兩個字：掃黃。從來都不承認這個最古老的行業的客觀存在，遑論甚麼正面政策。先撇開一些無良執法者借掃黃先吃免費餐然後再拘控無法無天的行為不談，即使性工作者遇劫，受到暴力對待，主動報案，不少員警也是愛理不理，彷彿做這一行遇劫被打就是活該。

更駭人聽聞的是，有性工作者報案指遭人強姦，辦案人員卻冷嘲熱諷，直言「做呢行都會畀人強姦嘅咩！」強姦在任何社會都是嚴重罪行，但在香港執法者眼中，原來性工作者可豁免！

只要有一兩次類似的遭遇，性工作者即使遇劫被打都不會報案了，忍氣吞聲，惶恐無助，匪徒就是看準了她們的處境，為所欲為。

香港是極度保守的偽善社會，我不期望港人會不排斥性工作者這個行業，也不預計港人會肯定性工作者的社會功能，我只要求執法部門盡快改變對性工作者的態度，改善她們的困境，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因為性工作也是工作，性工作者也是人。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明報》

# 竊國者侯

# 「皇后」告急　特首過海是神仙

還記得嗎？去年(零六年)底特區政府強拆天星鐘樓，引發肢體抗爭，喚起社會關注。為免市民遐想，鐘樓殘肢馬上摧毀搗碎，棄置垃圾堆填區，恥辱地終結了光輝的一生。那時，曾先生即將公佈競選連任，以他敏銳的政治嗅覺，深知大事不妙，若不立即撲火止血，後果堪虞。公關技巧出神入化的曾先生，第一時間透過香港電台發表《香港家書》，說着保育抗爭者的共同語言：「大家對保護這些建築物的堅持，標誌着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對香港的歸屬感。這份情懷喚起不少共鳴，是我十分尊重的。」

一次還不夠，曾先生還透過何志平局長向外界說他對港人文物保護的關注、集體記憶的情懷深受感動。接近選舉，曾先生又接受傳媒專訪，刻意提到天星鐘樓，「政府在某段時期是『懵吃』」，太遲才知道天星對市民的意義。

好了，曾先生終於無風無浪、三高當選，聲稱十分被尊重的市民，才突然驚覺他早前說的全部都是「選舉語言」。過了海就是神仙，當選後臉就變了。皇后碼頭何去何從？政府公佈的方案，所謂「拆卸保留，覓地重

置」，表面看起來似乎比天星鐘樓的處理方式有少許進步，但仍完全脫離不了官僚既定的思維邏輯。

官僚們以為保育者只是懷舊，把皇后碼頭的上蓋、柱躉、配件等保留，再蓋一個一模一樣的，已經夠你們這些收藏癖過癮了吧！在他們的知識水平和認知範圍裏，無法明白天星、皇后、大會堂是三位一體的現代主義建築群，也不會知道皇后碼頭與大會堂連作一體，構成愛丁堡廣場的中軸線，無論將皇后向左移或向右移，都會影響整體佈局。但官僚們最清楚的，或許是執行死命令，把殖民地遺留下來有象徵意義的事物，盡快打個稀巴爛，做個假古董，以達到去殖民、去本土化的目的。

不少有心的專業人士，已努力地向政府提出不同的方案，只要將公路移開一點，把地下的水渠用特殊建築方法處理……花費不大，已經可以將皇后碼頭原址保留，但政府卻聽而不聞，堅持己見，統統拒絕。明天碼頭停用，就會立即圍上地盤圍板，拆卸工程一刻都不會等，立即展開。幾天之內，數以百計的文化、藝術、教育工作者，聯署要求「皇后碼頭，哪裏都不要去！」，事件燃點的怒火越燒越大，政府完全沒有吸取天星事件的教訓，曾先生說的甚麼尊重市民，深受感動，現在聽起來，如果不是一派謊言，就是一堆廢話。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蘋果日報》

# 丟掉幻想　繼續戰鬥

古物諮詢委員會以些微多數，將皇后碼頭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保衛皇后人士相擁歡呼，蛋糕啤酒，派對慶祝。他們實在高興得太早了，孫明揚局長當晚跳出來表態：「一級建築不是不可以拆……」政府十分強硬，皇后生死未卜。

天星鐘樓一役，曾蔭權特首隨即表態，說自己深受感動。在選前接受訪問，表示政府「有時會懵咗」。曾先生又改組古物諮詢委員會，引入年青新面孔，讓人們滿懷期望。這一連串「改革」，原來只是選舉工程的一部份，選舉過後，一切歸零，決策程式權力架構復歸原位，一絲一毫都沒有改變。

當天，按照政府的巧妙安排，早上財委會工務小組撥款清拆皇后，下午古物諮詢委員會才決定評級，稍有邏輯常識的人都認為是本末倒置，但為了做出既成事實，寸步不讓，全力衝刺，理由非常簡單，官員數夠票，就不管山崩地裂，一意孤行。後來劉吳惠蘭奉孫明

揚命，臨時急煞，收回撥款建議，不是因為從善如流，更不為了民意壓力，而是因為保皇黨態度突然曖昧不清，官員怕撥款議案否決，被迫收回，以退為進。經此一役，官員必定縝密部署，保皇黨全數歸隊，將來重提議案，十拿九穩。

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皇后碼頭為「一級歷史建築」，也是一場小意外。十二票一級，十票二級，三票三級，若投三級者改投二級，皇后碼頭就由「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必須盡可能予以保存」的「一級歷史建築」，變成「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留」的「二級歷史建築」，官員的彈性就大得多了。為何會有三票投三級，而不是齊心投二級，原來有個別保皇委員拍馬屁拍過頭，擦錯鞋投錯票，才產生今天的意外評級。

綜上所述，權力傲慢、渠道閉塞、政策僵化，不管外面如何風起潮湧，輿論如何大力鞭撻，官員們都是不動如山。政府消息人士說：「這只是少數激憤分子無事生非，不停找麻煩，延續天星事端……」驟聽起來，以為說的是李鵬袁木等黨官，想深一層，官僚心態其實沒有兩樣。

抗爭只是剛剛開始，保育人士應該丟掉幻想，繼續戰鬥。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一日《明報》

# 皇后保衛戰全面開打

早前，部份議員突然態度曖昧，政府被迫收回清拆皇后碼頭的撥款申請。古物諮詢委員會在良心和輿論的壓力下，將皇后碼頭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保衛皇后碼頭的學者和年輕人歡欣鼓舞擁抱慶祝，認為是皇后保衛戰勝了一仗。我在前文《丟掉幻想，繼續戰鬥》，直指保育人士高興得太早了，他們的所謂勝利，只是一場意外，「經此一役，官員必定縝密部署，保皇黨全數歸隊，將來重提(撥款)議案，必定十拿九穩」。

果然被我不幸而言中。清拆皇后碼頭的撥款議案，再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工務小組，一直強烈支持保留皇后的民建聯議員蔡素玉棄權，工聯會的陳婉嫻和功能組別的劉秀成避席，泛民的陳偉業因入院體檢沒有出現，如此這般，撥款以十比七順利通過。議案日後再提交財委會全體會議，只是行禮如儀，通過撥款不會有任何阻力。

這段日子，政府做了些甚麼，將形勢徹底扭轉呢？根本沒有甚麼奇招，只是慣常的伎倆，政治交易，密集

游說，全程箍票。據瞭解，政府對今次撥款特別重視，除了局長官員以各種理由各種方式進行游說外，最高當局還親自出馬，動之以情，誘之以利，更向其背後的大佬埋手，動員業界選民施壓，務求把關鍵的幾票拿到手，數夠票，過了海就是神仙。

劉秀成曾到皇后抗爭地點，親筆寫下反對撥款的簽名；陳婉嫻對保育相當肉緊，保衛皇后非常投入；蔡素玉是親建制政黨罕有的保育大將，人盡皆知。保育人士曾對他們深存厚望，期待他們在建制內發揮重要作用，豈料今次關鍵的一票，要麼棄權要麼避席，為何如此又語焉不詳，讓保衛皇后的努力付諸流水，三位議員欠公眾一個確實的交代，如果皇后碼頭因他們的轉軚變卦而有任何差池，歷史將會記下這筆帳。

經過天星抗爭，皇后僵持，官員們的姿態低了，策略變了，原來這只是曾先生的選舉語言，也只是擾亂視線的三腳貓工夫。政府整個決策過程，根本沒有因為保育呼聲風起雲湧而有任何改變，依然寸步不讓，一硬到底。建制的路根本無法走通，只能靠動員群眾，皇后保衛戰全面開打。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明報》

# 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

何來，大嶼山居民、舞者、單親媽咪。最為人熟悉的，她是一位行動型保育人士。在保衛天星鐘樓、警民對峙的當晚，她矯捷地攀上竹棚，用剪刀割破圍着碼頭的帆布，抗議當局粗暴摧毀鐘樓。

何來被控刑事毀壞，罪成，判處一百二十小時社會服務令。法官斥責她在警方面前漠視法紀，肆無忌憚，罪行嚴重，應判即時監禁，不過既然何來願意做社會服務令，法外開恩，給她一次機會。

被割破的帆布，值八百港元。何來用剪刀損毀工程公司私人財產，從法律的技術觀點看，很難說她沒有違法，被判罪成處分，在一個法治社會，看來也是理所當然。

電視鏡頭，曾拍下何來的「犯罪」行為。但港人印象更深的，是另一組鏡頭。抗爭之後，天星鐘樓夤夜被行腰斬之刑，起重機吊起殘肢，放上躉船匆匆運走，那種鬼祟、急忙和倉卒，比小偷賊匪還不如。之後，一個環保團體找上清拆運輸公司，協商拿回鐘樓殘肢，以作紀

念。協議早已達成，但高官從中阻撓，為怕夜長夢多，即時將鐘樓搗毀磨碎，混在垃圾堆填區，套用劉姓高官的名言，以免社會各界有不必要的「遐想」。

天星鐘樓在眾目睽睽下被謀殺肢解，香港的歷史港人的記憶，一夜之間變成垃圾廢料，一切，都在合法的包裝下，在公權力的名義下，肆無忌憚的進行着。何來割破工程公司的帆布，價值八百港元，被追究，被法辦。拆毀天星鐘樓是公然對歷史的犯罪行為，過程為何？誰決策？誰下令？再沒有人追究，再沒有人查問，從此不了了之。天星鐘樓的價值，難道連一塊帆布都不如？比割破帆布更嚴重的「罪行」被電視全程拍下來，高官們的醜態，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何來被判罪成，使我想起二千多年前莊子的一番慨嘆：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庶民犯法查究到底，判刑處分，官員犯罪逍遙法外，立功升職，千百年來，醬缸官場，毫無寸進。裁判官斥責何來漠視法紀肆無忌憚罪行嚴重，這番話，難道不也應用在高官身上嗎？

天星已成過去，但這個惡性悲劇，卻無法擺脫，皇后的抗爭，將無可避免地歷史重演。

二〇〇七年六月五日《明報》

# 歷史將會寫上你們的名字

本文發表之日，相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已通過撥款五千萬元，清拆皇后碼頭。在皇后留守露宿已近兩個月的年輕人，近日更上一層樓，搬家到碼頭上蓋繼續駐紮，用他們的說法，是用空間換取時間，「清場的時間愈長，就愈可以看清楚國家機器的方法……」

年輕人大底可以放心，七一之前，你們還是安全的。委員長說的「中央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的嘴臉，足以刺激七一上街的人數，聰明的曾特首斷不會輕舉妄動，他會把所有爭議的東西暫時壓下來，待七一過後，一切回復正常，風平浪靜的時候，才會突如其來，令人措手不及。一場衝突，看來難以避免。警方近日不停滋擾保衛基層住屋聯盟的示威者，上門拉人，點名拘捕，又以蔑視立法會的罪名，帶走在立法會示威的成員。這種政治性的執法手段，看來也會加諸堅持不懈保衛皇后的年輕人身上。天星一役的強硬已經領教過，皇后清場，相信將會更過之而無不及，為顯強權勵治，絕

對不會手軟。一旦出現肢體衝突，香港又會照例冒出一批犬儒評論：示威可以但要合法，激烈抗爭破壞和諧，保育但不能阻礙發展，等等等等，重複又重複，一切，好像又走回原點。

曾經跟保皇建制人士面對面討論皇后碼頭問題，他對皇后碼頭大會堂的中軸線，與愛丁堡廣場形成一個整體，象徵着皇權登岸走到人民中間的理念，一臉茫然，對皇后天星大會堂現代主義簡約建築的歷史意義，一無所知，愈說愈覺得是對牛彈琴。連最基本的歷史資料都這樣無知，更遑論要爭取涉及財團利益的人民規劃？員警如果強制清場，鎮壓性國家機器，明刀明槍，一切暴露光天化日之下，來得清脆俐落，但隱藏在背後的力量，涉及政府的權力、財團的財力、解放軍碼頭的軍力，三力齊發，更難應付，不是區區幾十位年輕人和手無寸鐵只有春秋之筆的文化人可以抵擋得住的。

或許，皇后終究會倒下去，保衛皇后的年輕人也早已身心俱疲，但請不要氣餒，如果不是你們的堅持，保育的意識不會像今天這樣遍地開花，歷史將會寫上你們的名字。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五日《明報》

官逼民反
同歸於盡
差你一個

# 「走入群眾」是武力清場前奏

聞說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特首曾蔭權眼中，是「好打得」的政府官員，不僅膽識過人，而且伶牙俐齒辯才了得。又聞說，林太在求學時期，是學運社運分子，參加過艇戶事件，也曾為牛池灣小販發過正義之聲。當年殖民地政治部之厲害，對「搞搞震」的學運分子一律封殺，嚴防滲透，說來奇怪，林太竟可逃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躋身AO之列，然後青雲直上，官拜問責局長。

這宗歷史懸案如何發生，留待後人研究。言歸正傳。林太奉曾特首新政策之命，走入群眾，實行所謂public engagement，第一場硬仗，是面對留守皇后碼頭三個月，以絕食宣示保衛皇后決心的年輕保育人士。事前，保皇傳媒顯得比這位高官還要肉緊，將走入群眾，演繹為「深入虎穴」，好像保衛碼頭的年輕人都是青面獠牙三頭六臂，一接觸就會七步之內毒發身亡似的。林太不愧曾為學運社運人士，亦沒有辜負曾特首對她「好打得」的讚譽，來到保衛碼頭的群眾中間，沒有像祝她好運的過氣高官一樣，把喜怒形於色，一直保持似笑非笑不亢不

卑的姿態，毋須講稿口若懸河，把既定政策倒背如流。

但這都只是表面功夫，埋身肉搏就馬上露餡了。台上的講者，有從建築師專業角度講保留方案，有從規劃師視野提出城市價值的更新，有從文化保育回顧皇后碼頭的歷史，也有從社會運動的承傳見證這片土地的重要。但林局長卻完全迴避與會者的論據和訴求，只重重複複講既定政策，甚麼計劃早定，不能更改；甚麼原址保留，阻礙基建；甚麼保育發展必須平衡……這些觀點，聽得耳朵早已起繭了。

林太沒有帶任何新論據來，這不是一場對話，也不志在溝通，而是林太的自說自話。林太沒有傾聽民眾的聲音，也沒有任何說服對方的意圖。我在現場聽完林太對既定政策的官方宣示，得出的結論是，所謂「走入群眾」，只是一場爛透了的公關騷，是圍板清拆碼頭的最後通牒，也是為武力清場吹起的前奏曲。林太自吹自擂，說出席論壇，為「走入群眾」開了一個模範和先例，但這場自說自話的公關騷，卻開了一極壞的先例。林太說「走入群眾」這四個字一點都不簡單，我完全同意，腳跟和屁股走入群眾，沒有難度，但要AO換換腦袋，放棄權力的傲慢，真心誠意聆聽民眾聲音，按市民的訴求訂定政策，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官員質素，真的談何容易！

二〇〇七年八月一日《蘋果日報》

# 李鵬當年不也是「勇敢、堅定、沉着」嗎？

天星武力清場，引起社會震撼，喚醒市民關注，如果問，政府在保育思維上有甚麼變化？在保育政策上有甚麼改進？在保育行動上有甚麼革新？對不起，答案是：令人搖頭嘆息，幾乎毫無寸進。

可能有人不服。天星衝突後，醒目靈活的曾特首不是已快速反應，發表《香港家書》，宣示他的保育情懷嗎？又即時透過那位身兼古物監督的肥局長，說深受感動；然後在參選前夕接受傳媒訪問，說政府「有時會懵咗」，不是有點下詔罪己的味道嗎？

如果說這都是嘴巴說說，那麼，命令肥局長拿出那塵封已久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再諮詢，又改組古物諮詢委員會，加入年輕新面孔激勵新火花，再公開那本視為「國家機密」的香港歷史建築評級，夠突破夠創新了吧？

如果仍然有人認為這只是姿態多於實際，那麼，新一屆政府，新人事新面孔，治港新思維，政府官員不能

再高高在上，要「走入群眾」，用public engagement的方法自下而上制訂政策，這不是管治範式轉移，要求官員洗心革面了嗎？

林鄭月娥局長「走入群眾」與保育人事「辯論」，令人有所期待。但她人的確出現了，但她的心卻都沒有帶來，只帶了盒脫掉磁粉的錄音帶，重重複複那令人發麻的老調：保育與發展要平衡，保育不能阻礙發展……皇后怎麼辦固然寸步不讓，今後的保育政策將如何，沒有任何新的承諾。只帶着錄音帶走入群眾，究竟有何意義？

官方四處放風，說林太走入群眾，作了一個良好的示範，給政府內的保守派壓力。誰是保守派？特首一聲令下，官員還敢不從嗎？曾德成局長亦盛讚林太「勇敢、堅定、沉着」。如此總結令人失笑，當年李鵬袁木跟學運領袖會面，不也是「勇敢、堅定、沉着」嗎？

儘管不少專業人士提出不拆皇后也能繼續三項基建的方案，但官員總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皇后能不能不拆，不是技術不是金錢問題，而是管治面子管治權威的問題。林太「走入群眾」，只是完成了最後一道手續，為武力清場吹響號角開着綠燈。天星搗毀斬碎，消失在垃圾堆填區，皇后肢解分體，掩埋在暗無天日的倉庫之下，政府思維不改，悲劇又再不斷重演。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明報》

# 發展與保育權力收歸一局

執筆之時，皇后碼頭司法覆核正在開展，皇后生死命運，懸於一線。皇后清場前後，政府發動龐大宣傳攻勢，吹風放料，軟硬兼施，為強硬清場，修補形象。例如放出消息，說包浩斯風格的灣仔街市，或可挽回，又例如灣仔太原街交加街的市集，或可保留，再例如市區最後一條圍村衙前圍的發展，或可重新商議。

這些「或可」，都是形象修補工程的一部份，又或是麻痺社會大眾，分化保育人士的策略，用消息人士放料，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停在口頭說說說，一丁點實質承諾都沒有，萬一不行，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這種口惠而實不至，最典型莫過於林鄭月娥這位發展局長發表的《香港家書》。林鄭一方面肯定抗議人士支持本土文化和歷史文物的保育信念，又表明「發展為先」的硬道理已經不合時宜，但通篇家書卻仍充斥着「符合程式和法例要求」「興建P2路才能解決塞車問題」等老掉牙的論點。

面對天星、皇后的抗爭，政府的公關宣傳手段操控傳媒花樣比以前變化多端，但幾十年的官僚習性和利益糾結，仍舊是不動如山，沒那麼容易改變得了。林鄭的

家書充滿「手不對心」的矛盾，她的角色又何嘗不然。新一屆政府上場，三司十二局權力重新洗牌，林鄭既是發展局長，又兼古物監督，把兩種權力集於一身，已充分反映新班子的保育政策，不是前進，而是倒退。

現代政府的分工，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權力的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固然重要，但官員之間的權力分配，也需要彼此牽制，才可避免政策一錯到底。上屆政府，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手握發展的大權，在香港，三歲小孩都知道，「發展」就是把舊東西拆掉的意思，而建議文物成為法定古蹟的權力，落在民政事務局長手中。房屋局主張拆，民政局建議留，是留是拆，理論上，起碼還有擺事實講道理的餘地。

今天，留和拆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官僚身上，拆還是不拆，留還是不留，都由一個人獨斷，無論她是如何理性，都無法擺脫個人偏見和政策偏向。地產發展商的利益與政府的收入緊密結合，糾纏不清，保育力量能與之抗衡嗎？這種無法解決的矛盾，造成了不可調和的角色衝突。林鄭口口聲聲說發展和保育要取得平衡，一個人扮演兩個截然相反的角色，如何平衡得了？這種角色和分工上的衝突已經反映文物保育和規劃政策的大倒退，特區政府說重視保育，一聽，就知道是鬼話連篇。

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蘋果日報》

同

様

夢

想

# 奧運到　丁子霖終可祭亡兒

十八年了，足足等了十八年，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她的丈夫蔣培坤，終於來到木樨地兒子倒下的地方，祭奠那年輕早夭的生命。

他們與另外兩位難屬，帶着鮮花、祭品，和兒子的照片，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多，來到木樨地這塊最多人遇害的地方，坐在路邊，一直等到十一時十分，時辰到了，祭奠開始。談不上甚麼儀式，只是完成那十八年來未遂的心願。想起親愛的兒子就在腳前的地方倒下，血流如注，氣息奄奄，不禁悲從中來，母親們抱頭痛哭。

一位患心臟病的難屬因為過於激動，感到不適而提早回家。

兒子蔣捷連如果還在，今年足三十五歲了，那時還是個風華正茂滿腔熱血的小夥子，想不到，一位最怕事的母親，災難偏要降臨在她的頭上。

我在電台節目訪問了身在北京的丁子霖，電話出奇地暢順，聽不出任何竊聽的雜音，是科技進步了還是政

治寬鬆了，我不得而知。這位堅強的母親，難掩激動的心情，對我述說當時的情景。

十多年來，每到敏感時刻，包括清明、六四，家門口都有國安站崗，嚴加監控，除了到市場買菜，看病等日常生活所需，一律不准外出。有時，國安的哨崗早在五月中旬開始，一直到六四過後才撤走。

今年(零七年)六四前，有國安上門，向老人家說今年不站崗了，說完就走，沒說明甚麼原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兩老決定一試，實現這十多年來未能圓的願。他們事前怕走漏風聲，低調進行，只聯絡了兩家難屬。但也擔心途中被秘密拘禁，打電話給幾個好朋友，着他們六月三日當晚不要早睡，等丁子霖消息，其他的一概不說。一切都縝密安排。只是公開祭奠死去的兒子，都要搞得像做地下工作一樣，這就是咱們的中國。

丁子霖一字一淚憶述。六四當晚，兒子和同學們躲在木樨地花壇後面，蔣捷連因為個子高，有一米八，子彈穿透他的身體，也打傷了旁邊的一位同學。蔣捷連知道中彈了，要同學先走，同學們抬着他趕緊到醫院去，但已返魂乏術。丁子霖算是比較「幸運」的，起碼她知道

兒子死亡的時間和地點，不少難屬，只在醫院太平間看到親人的屍體，甚麼時間在哪裏死去？到今天，仍是不明不白。

當局沒有阻撓，沒有干擾，讓他們公開祭奠早逝的亡魂，是格外開恩的政策？是政治寬鬆的訊號？還是對六四的評價有變？年屆七十一歲頭腦仍然非常清醒的天安門母親說，都不是，這只是奧運形象工程的一部份，擺出一丁點文明形象，讓人家覺得你還講點人權。奧運過後會是甚麼光景？天曉得。

丁子霖感謝香港人十八年來對他們堅韌的支持，香港是大規模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唯一中國土地，她寄語香港同胞，要好好珍惜和捍衛這來之不易的權利。

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蘋果日報》

# 怎算正常國家？

總書記胡錦濤一句勝利閉幕，中共五年一度權力分配的會議，終於暫告一段落。香港傳媒沸沸揚揚忙於分析中共的權力新格局，但為何領導講話例必重要？大會總要團結勝利？人們早已習以為常，沒有人會作出提問。領導講話例必重要尚可理解，明顯是擦鞋諂媚之作。但為何會議一定勝利召開，完了總要勝利閉幕？與其說這是革命時期習慣仍然改不了口，不如說這反映了真實的政治情況。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雖然早已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但權力分配權力更替的制度和格局根本未變。每次大會，都是一次激烈的權力鬥爭，你死我活的程度可能稍減，但與打仗根本沒有分別。經過枱底的爭奪、恐嚇、交換、妥協，甚至出動專政機器，會議能夠召開已算贏了，順利完成，達至預定目標，未至傷亡慘重，不是打勝了仗嗎？存在決定意識，幾十年來的習慣用語，反映了中共仍未由一個革命地下黨，蛻變成正常的執政

黨。

明白這個基本格局，就會瞭解，為何一些本地左報評論，會將十七大「完成新老交替的任務」，視作一項偉大的歷史成就，為此而歌功頌德。在正常的國家，權力依制度更替，任滿的退下來，當選的走上台，就如太陽每天早上照常升起，有甚麼值得如此高興雀躍呢？改革開放以前，由毛澤東到劉少奇到林彪到四人幫，權力爭奪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令國人不堪回首。之後，華國鋒靠邊，鄧小平掌舵，天塌下來有胡耀邦趙紫陽頂住。但權力還未正式到達胡趙手中，一念之間又被收回。沒有經過合法程式，也未依法審判，胡被罷黜鬱鬱而終，趙被軟禁至死方休。

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權力到了江澤民手上，強人欽點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夾着尾巴，一等十年，能否真正掌握最重要的軍權，還要經過驚濤駭浪。好不容易坐正了，但人事佈局，仍未能從心所欲，還看到太多舊朝的影子。誰退誰留，以年齡來畫線，六十八歲必須離座讓位，都只是不成文的習慣，未見白紙黑字的文件，遑論黨章法規。每當看見傳媒忙於計算政治局和常委平均年齡多少歲，是年輕了或是年長了，就會心裏一沉，都

甚麼年代了、老人政治的鬼魅陰影，始終還是揮之不去。

「完成新老交替」？說得太早了吧，五年後會是甚麼光景，固然無法預測，縱使習近平李克強仍然在位，到了權力更替的關鍵時刻，誰當第一把手誰排第二，如果擺不平無法妥協，誰說了算？除了爾虞我詐，陰謀詭計外，連一個正常有效的權力更替制度都不存在，莫講是民主選舉了。無論人均收入增長多少，外裏存底是否世界最強，股票市值是不是數一數二，權力更替制度一天未能建立，中國始終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始終無法屹立在文明國家之林。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蘋果日報》

# 同一個夢想　同樣的人權

沒有半點風聲，沒有絲毫跡象，程翔坐了一千零十九天黑牢，突然在(零八年)春節前獲得假釋。程翔獨個兒坐上火車，歸心似箭，回到闊別已久的家，呼吸自由的空氣，可以想像，程翔和家人的心情是如何激動，如何歡欣，為他奔走呼號，對他牽腸掛肚的親友，也無一例外地感到那份受盡磨難終於歸來的喜悅。

程翔沒有公開露面，只透過傳媒發表聲明，通過網站登出照片。程翔消瘦了，但雙目仍是炯炯有神。蒼勁的字跡，自信的聲調，沒有因這場冤獄而改變。程翔感謝各界對他的支持、信任和關心。聲明一開始就「感謝中國政府決定給予我假釋……」，有朋友對此表示不解，明明是冤假錯案，還要感謝這個對他親自下手的政府？或許這是中國人的寬厚吧，又或許，程翔只是假釋而不是真正的釋放，回到香港，也屬普天之下的皇土，理論上，監還沒有坐完，仍必須謹言慎行。

程翔又「特別感謝香港特區首長曾蔭權先生的直接

闊懷……」有朋友又雞蛋裏挑骨頭，有必要這樣做嗎？劉敏儀在港台的《香港家書》作了婉轉的補充，她說：「事實上，正因為社會人士，政界、新聞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令得特首曾蔭權先生，得到強力的民意授權，能夠向北京就程翔的情況作出力陳……」明眼清醒的人，在字裏行間，可以讀出箇中真意來。

當然，會有人認為程翔沒有三呼萬歲，沒有感恩戴德，還遠遠不夠。有親北京的評論認為，程翔春節前假釋，讓他回家過年，是中央政府寬大為懷，是締造和諧，是有人情味的表現。讀到這樣的評論，使我想起曾經在內地坐牢良心犯的親身體會：共產黨的牢，不單要禁錮你的肉體，而是要改造你的靈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你承認自己的罪行，悔過書寫了又寫，改了又改，連無中生有的都承認了，還不滿意，要重寫，要狠狠地鞭撻批判自己，最後崩潰了，連自己都認為自己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靈魂改造完成了，對社會沒有「危害」了，這時候，放與不放，也不礙事，無關痛癢了。

有人坐穿牢底，卻絲毫沒有動搖，不改初衷。但另一些人，肉體沒被禁錮，但靈魂早已自我改造，永遠說不出人話來。

程翔假釋，人們沉浸在歡欣喜悅的氣氛中，但同案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陸建華，被指控向程翔提供「國家機密」，重判二十年，卻沒有任何跡象會從寬處理。為程翔奔走呼號的港人，不應就此停下來，還需為陸建華的平反冤案重獲自由而努力。

有人說，程翔假釋，是為了營造奧運前的和諧氣氛，但胡佳這樣的維權良心犯被禁錮，也有人解釋是為了奧運前的「安定局面」。不要再忖摩上意了，人就是人，不是籌碼，不管是為了甚麼運，都不能肆意地甚麼時候把人關起來甚麼時候又放出去。如果奧運有同一個世界，有同一個夢想，也應有同樣的人權。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三日《蘋果日報》

# 台灣民主令人感動

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七百六十五萬票對五百四十四萬票，狂勝謝長廷二百二十一萬票，重奪國民黨失掉八年的政權。馬英九所得票數與得票率，打破了有總統直選以來的紀錄。從整個台灣政治版圖來看，馬英九的魅力，早已跨過濁水溪，二十五個縣市贏了二十個，甚至在民進黨的鐵盤根據地，台南市和高雄市，也力壓對手，做出亮麗的成績。

選前都估計馬英九會勝出，但票開出來，距離竟然高達二百多萬票，即使是國民黨自己，也嚇了一跳。選後不少分析都指出，馬英九勝選的主要原因，一是民進黨八年執政的失敗，陳水扁成了馬英九最佳助選員。第二是馬英九「以台灣為主」的本土化政策，洗脫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原罪，吸引了不少淺綠的選票。第三當然是馬英九個人的魅力，馬的潔癖和清廉，與陳水扁整個貪污家族，成了強烈對比。三大要素，造就了馬英九狂勝的主因。

今次到台灣觀選，最大的收穫，不是選情分析，而是親身體會，令我對台灣的民主，有更多令人感動的認識。在台灣，民主就如吃喝拉睡般稀鬆平常，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份。計程車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餐廳店員，每個人都可以跟你談民主，都有一套，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們有些親民進黨，有些愛馬英九。陳水扁掌權八年，他們收入下降了，生活倒退了，但他們表現出的，不是無奈與無助，而是盼望和熱情。做不好，換人做做看，是制度上的理所當然。一向支持民進黨的計程車司機，一面開車一面訴苦，大罵怎樣給阿扁害慘了，但到最後，他笑了，說明天一大早就去投票，要用選票把這個王八蛋政黨刷下來。有民主，人民才能見到希望。

台灣人對政治投入，每次選舉都充滿激情。選前政治人物的操弄，誇張的語言，激烈的動作，整個過程充滿張力，都使人擔心台灣社會能否承受得了。每次選舉，都有買票做票的傳言，但我在現場觀察，或許還有這樣那樣的瑕疵，投票卻井然有序，開票順暢無阻，很難再有甚麼挑剔。選後，贏的狂喜，輸的哀傷。輸的那邊，落敗者出來安撫民眾，要他們接受選舉結果。贏的

陣營、勝出者讚揚可敬的對手、承諾與他們合作。無論在朝在野、選前互相攻擊、說了重話、但人民作出了選擇以後、大家都展示了從政者應有的風度和氣魄。選後第二天、一切回復常態、絲毫看不到有任何不穩的跡象。

八年前的第一次輪替、民進黨要從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手中把政權拿過來、還令人有點擔憂、等到軍方宣佈效忠新政府、才令人稍舒一口氣。今天的台灣、已經是第二次政黨輪替了、沒有人再擔心政權交接會出甚麼亂子、政黨上台下台、猶如春夏秋冬、日出日落、完全正常化了。誰說華人社會不配有民主、你看看台灣就知道。台灣民主、令人感動。台灣能、為甚麼香港不能？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 馬英九是更難纏的對手

馬英九高票當選，對兩岸關係有所憧憬的人都鬆了一口氣。馬英九是個統派、主張三通、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是和平製造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馬英九執政、兩岸關係將會一帆風順，中國統一也指日可待。

真的能如此樂觀嗎？陳水扁執政八年、天怒人怨，連對阿扁死忠的「全民計程車」都轉軚支持小馬哥，但謝長廷得票仍有五百五十四萬、百分之四十基本盤維持不變，雷打不動，可見台獨主張，在台灣仍有龐大市場。

馬英九拿到七百五十五萬票，除了清廉形象、個人魅力是主要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本土化主張，包括去統、台灣優先、毫不忌諱提出「台獨是一個選項」、重返聯合國等。選舉期間，溫家寶記者會提到台灣前途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馬英九隨即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嚴厲指摘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

不少人認為，這只是馬英九的選舉策略和選舉語言，是為了洗脫外省人的原罪、吸引淺綠選民，選前的重話選後可以不算數。這種想法，只是主觀良好願望下的一廂情願。

民進黨政客以身段柔軟見稱，以策略代替原則，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民進黨上張台獨，態度強硬，卻常對北京眉來眼去。陳水扁、呂秀蓮當選前曾到訪大陸，與官員們客客氣氣。許信良脫黨後也成為大陸統戰部的座上客。相對民進黨的柔軟，馬英九對原則的重視和堅持，可以用僵硬來形容。馬英九強調「六四未平反、中國無統一」，更身體力行，每年必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無論用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標準，都是稀有動物。在爭取台灣國際生存空間方面，馬英九也相當堅持。台灣欲參加世衛，但連觀察員身份也遭北京萬般阻撓，無論在政治光譜上任何一端的台灣人都大為光火，馬英九能不回應他們的聲音嗎？

第二次政黨輪替，台灣已走上一條民主不歸路，也是一條台灣主體的不歸路。民進黨執政，大陸可以用台獨的帽子把他們亂棍打死，但馬英九是統派，當他爭取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持台灣前途要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決定，撤走飛彈才重開談判，大陸將如何面對？可以像打民進黨人一樣，指控馬英九搞台獨嗎？對北京來說，馬英九，是個更難纏的對手。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明報》

# 火炬惹火　孰令致之？

孤陋寡聞，記不起冷戰結束後的奧運會，有哪一次像北京奧運引起這麼多的示威和抗議？十二個由北京派出的壯漢，高頭大馬武藝高強，再加上當地數以千計警察，把火炬手像鐵桶一樣團團圍住，密不透風，全程護送，電視鏡頭，僅能從人堆中拍到火炬手的身影。火炬所到之處，穿得像鐵甲人一樣的警察滿街佈防。

試問，有哪個國家，單在奧運聖火傳遞這一役，已經如斯大陣仗，比元首出訪的陣容還要鼎盛，戒備還要森嚴？

但全程護送保衛，也敵不過洶湧的示威群眾，倫敦的火炬接力已搞得狼狽不堪，在巴黎更要四度把聖火熄滅，將火炬拿上巴士避禍。要用這種方式來傳遞聖火，不僅在奧運歷史上少見，簡直可以列入世界紀錄。奧運聖火，傳送着和平、競技和友誼的信訊，通過接力傳遞的過程，與街頭一般民眾接觸，把信訊傳揚開去。但警察比沿途圍觀民眾多出數以倍計，根本無法看清火炬的

真面目，令人意興闌珊。火炬傳送，純粹變成一種儀式，名副其實走過場，只有自己乾過癮。

有人會問，孰令致之？藏獨分子、法輪功，再加上幾個無國界記者，妄圖用暴力手段搶奪聖火，把傳遞過程搞得混亂不堪。西方國家不希望見到中國和平崛起，要破壞中國的繁華盛世，再祭出中國威脅論，把中國妖魔化，為中國的發展添煩添亂。這是徹頭徹尾壓制中國的做法，又進一步證實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隨便登上內地每一個討論區，都可以看到網上憤青的類似謾罵，其激烈程度，當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除了激烈示威搶了人們的眼球，人們或許忽略了即使連千挑萬選的法國火炬手，也用低調溫和的方式來表達抗議。火炬手都戴上用法文寫着的襟章：「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火炬手說：「人權是全球的事。」連參與接力的運動員都用這種最隱晦的方式來表達不滿，有關當局不好好反省，只懂諉過於人，能進步嗎？能改善嗎？能真正配合大國崛起的形象嗎？西藏

暴亂、凸顯長期的漢藏矛盾、也證明北京的西藏政策的無效與失敗、領導人卻將所有問題全部推給達賴、西藏要員用文革才會用的惡毒語言謾罵攻擊、除了發洩心頭之恨外、根本是把頭埋沙堆裏、不願面對問題的核心、遑論想出解決辦法。

中國的人權問題一直被西方抓着不放、但辦盛事要洗太平地的惡習未改。驅逐上訪人士、鏟掉有礙市容的學校和住所、早令內地自由知識分子不齒和譴責。長期監視軟禁維權人士胡佳和妻子曾金燕、連他們出生只有幾個月的女兒也受到牽連。當局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呼籲、言論入罪、禁制異議者的聲音、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胡佳三年半徒刑、再為抗議北京奧運的聲勢添柴加火。如果繼續要問孰令致之？有關當局為何不問問自己。

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蘋果日報》

# 獨立知識分子為西藏發聲

內地《南都周刊》副總編輯長平，在《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一看題目，便知敏感，與今天政治主旋律絕不協調，在民粹主義的政治氛圍下，惹來圍剿和攻擊，當然在意料之中。但想不到的是，文章被指「反華」，更牽連《南都》，被視為「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

根據內地網民揭露，一些西方媒體，報道西藏騷亂，刻意歪曲誤導，剪裁照片，移花接木，把救人說成抓人。官方傳媒也特意澄清，以正視聽。內地網民成立了專門揭發西方媒體造假的網站，如反CNN、反BBC，反美國之音等網站，以圖片視訊，全面回擊。長平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中指出：「跟任何虛假新聞一樣，這個傷害首先指向媒體自身的公信力，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

作者批評西方媒體歪曲誤導，也婉轉地對中國官方的新聞封鎖表示不滿：「拉薩究竟發生了甚麼？大多數

中國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鎖消息幾天之後統一發佈的新聞。對於任何來源單一的壟斷性新聞發佈，我不敢說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確認它是真的。」作者又批評反西方媒體的人，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

最關鍵是文章的結論：「他們發現，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源自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優越感。那麼應該警惕的是，漢人在面對少數民族時，有沒有這樣一種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呢？」「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反抗西方，那麼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中來呢？達賴喇嘛要求政府對他重新評價，那麼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

長平態度溫和，用詞理性，但卻刺穿了官方對西藏問題的定性，也刺痛了以反西方為己任、喝狼奶長大的網上極左憤青，一篇題為：〈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

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的網上帖文，吹響了批判的號角。文章殺氣騰騰，直指「《南都》以自由媒體的號召為幌子，搜羅了大批『反中國』意識形態的編輯……」又大扣帽子，指長平是個有「民運傾向」的副總編輯，質問他「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查查這長平先生的老底」「到底背景是甚麼？」「是不是也被CNN，BBC資助了？」只稍有不同意見，提出與主流不同的聲音，就被上綱上線的批判，鋪天蓋地的追殺，彷彿文革重臨，令人窒息。長平在他的網誌裏有這樣的宣言：「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濁醪一杯獨飲，長嘯兩聲爬行。」難道這不是獨立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寫照？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蘋果日報》

# 抵制家樂福找錯了對象

神州大地，掀起了一片排外反西浪潮。民眾上街抗議，發動抵制家樂福。他們認為，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到干擾，是法國當局保護不力，縱容偏袒的結果，再加上法國政客口沒遮攔，沒有全心全意支持奧運，於是發動抵制。

聖火在巴黎的遭遇，與法國究竟有何直接關係？先且不論。但抵制家樂福，就顯然有點冤枉了。家樂福雖是法資企業，但賣的絕大部份是質好價廉的中國貨，家樂福是中國貨品的銷售口，與廣大中國農民工人的利益息息相關，抵制家樂福，等於抵制中國，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只是全球化規律下最淺顯的道理，內地稍為讀點書的網民，沒有理由不明白。民族情緒亢奮，一發不可收拾，要發洩過，才肯罷休。家樂福只是外來抽象敵人，不夠具體，財雄勢大，受法律保護，無論如何抵制，受損始終有限，於是本能地轉移目標，尋找內部敵人。

《南都周刊》副總編輯長平的〈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被網上憤青群起而攻，鋪天蓋地，指控為「反華勢力國內代表人」。不要以為這只是網民的一時憤激，由黨控制的《北京晚報》，也發表一篇〈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作者文峰，據稱是《北晚》高層，其大批判的文風，與姚文元有點接近，但水平卻差很遠。長平雖以〈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作為回應，但全面圍剿異議聲音的肅殺之氣，已叫人肉跳心驚。

網上文鬥尚算斯文，一位來自青島到美國留學的小女生的遭遇，就叫人擔心她的人身安全。小女生叫王千源，三藩市火炬傳遞，企圖做示威雙方的調停者，與愛國學生進行過一小段辯論，也做了一些被誤解為支持藏獨的手勢，結果照片、身份證號碼、宿舍住址、青島老家的地址全部被網民登在網絡上。恐嚇電話、電郵和帖子不絕，一出門就給人拍照，老家住處，給人寫上標語，被擲花盆糞便，文鬥已發展成準武鬥。

中國傷殘運動員金晶在巴黎挺身維護聖火，被捧為民族英雄，但當她公開說了不同意抵制家樂福的言論，馬上被網民肆意攻擊為漢奸，並把她的肢體傷殘作為嘲弄對象。

以上幾例，只是冰山一角，在如此非理性的氛圍下，誰人還敢發表稍為異於群勢的聲音？誰人還敢提出不同意見的討論？九一一後，美國上下同仇敵愾，全國泛起一片愛國熱潮，布殊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借機推出《愛國法》，全方位截聽監視可疑人物，嫌疑分子不經審訊，長期拘留嚴刑逼供。這個完全違反人權的惡法，在愛國的名義下得到通過，稍有異議，被右翼輿論指為敵張目，忠誠受疑。但美國畢竟是一個民主多元國家，有知識分子力排眾議，提出：為何人們憎恨美國？從美國的外交、經濟、軍事、能源政策着手，檢討美國長期以來所作的孽，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反省，異議聲音漸漸起着正面的作用。在大陸，在香港，有人敢提出同樣的議題嗎？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蘋果日報》

# 如此國民質素能跟世界接軌？

反西方浪潮幾乎席捲全國。中央認為走過了頭，《人民日報》連日發表評論，呼籲理性愛國，化激情為建設力量。

民眾反西方，主要針對法國，口沒遮攔的CNN節目主持人卡弗蒂卻不是焦點，教人摸不着頭腦。更「無厘頭」的是，民眾反法的矛頭，是分店遍佈全國、深受國人歡迎的法資超市家樂福。家樂福賣的是中國貨，僱員都是中國人，指向家樂福，受損的是中國。

抵制家樂福，顯然搞錯了對象，也用錯了方法。

內地出現反西方浪潮，歐美不少華人團體都組織了示威活動。法國的抗議活動尤其聲勢浩大，我接觸到一位在法國的組織者，想要搞清楚：為何針對法國？為何針對家樂福？

三分一法國人主張杯葛奧運為何是家樂福？這位組織者說，是內地同胞的行動，不好評論。為何是法國而不是英美？他說，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的干擾最嚴

重，法國當局沒有盡力保護。這個說不通，難道要人家把傳遞路線封鎖，像巴基斯坦般在體育館裏進行，又或全程戒嚴不成？

再問下去，他透露了一個我沒有注意的民調，有三分一法國人主張杯葛奧運。相信是抗議活動的一個重要數據。我問法國人為何有這樣的想法？他說，法國媒體長期對中國進行負面報道，法國人從小接觸，就是對中國很片面的報道，主流媒體都是在說中國的醜惡面。

為何法國主流媒體要扭曲中國的形象？他說是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對他們產生威脅感，影響到法國的世界霸權。我再問，除了示威抗議外，如何改變法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他說要加強宣傳，中國還沒有一個世界性的媒體，聽不到中國人的聲音，一邊倒，沒有人替我們說話。

這都是耳熟能詳的官方邏輯：西方不希望中國和平崛起，官府傳媒聯手扭曲中國誤導民眾，進行反華大合唱，責不在我，全在對方。幾十年來，思路如一，只是用詞稍有不同。懷疑人家壓制你迫害你，而不是反省自己，包括溝通方法出了甚麼問題。一言不合，動輒圍堵人家的商業機構，不是正正符合了卡弗蒂的攻擊嗎？這樣的國民質素，能與世界接軌嗎？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明報》

# 我們這個民族為何不受尊重？

零八年五月四日，港台《鏗鏘集》播出了奧運火炬香港接力專題。在紅色海洋中，人數上佔着絕對優勢，但橙色的理念和觀點也能透過紀錄片客觀地呈現出來。「一國兩制」，公共廣播仍然可以不畏強權，不懼群勢，發揮着正常媒體應有的作用，在今天的政治氛圍下，我們應該格外珍而重之。

《鏗鏘集》傳遞出來的訊息，叫人深思。記者訪問了一位內地來港念書的女大學生，她組織動員數以百計同學，沿着傳遞路線，觀看火炬接力。帶着五星紅旗，叫喊愛國口號，聲嘶力竭，反制橙色異見，盡情流露着愛國的激情民族的亢奮。記者問她甚麼是愛國，這位女大學生想也不用想：「愛國就是對你所生長的國家，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就是，你認為它甚麼都是好的，真的非常好。我覺得，我生在這個國家，長在這個國家，我就是喜歡它。」

如果把「國家」，換成「戀人」，你以為是一個懷春少

女在讀她的「愛的宣言」。但當你明白她說的是「國家」、你會聽得毛管直豎。是怎樣的一種教育，讓這幫改革開放後出生的八十後大學生，變得如此盲目和非理性？照此軌迹發展下去，十三億中國人一個大腦的那個恐怖年代，很快就會重臨神州大地。

鏗鏘集還訪問了程翔，對八十後的年輕人，他有深刻的觀察：「他們生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享受了改革開放的好處，但看不到這制度的弊端。他們手上有錢，但手上的錢並不能換取國際社會對他們的尊重。為何國家不但不受到尊重，還使人害怕，還被挑剔，因為在中國看不到一種軟力量。所以他們很迷惘，我手上的錢不比你們少，但為何在國際社會得不到人們的尊重，這是很多八十後的人的一種對時代的苦悶和迷惘。」我們有錢了，但這個民族為何仍是不受尊重？無論是內地的憤青，海外的中國留學生，還是香港的大陸同學，他們的口徑驚人地一致：中國的和平崛起威脅着西方的霸權，他們別有用心地挑剔中國，妖魔化中國人，目的都是想壓制中國，拖慢它的發展，阻礙它的崛起。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這些老掉牙的官方宣傳調子，重複又重複，聽得令

人呵欠連連。奇怪的是，資訊發達如歐美香港，大陸學生對這種宣傳都如此深信不疑，可見愛國洗腦教育禍害之大。反躬自省，我們做過些甚麼？凡有大事，先趕走傳媒，凡有節慶，先禁絕異見，凡遇批評，必打擊源頭，拘捕禁足，失去自由。我們在國際賺了很多錢，人道關懷，維持和平，國際救援，我們有沒有盡到應盡的國際義務？面對外國批評，我們一味以國情不同，不能干涉內政作為擋箭牌，還是積極融入普世價值的體系之中？我們的一舉一動，所作所為，是正在與文明接軌，還是離文明越來越遠？

我們有錢了，這個民族為何仍得不到尊重，責任不在別人，而在自己。

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蘋果日報》

# 為何塌的都是學校和醫院？

四川世紀大地震，傷亡萬計，全國哀慟。溫家寶總理親赴災區，對官兵發出指示，對災民表達安慰，跌倒流血，不顧勞累，夙夜匪懈。目睹哀鴻盈野，瓦礫遍地，溫總傷心欲絕，激動不已。

溫總關心基層，把人民的生活都記掛在自己心上。天災人禍，溫總都是第一時間，奔赴災區最前線。幾個月前，南方雪災，溫總在火車站對滯留回不了家的民工喊話。再幾個月前，煤礦人禍，也見到溫總在安慰死難者家屬。在礦穴、在窯洞、在飯堂、在尋常百姓家，都可以見到總理的身影。毫無疑問，溫總的確是人民的好總理。

全國好像就只靠溫總一個人，但我們只有一個溫總呀！全國上下，大小事情，都要溫總親力親為，其他千千萬萬的官員們跑哪裏去了？溫總，你累壞了！如果溫總不到現場，不在災區，底下的人，就好像沒有動力，不懂工作，月前的雪災，不是出現過類似情況嗎？你閃電似的去了又來，突擊檢查，揭出怠惰官僚。全國好像就只靠溫

總一個人，我們龐大的國家機器，的確出了很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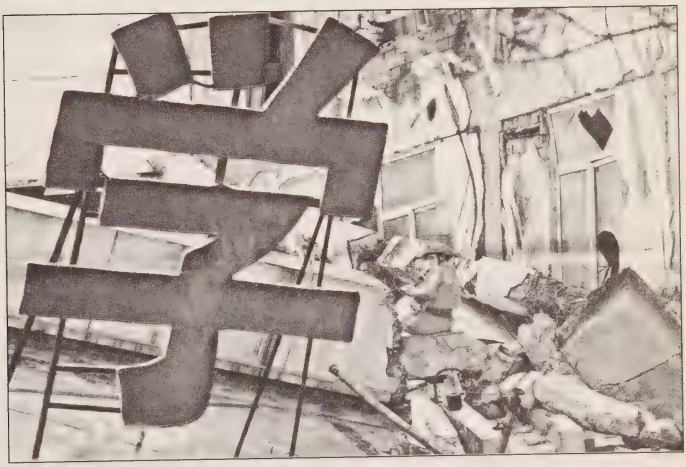
溫總，你看見嗎？今次八級大地震，不少中小學和醫院都倒塌了，數百上千的莘莘學子、體弱病人，瞬間活埋，凶多吉少。有內地記者，在國新辦的記者會問了一個政治非常不正確的問題：為何震塌的不少是學校和醫院？政府樓房倒塌的卻很少？那位救災官員結結巴巴的回應了十幾分鐘，仍是答非所問，後來知道某縣的民政局大樓也震塌了，他好像找到一根救命草似的，說政府大樓也有倒塌，有人命傷亡，不過媒體的關注點都在學校醫院而已。

溫總，你能真正面對確實回答這個問題嗎？鄉鎮學校，長期經費不足，一些落後農村，即使沒有地震，只要遇上稍為大一點的雨，學校都可能倒塌，學生就在這些危房裏，冒着生命危險，期望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教育醫療經費匱乏，但鄉鎮政府卻可以豪花千萬過億，蓋一個貌似北京天安門，或類近美國白宮的政府建築群體，以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從中抽水的貪婪慾。

溫總，你在前線指揮之餘，請真正關心孩子，用具體行動改變孩子的命運。也請關注那位勇敢的記者，她在不適當的時間問了不正確的問題，可能要面對後果。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明報》



# 徹查全國豆腐渣工程　刻不容緩

四川世紀大地震，傷亡枕藉，哀鴻遍野，全國哀悼。一首在網站流傳的悼念詩這樣寫着：

……爸爸媽媽

別為我們難過

有老師跟我們在一起……

祝願小天使們

一路走好

天堂裏

不會再有地震……

震後第二天，國新辦記者會，一位勇敢的內地記者，作出這樣提問：為甚麼學校醫院塌得多？政府大樓塌得少？人們在災區目擊，地震兩分鐘，學校頓成頹垣敗瓦，連樣子也認不出來，在不遠的政府大樓，雖有損傷，卻仍能屹立不倒。稍為清醒的人，都明白是甚麼回事。追究豆腐渣的怒吼，一下子像炸開了鍋，在網絡、在知識界、在死去孩子的媽媽中間，以爆炸的速度，在

全國蔓延。

壓力下，官員們不得不交代。教育部規劃司司長韓進在「強國論壇」接受網民的質詢，承諾對豆腐渣工程「一定嚴肅查處，絕不姑息，給社會一個滿意的交代」。四川當局也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數字：據不完全統計，校舍倒塌達六千八百九十八間。當時，震央汶川和北川交通受阻，數字未包括在內。其他受地震影響的省份，像甘肅、陝西等，還沒有正式的統計。

內地熱心網友，用人肉搜尋器，將已公開的報道，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數據，把地震倒塌學校的名字和死亡人數匯集起來，在網上發表，這個工作，還在緊張地進行着。但初步數字，已非常嚇人，整個災區，最少九千學校倒塌，變成危房的不計其數。地震在五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發生，所有學生都在上課，如果倒塌的九千所學校都有人命傷亡，只計老師學生的死亡人數，已經遠遠超過現時官方發布的總體死亡數字。我希望這不是真的，也不敢再細想下去。

教育部官員口說要徹查豆腐渣工程，卻未見任何行動。有人說事情總有緩急先後，現時救人要緊，其他一切可以暫時放下，遲一步再追究責任，以免影響救災工

作。這種說法，看似有點道理，但這樣卻輕輕放過那些謀殺孩子的貪官污吏。嚴懲殺人兇手，要第一時間搜證，在倒塌學校的瓦礫中，可以找到最重要的證據。混凝土的強度是否足夠？鋼筋是否合符標準？建築有否違規？有沒有抗震設計？一磚一瓦都是關鍵。再過一段時間，倒塌的學校跟其他的瓦礫混在一起，有關文件被貪官銷毀，證據給湮沒了，貪官就可以厚着臉皮，死賴不認。因此，救人與搜證應雙線並行，搜證也不會防礙了救人的工作。

按照內地《中小學建築設計規範》，小學教學樓不可超過四層，中學不可超過五層，屋頂要鋼筋水泥現場澆注，不可用預製組件。但倒塌的學校，有不少超過五層，屋頂整個塌下來，發現是兒戲的預製組件，水泥也根本像沙一樣。在全國範圍內，肯定有不少違規豆腐渣工程，如果發生強烈地震，會馬上倒塌，要制止悲劇重演，刻不容緩。

豆腐渣工程的表面證據早已成立，不徹底追查，孩子們的血會再次白流。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

# 天堂沒有豆腐渣

內地網絡上流傳一首詩：《上路孩子，天堂沒有豆腐渣》：

終於還是沒有跑過死神

上路孩子，天堂裏沒有豆腐渣

也沒有做不完的作業

唱不完的讚歌

也沒有人拿着火把到處奔走

也沒有人逼着你愛誰恨誰……

北川中學、茅壩小學、茅壩職中、聚源中學、新建小學、向峨壩中學、平通鎮小學、映秀小學、東汽中學、實古鎮小學、瑩華鎮小學和中學、八角鎮小學、洛水鎮小學、紅光小學、東湖小學、木魚中學、紅白中學、紅白小學……有內地網民根據傳媒報道的資料，把這些死亡枕藉的學校名單，一一上網。早逝的，有些孩子還不到十歲，有些是已讀到高中的獨生子女，對人生充滿着期望。有些鄉鎮，六到十二歲的孩子，一代人，

幾乎全部死光。

都江堰新建小學，地震不到三十秒就全部塌下來。孩子們坐在那小凳子上專注的聽老師講課，手裏握着筆努力地寫字……五百個天真爛漫的小天使，來不及反應，瞬間就被埋在破瓦頹垣之中。

有人急不及待的辯護說，這不是豆腐渣不豆腐渣、八級地震，誰擋得住？學校跨度大，特別容易塌。是嗎？請看看中新社的報道：磚上附着的水泥非常酥，一捏全碎了，根本沒有水泥……用磚去砸水泥樑，橫樑一塊塊脫落……旁邊四層樓的城關幼兒園，是跟新建小學教學樓同一時間修的，震後幼兒園一點裂縫都沒有……與學校相鄰的住宅樓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沒有發生倒塌……新建小學的隔壁是十一層高的喬高大廈，樓房一側有幾道裂縫……大廈五年前使用，按防七級地震標

準建的……新建小學二百米遠的北街小學，在地震中，北街小學教學樓沒有倒，沒有一名學生死亡。

山崩地裂的那一刻，孩子

其實只要換上一個地方

你卑微的生命就不會消失……

有人也急着說，救人要緊，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是嗎？瓦礫混雜了，文件鎖着了，證據湮滅了，嫌犯跑光了，還能把那些貪贓枉法的殺人兇手繩之以法嗎？

但全國範圍內，在高危的地震帶，還有多少豆腐渣學校，今天不去查，難保明天又來一次天災。誰的良心，還能擋得住！

學校本應是最安全的地方，應該給孩子最好的照顧。但對不起，孩子，在你們短暫的生命裏，該有的，你們都沒有。

……放下一切吧，孩子

何必再看這痛苦的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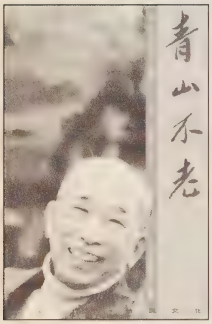
放心去吧孩子，天堂裏沒有豆腐渣。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明報》

訂購

# 香港心•香港情

## 我們都是香港人




《青山不老》
司徒華◎著
青山常在正氣長存

《放逐•李怡》
李怡◎著
愛國愛港的懸念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黃毓民◎著
以真理超越敵友

《狗臉的歲月》
李葦◎著
偵查報道調查報告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青山不老》__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放逐•李怡》__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__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狗臉的歲月》__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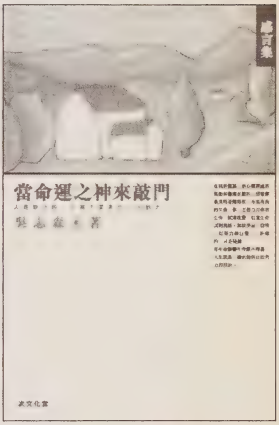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 52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為香港真實歷史補白的一個紀錄

- 曾蔭權上台，在spin doctor（屎片醫生）的主導下，一切爭議性的政策，完全停擺，社會空轉，政治陷入一個連空氣都幾乎凝結的悶局。特區政治，成了屎片政治。

- 為了避開特首選舉，為了繞過立會換屆，這一年來，要數曾特首說過甚麼話，看到他很多出風頭的機會，但要總結他做過甚麼事，似乎是空白一片，乏善足陳。

- 普選終極方案難產，公營廣播檢討脫腳，醫療融資方案拖拉，就連甚麼膠袋稅，食物營養標籤，也顯得進退失據。總之一切，由屎片醫生主導，以燒不到曾特首身上為最高原則。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是過去一年發生的人和事，把過去好好總結，把歷史詳盡紀錄，不管你有多大權，多高位，都逃不過後人評說。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467 $70
ISBN :978- 962-992-180-4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 978-962-992-180-4
70
9789629921804

封面設計：原秋白